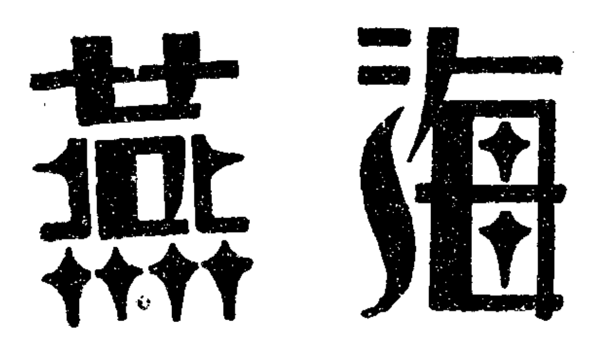
新中國文藝叢書



鄭振鐸著

新中國書局出版

目錄

譴責小說

大家似乎都以異樣的懷疑的眼光去看小說家。『某人是做小說的』說這句話的人，對於這一位小說家至少總有些鄙夷他而又驚怕他的情緒。大家都以爲小說家是一位偵探，似欲偵探人家的陰事而寫之於紙上的；是一位輕薄的無賴，常以宣布人家閨閣中事及某某人的秘密，爲唯一的任務的；是一位刻毒的下流人，常以造作有傷道德名譽的事，隱約的筆之於書的。當小說家靜聽人談話時，或眼光射到某處時，大家便以爲是在搜尋他的小說材料。

於是大部分的人，對於小說家都抱敬而遠之的態度，都具有一種鄙夷他而又驚怕他的情緒。

爲什麼大家對於小說家會有這樣的一種異樣的態度呢，爲什麼他們會如此誤會

我們的小說家呢？

這有一個大原因在。

大家之所以看不起小說家，對小說家起這種誤會，其責任的一大部分，應該由近數十年來在那裏做流行一時的「譴責小說」的人擔負。

原來我們中國人的做小說，一向很喜歡用眞實的人物爲書中的人物。所謂「演義」自然是以歷史上的人物爲書中的人物。其餘小說，如今古奇觀一類的東西，也有一部分是以當時盛傳的實事爲他們的題材的。儒林外史中所寫的人物，差不多個個都是眞的人，杜少卿愼卿就是作者及他的哥哥，莊徵君就是程綿莊，馬純上就是馮萃中，牛布衣就是朱草衣，權勿用就是是鏡，其他諸人物也都可考。品花寶鑑是敍畢秋帆袁子才蔣苕生張船山諸人的，花月痕亦有人謂是敍李次青左宗棠諸人的。因此讀小說的人，養成了每欲探按書中某某人物的背後是某某人的習慣。除了幾十部歷史小說，如北宋楊家將粉粧樓等，以及其他性質的小說，如包公案鏡花緣西遊記之類外，差不多沒有一部小說不

被讀者如此的猜索着的金瓶梅中的西門慶，有人猜以爲是嚴世蕃。紅樓夢中的賈寶玉，有人猜以爲是納蘭容若，有人猜以爲是淸世祖，又有人猜以爲是某一個人。其他林黛玉，薛寶釵以至襲人，晴雯也以爲各暗指一個人。總之，由我們的讀者看來，大部分的小說都是有所爲而作的，都是以筆墨報仇的，不是譴責時人，便是嘲罵時人。其中的人物，大多數都是有所指的，都是實有其人的。到了近來，「譴責小說」的作者日益多，這種小說日益風行，於是益發實我們的讀者的「小說中人物都是有所指的」這個主張的正確。

「譴責小說」大約是始於南亭亭長的「官場現形記」一書。罷此書之出，正當我們厭倦腐敗的官僚政治嫉惡當代的貪庸官吏之時。南亭亭長的嚴厲的責備與痛快的揭發他們的醜惡，敘寫他們的「暮夜乞憐，白晝驕人」之狀，使時人的鬱悶的情緒爲之一舒，如在炎暑口渴之際，飲進了一杯涼的甜水，大家都覺得痛快爽暢。於是這一部書便大爲流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及什麼新官場現形記，續官場現形記之類，都陸續的出來了。留東外史也爲此着而出現，益張「譴責小說」的旗幟。這個時候，小說眞成了譴責的工

具，小說家眞成爲人家隱事的偵探者與揭發者了。其流風至於今而未衰。什麼人間地獄黑暗上海，什麼上海水滸等等，都是以眞實的人物爲書中的人物，以譴責的態度，爲他們的敍寫的態度的。於是大家對於所謂「小說家」便有一種異感，以他們爲偵探，爲輕薄的無賴，爲好揭發或造作人的陰事的下流人。

這種的「譴責小說」可算爲偉大的或上等的小說麼？這種的小說家可算爲偉大的或可崇敬的小說家麼？以我想，決不能的。

我們要知道，小說的重要任務，本不在於揭發或佈露人間的黑幕——至於揭發某某人的陰事，更是「自檜以下」的無聊而且卑下的舉動了。小說家的態度，本不當爲冷笑的，譴責的，嘲駡的。小說家要敍寫實事，要以眞實的人物爲他們的人物，本也無妨。然以冷笑的，譴責的，嘲駡的態度對於他的人物，却是決不可的。以揭發或佈露某某人的陰私爲目的，却更是萬萬不可以有的舉動。這種舉動，使小說的尊嚴，被汚辱了，使尊榮的可愛的小說家，被人看得卑賤了。什麼時候這種小說可以絕迹，什麼時候我們的尊榮可愛的

小說家便可以被大家以親切的面目崇敬的態度相待了，小說的尊嚴便也可以恢復了。

『那末』有人問，『小說的重要任務該是什麼呢？小說家的態度該是怎樣的呢？』

把永在的憂鬱與喜悅，把永在的戀愛與同情寫在小說中，使人喜，使人悲，使人如躬歷其境，又且句句話是他們自己所欲說而未說，而不能說的。人的同情心因而擴大人的勞苦，鬱悶，犧牲，自己所未能告訴的，作者已爲他告訴出，敍寫出了。他給讀者以理想的世界，以希望的火星，他把他自己的熱情，自己的心肺，都捧獻出，他有時表滿腔的同情於他所創造的人物，有時完全以旁觀的態度對待他，但止於旁觀而已，卻並不再進的譴責他，冷笑他，嘲罵他，柴霍甫寫他的一個可愛的人，原想把她寫得壞的，給果卻把她寫得異常的可讚頌，異常的可愛，西萬提司寫吉訶德先生，粗看之，好像他是在嘲笑他，看到後來，卻什麼人也會爲這個愚而誠的武士所感動了。狄更司的賊史，寫猶太人法金那樣的可惡可恨，他的滑稽外史，寫英國某鄉的教師那樣的殘忍下流，然他對他們所持的態度仍是極嚴肅的，不譴責，也不嘲罵。小說的任務便是如此，小說家的態度便是如此。

沒有一部偉大的上等的小說是專以揭發人的隱事人間的黑幕爲他的目的的。沒有一個偉大的上流的小說家是持冷笑的嘲罵的態度來敍寫他的人物的。

『然而，』又有人爲譴責小說辯護，『他們對於社會上的惡人，不是也可以給些懲戒麼？』

不能的。小說本不是懲戒惡人的工具，惡人也未必因被寫入小說而知所顧忌，我們中國的人本來有喜談人隱事的習慣，本是最沒有同情心的，對一切人對一切事，都冷笑，譴責，嘲罵。而這種譴責小說恰正是投他們之所好，恰是以助長他們這種的惡習慣與惡態度。我們欲使中國前進，欲使中國人變爲有同情心而懇切嚴正的，便須先摒除這一類的譴責小說。

我們的小說……家爲什麼不移你們的筆端，移你們的眼光，向更遠大更可寫的地方望去，寫去呢？永遠的被人視爲偵探，視爲輕薄的無賴，視爲刻毒的下流人，永遠的不能得人親切的同情，這是可以忍受的麼？

我們要光復小說的尊嚴——要改正大家對於小說家的敵視態度——不可救藥的職業小說家也許不足以語此。

（註）滑稽外史為林紓譯的 Nicholas Nickleby 譯名。



論武俠小說

當今之事，足爲「人心世道之隱憂」者至多：最使我們幾位朋友談起來便痛心的乃是，黑幕派的小說的流行；及武俠小說的層出不窮。這兩件事，向來是被視爲無關緊要，不足輕重的小事，決沒有勞動「憂天下」的君子們的注意的價值。但我們卻承認這種現象實在不是小事件。大一點說，關係我們民族的運命；近一點說，關係無量數第二代青年們的思想的軌轍。因爲這兩種東西的流行，乃充分的表現出我們民族的劣根性；更充分的足以麻醉了無數的最可愛的青年們的頭腦。爲了挽救在墮落中的民族性計，爲了「救救我們的孩子」計，都有大聲疾呼的喚起大衆的注意的必要。

關於黑幕派小說的流行，我們將別有所論。現在且專論所謂武俠小說。

武俠小說的流行，並不是最近的事。很遠的，在我們的唐代中葉之時，便已有了這種

小說的萌芽在生長着。裴鉶傳奇中的幾篇著名的記載，例如崑崙奴，聶隱娘等，便是這類小說的代表。（後來有人集合這一類小說多篇，名之爲劍俠傳，託名段成式撰。）宋初，吳淑作江淮異人傳，也帶有很深刻的唐人的劍俠小說的影響。此後，幾乎沒有一代沒有這一類的作品出現。最後，便是林琴南氏的技擊餘聞錄。當文學革命的初期，蔡胡陳他們在竭力提倡着國語文學的時候，林氏還寫了一篇類乎武俠小說的文字以爲口誅筆伐呢。較這些傳奇更有影響的，乃是一些長篇小說，像施公案彭公案三俠五義（卽七俠五義之原名）以及七劍十三俠九劍十八俠之類。他們曾在三十年前，掀動過一次軒然的大波，雖然這大波很快的便被近代的文明壓平了下去——那便是義和團的事件。但直到最近，他們却仍在我們的北方幾省中原幾省的民衆中，興妖作怪。紅槍會等等的無數的奇怪的組織，便是他們的影響的具體的表現。

這種武俠小說的發達，當然不是沒有他們的原因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一般民衆，在受了極端的暴政的壓迫之時。滿肚子的塡塞着不平與憤怒，却又因力量不足，不

能反抗，於是在他們的幼稚心理上，乃懸盼着有一類「超人」的俠客出來，來無蹤，去無跡的，爲他們雪不平除強暴。這完全是一種根性鄙劣的幻想欲以這種不可能的幻想，來寬慰了自己無希望的反抗的心理的。武俠小說之所以盛行於唐代藩鎮跋扈之時，與乎西洋的武力侵入中國之時，都是原因於此。

但這一類「超人」的俠客，竟久盼而未至，徒然的見之於書册，卻實在並未見之於現實的社會裏。於是，民衆中的強者們便天天在扼腕於自己的不能立地一變而成爲一個俠客，爲自己，爲他人，一雪其不平；同時，黠者們便利用了這一股憤氣與希望，造作了「降神」「授術」「祖師神祐」「槍炮不入」等等的邪說以引誘着他們。於是在不知不覺之間，便釀成了「無辜的」大禍。而這禍，卻至今還在不斷的蔓延着呢。不知有多少熱血的青年，有爲的壯士，在不知不識之中，斷送於這樣方式的「暴動」與「自衛」之中。嗚呼，誰想得到武俠小說之爲患有至於此的呢！

在五四時代的初期，所謂「新文化運動」初起之時，「新人們」是竭了全力來和這一

類謬誤的有毒的武俠思想作戰的。當時，雖然收了一些效果，但可惜這些效果只在浮面上的，——所謂新文化運動至今似乎還只在浮面上的——並未深入民衆的核心。所以一部分的青年學子，雖然受了新的影響，大部分的民衆卻仍然不曾受到。他們仍然是無知而幼稚的，仍然在做着神仙劍客的迷夢等等。

到了今日，「五四時代」似乎已成了過去的史蹟了；「五四」的領袖人物，最重要的幾個，也似乎已經告「老」了。——功成身退了——而並不曾澈底影響到民衆的文化運動，便又頓時鬆懈了下去。於是「國」字號的東西，又藹然的遭逢時會，一時並起，自國學以至國醫，自國術以至武俠小說。猗歟盛哉，今日之爲一個復古的時代也。

武俠小說的流行於復古時代的今日，又何足爲奇呢！僅在這三四年中，不知坊間究竟出版了多少部這一類的小說。自江湖奇俠傳以次，幾乎每一部都有很普遍的影響：

普遍的影響於是乎來了！

時報的本埠新聞上，曾屢見不一見的刊載着少男少女們棄家訪道的故事。前年記

着法租界某成衣舖學徒三名入山學道之事；去年三月中，則有白克路之國華學校學生葉光源等五人欲到峨嵋山學道之事。同年五月四日的報上，又載着西門唐灣小學女生周霞珠等三人，聯袂出門擬赴崑崙山訪道事。時報記者以爲這些都是中了武俠小說及電影之迷。（我上文忘記了述及電影；這乃是一個新式的「文明」利器，用來傳播武俠思想的力量，似較小說爲尤直接，普遍，偉大！）

不必說小說及電影了；卽小學教科書上，還不充滿了這一類的謬誤思想麼？（參看小說月報第二十三期從予君的武俠教科書介紹一文，他在那篇文中，將世界書局的新主義教科書國語讀本第二册，統計了一下，在三十八課之中，竟有七課是宣傳飛劍之術的。我不知教育部何以會縱容或竟審查通過這些教科書在小學校中流傳的！）

小學生的受害，老實說，還是爲害之最小者；其爲害於無知、幼稚、不平、熱血的壯年人，那才不可限量呢！

他們使那些頭腦簡單的勇敢的壯年人，忘記了正當的出路，正則的奮鬪，惟知沉溺

於「超人」的俠士思想之中，不僅麻醉其思想，也貽害於他們的行爲與命運。

他們使大多數的民衆，老實說，我們大多數的民衆還都是幼稚而無知的——得了新的證據，更相信劍俠的傳說，更堅決的陷入無知的阱中。

他們把大多數的民衆更麻醉於烏有的「超人」的境界之中，不想去從事於正當的努力，惟知依賴着不可能的超自然力。

總之，他們乃是使強者盲動以自賊，弱者不動以待變的。他們使本來落伍退化的民族，更退化了，更無知了，更晏安於意外的收穫了。他們滋養着我們自五四時代以來便努力在打倒的一切鄙劣的民族性！

這可怕的反動，曾有人注意到牠沒有呢？

武俠小說的作者們，你們在想要收入並不甚高額的酬報，而躺在煙榻上，眯着欲睡的雙眼，於瀰漫的煙氣裏，冥構着劍客們的雙劍，如何的成爲一道兩道白光，而由口中吐出，如何的在空中互鬬不解之時，也曾想到過他們出版的影響麼？

武俠小說的出版家們，你們在欣喜的一批一批印出、寄出、售出這些小說時，又曾想到他們的對於我們民族的將來的危害麼？

武俠電影的編者、演者們，你們又曾注意到你們的勾心鬬角的機關布景與乎明白欺人的空中飛行，飛劍殺人的舉動，竟會在簡單潔白的外省熱血的青年中發生出可怖的謬誤觀念出來麼？

在如今「三不管」的時候——政府不管，社會不管「良知」不管——你們是在橫行無忌着，誠然的。但總有一個時候，將會把你們這一切謬誤行爲與思想，整個的掃蕩而去靡有孑遺的。而這一個時候，我們相信並不在遠。

好些朋友們都說，「五四時代」如今是過去了。但我卻相信，並不完全過去。我們正需要着一次眞實的澈底的啓蒙運動呢！而掃蕩了一切倒流的謬誤的武俠思想，便是這個新的啓蒙運動所要第一件努力的事。

致文學青年

爲了職務的關係，我乃能很有幸的每天讀到不少的文學的原稿。其中的大多數自然是「文學青年」的投稿。我自己不相信我是會有意的壓抑「未成名」的作家的著作的。但編輯的良心逼得我不得不將那大多數的「文學青年」的投稿與那些已成名作家的作品同等齊觀。——有時當然未免要遷就些。

不過，說來很抱歉的，我對於他們往往不能有所幫助。熱心的要求發表的慾望，往往無從由我使之實現。

這無數的「文學青年」的作品，不能說沒有很好的，很有天才的傑作在內；更常見的是現在其作品雖未顯得很成熟，卻透露着很有希望的將來。這些，我都十二分鄭重的將牠們反覆審閱。其中也有特別值得讚美的作品，使我們讀了會高興得跳起來的。

這些我大概都將牠們發表的。

但大多數的青年作品，說句不怕得罪人的話，實在使我沒有將牠們發表出來的勇氣！——雖然抱有希望把牠們發表的熱心。牠們的缺點大都是同一的：文字實在太幼稚了；結構實在太鬆懈了；題材方面也是千篇一律的陳腐，無聊。他最喜歡用今日已成了濫調的文句與題材。總結一句話，那些作品是沒有生命的。沒有內容的。沒有情緒的。

但有一個很好的現象，即在那些大多數的青年作品中，不大通順的佔極少數，——雖然寫別字是通常的現象——十之七八文字都很暢順，——雖然其淡如水，令人讀了並不感愉快，也沒有什麼濃厚的印象。

這可見國語文學在一般青年中已植下了很好的根柢。假如他們用了這種通暢的文字去寫有內容、有思想的論文或記載，我將很高興的告訴他們，那是很可以應付的了。

但文學究竟是一種藝術，牠所需要的乃是比較一般通暢的文字更有技巧與訓練的文字；而尤其需要的，乃是爲一般藝術的生命的熱情與天才。

以淺薄的情緒，運用缺乏技巧的文字，陳陳相因的結構，來寫膚泛無聊的題材，那樣的作品以及牠們的作家，是無論如何不會成功的，我可以不客氣的說。

不幸那一類的作品已成爲文學青年的作品的一般的特色與通病！

這實在使我們難以幫助他們了，——除了勸告他們另闢一條路走去，不要再在他們的「故壘」中打圈子。

研究些實際上應用的學問，豈不比悶坐在家中或自修室中搜索枯腸去寫無技巧，無內容的文藝作品好些麽？

平心而論，我們的時代所需要的實在不是那末一大批一大批的平凡膚淺的作家。平凡膚淺的青年作家而堅信其前途爲有望者，那其結果一定是可悲的：兩條大路明顯的展開在他們的前面——墮落或出賣及失望或悲嘆。

我們眞不願意有一部分的青年走上這樣的路徑。

我們相信，文學家雖不是天生成的，地長就的，但至少需要大部分的天生的聰明與

藝術的修養。

沒有天分與好修養的人從事文學，那無異於自殺。

頹廢的現代青年那麼多，這或者是其一因。

就文學史上看來，大多數的文學作家都不是開頭便從事這個「職業」的。有的是政治家，有的是醫生，有的是軍人，有的是科學家，有的是農夫……開頭便是「職業」的文學作家，實在是很少很少的。

他們之所以將文學作爲「職業，」便因爲他們的「非職業」的作品已博得一部分的人或大衆的認識；爲了社會的鼓勵，爲了社會的督促，或爲了自己的喜悅與專好，他們便轉而爲「職業的」作家。

這樣，文學作家乃是選擇出來的，並不是自己勉強製造成功的。

也有純爲自己的嗜好，從事於詩歌小說之類的寫作，且絕不求社會的聞知的；那是很少的少數。但或遲或早，社會也總會把他們選擇出來的。

一個既沒有天分，更沒有藝術修養的青年，貿貿然的，很早的便捨棄一切，意欲從事於文學，假使有所成功，那可以說是一件例外或偶然的事了。

我們總覺得在社會之中，人人都該有個本業；本業在現代這樣一個劇變的時代，每個人尤非有一種實際上的應用的本業不可。（例如醫生，工程師……之類。）「手不能提籃，肩不能挑擔，又不能買賣作生涯」的文學作家卻是一個最壞的行業——雖然在社會上決不是最沒有用的一種行業（有天才的作家，那當然除外，他們在社會上是儘足以自給的。）

青年們在選擇本業的時候，如果選擇到文學身上，似乎還應該更謹慎的考慮一下呢。

「讀書人」或「士」的一個階級已經過去了，過去得很遠的了，用筆桿子寫詩文的人，對於他們的地位是很值得更謹慎的自己考慮的了——在他們立意以執筆爲業之前。

青年們，你們在一天或一星期之內便寫成一冊詩集，一部小說的時候，（當然，那時

是放棄了一切的功課等等不理會的，）曾否想到文學的工作是一件最不容易的工作呢？

假如你們自己還不大相信自己的天分，（修養當然可以力致的，天分卻不能，）你們還是更謹愼的將你們將來的職業的選擇，落在文學的職業以外爲上策。濃厚的文學創作的興味是萬不容抑制的，當然。勉強抑制的結果，也許會喪失了寫作一部不朽的作品的機會。但這種創作的慾望與衝動，在有意的搜索枯腸之時，往往引不起來的。

在沒有得到社會將你選擇出來的機會的時候，你還是以文學的創作當作副業爲是。

以上當然是一席最庸腐的談話；但爲生活在現實的社會與當前的大時代之中的親愛的青年們本身計，或者不無用處。

且慢談所謂「國學」

一

所謂「國學」，雖然經過了好幾次的阨運，經過了好幾次的似若「淪亡」的危境，然而牠終於在如今又抬頭起來了。所謂國學要籍的寶庫，如四部叢刊四部備要之類，每個中上等的家庭裏幾乎都各有一部；而古今圖書集成也有了資格和英國百科全書一同陳列於某一種「學貫中西」的先生們的書架上。幾種關於「國學」的小叢書，其流傳之盛，更百倍於所謂「科學小叢書」。向來只買皮脊金字的洋裝書的人，如今也要搜集所謂線裝的古書了。做了幾任的「剛白度」的人，如今也要集集宋金元本的名著了。每一個大學開了門，總有一個所謂「國學系」；每一個圖書館建立起來，總要在書架上安置了一大批的「國學必讀書」；每一位國學大師也總有他的許多信徒與羣衆。自國學書目開列出來

以後，總算是「旗開得勝，馬到成功」了。當然的，這並不是什麼意外的一個收穫，意外的一種奇蹟；反之，如果開列了國學書目而沒有這種收穫，那才可算是一種意外，那才可算是一種奇蹟呢！二三千年來的根深柢固的傳統的思想，又加之以人人所有的近乎天性的愛護鄉產國物的狂熱，當然的，只要有人提倡，便會蓬蓬勃勃的如硫磺梘的頭上一觸上小火星似的熊熊的大放光明了。當着國學愛護者在高喚着「國學淪亡」時，其實「國學」並沒有眞的「淪亡」，不過一時被忙碌者所忽視，有若冬蟲之暫蟄而已，到了春雷一震，「制禮作樂」的時代一來到，百蟲萬獸，當然的一切皆要蘇生了。

我們且研究這樣的一種「國學」的蘇生，究竟是不是一種的「文藝復興」，是不是今日中國所最需要的一種舉動；究竟所謂「國學」的一種東西，是不是如今每個人所必要研究的學問；是不是每個要替中國辦事的專門家必要涉獵的門徑書。

開國學書目的先生們當然都要回答一聲「是」！他們還要反覆叮囑的說，出洋研究工程機械或飛機駕駛的人，都不能不讀讀十三經廿四史九通，但我們卻要直捷的回

答牠一個，兩個，三個的「不是」「不是」什麼理由？且讓我們先來分析一下所謂「國學」的一種東西的內容。

二

大衆都知道所謂「國學」便是歐洲人所謂「中國學」。歐洲人的所謂「中國學」，雖僅含有一種的意義，即總括一切中國學問與事物的研究；而他們所指的「中國學」研究者或「中國學者」卻有了兩種不同的人物，一種是識得中國文字的領事牧師們，一種是未見得懂中文，卻是深通某一種專門學問而去研究中國某一種事物的專門家。「中國學」的這個名稱原是極爲含混的。爲什麼沒有所謂「希臘學」，「羅馬學」，「印度學」，「法蘭西學」，而獨有所謂「中國學」，「埃及學」，「巴比崙學」呢？第一點，大約是因爲中國與埃及諸古國的艱深的文字，非歐洲人人所能懂，所以研究中國埃及文字的人，也成了一種的專門家；第二點，大約是因爲研究中國埃及事物的人很少很少，這種研究，尚未至於擴

大與普及之境，所以將這些研究姑且混而稱之曰「中國學」「埃及學」「巴比崙學」。就第一點而觀之，當然一切牧師，領事，只要請教過秀才舉人們讀過四書的都可稱爲中國學者。所以像英國 H. A. Giles 諸人，便對於中國無論什麼事都要談說文學、藝術、宗教、哲學、歷史、地理，以及一切，而大衆便也異口同聲的稱之曰「中國學者。」然而這一批人的時代，現在彷彿已經過去了。現代已經進入第二個時代了，便是以專門家去研究關於中國的某一種事物的時代。凡一切史前的考古學者到蒙古去發掘，動植學的教授到閩廣浙江去採集標本，中央亞細亞的史地研究者去考察中西交通的史實等等，都是屬於這一類，這一類的研究者都是以所研究的事物爲主的，不是以懂得中國文字爲主的。懂得當然更好。將他們混而稱之爲「中國學者」，實爲不該。所以「中國學」的內容，一加分析，卻是什麼都沒有，且是不能成立的。

與「中國學」同意義的「國學，」其內容當然也不外於此。

一部分的植物學者，應用了植物學的智識，去研究中國植物分布的情形，或某一個

地方的植物或某一個種類的植物；一部分的礦物學者，應用了礦物學的原理，去研究中國各地方的礦產，或某一種礦物的產量與產地，或某一省某一縣的礦產的情況；一部分天文曆算的專家，應用了天文曆算的最新方法，去推定中國古代的某一次日食或某一種天象，或某一類的天文上的問題；一部分的化學家，應用了現代最新的化學理論去研究中國所謂方士鍊丹的祕密；……這些研究的雖是中國的東西，他們本身卻不承認自己是「國學家」，我們也不該承認他們是「國學家」。他們只是植物學家，礦物學家，天文學家，化學家，而獨不是「國學家」；而我們今日之所謂「國學家」者，則是有異乎他們的另一類的人。

「國學」成了一個專門的學問，「國學系」成了一個專門的學系，「國學家」成了一個專家的稱號。然而「國學」其實卻不是一種專門的學問；他不能與植物學，動物學，礦物學，天文學，化學……相比肩；「國學」其實卻不能成為一個專門的學系；他沒有與植物學系，動物學系，礦物學系，天文學系，化學系相對立的資格。「國學家」其實更不是一個專門

的學者，他不配與植物學家，動物學家，礦物學家，天文學家，化學家，同立在一個講壇上。

淺而言之，「國學」乃是中學校的「國文」一課的擴大，「國學家」乃是中學校的「國文教師」的擡高。他們是研究中國的事物名理的，然而卻沒有關於事物名理的一般的、正確的、基本的知識；他們是討論一切關於中國的大小問題的，然而他們卻沒有對於這一切問題有過一番普遍的、精密的考察；他們會講上古期的中國哲學中古期的中國文學，近百年來的中國史，然而他們對於所謂「哲學」「文學」「歷史」的根本要點卻並沒有握捉到手；他們談治水開河，他們談制禮作樂，他們談「立法三章」的事，他們談中國教育的問題，然而他們卻不是水道工程的技師，卻不是音樂家，製譜家，卻不是法律家，卻不是教育家。總之，他們是無所不能的國學家，卻不是專精一家言的專門學者。他們是認識世界最難認識的中國文字者。他們的唯一工具是中國文字。他們的唯一寶庫是古舊的書本。他們的唯一能事是名物訓詁，是章句解釋，是尋章摘句，是發闡古聖賢之道。他們脫逃不出佛祖的手掌心之外，這隻手掌心便是書本——古舊的書本。

平心而論，我們的「國學家」的中國文字的知識，當然要比僅僅認識幾個中國字的一部分西方的「中國學者」高明了不少。然而在常識上也許還要遠遜於他們；有的時候，即在對於古書的理解力上也許還要讓他們——西方的中國學者——高出一頭地。

就我們在上文分析的結果，我們知道：「國學」乃是包羅萬有而其實一無所有的一種中國特有的「學問，」「國學家」乃是無所不知——而其實一無所知除了古書的訓詁之外——的一種中國特有的專門學者。

三

然而，像這樣的一種「國學，」像這樣的一種「國學家，」卻不是現代的產物，也不是從天上落下來的時代的寵兒。他們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便已屢屢的演着他們的把戲了。原來，他們的前身，便是所謂「士大夫」的一種特殊的階級，即爲君王的家奴，而去幫

助他治理天下的一種特殊的「幫治者階級」這個階級，「肩不能挑擔，手不能提籃，」既不能耕田種地，又不能買賣經營，更不能執鋸握斧疊磚塗泥。然而卻儼然的居於「四民」之首，爲他們的統治者管理者，責罰者公斷者。他們從拜了「開蒙師」讀了「人之初」「大學之道」取了一個學名——或者官名——之後便已準備着要做「腰金衣紫」「治國平天下」的「官」「宰」了。他們學會了做賦，做詩，做八股文做策論習練熟了「敲門磚」把做官的門敲開了之後，從此便一帆風順。永遠不失其爲「治人階級」的身分了。從此，他們便拋棄了敲門磚，搖身一變，變成爲教育家、政治家、法官、財政官、工程師、外交官、帶兵的統將等等。總之，自從拋卻了敲門磚之後，他們卻成爲一位無所不能的士大夫了，一位無所不知的治者階級了。剛剛脫下了藍衫，放下了做八股文的筆的士大夫，便翻起了「大清律」去坐堂判案，或匆匆的讀了幾篇治河疏，便去督責工役防河。有的時候，他們竟還知道選日看地，竟還知道撫切手脈，開出藥方醫案來。眞是天下的學問備於一身——這也難怪，現代的某種半殖民地的東方城市裏，還有東西方人以外交官而兼做法官的怪物在着

呢——也難怪天子要將天下的任何要務責之於其身了。

我們的「國學」「國學家」便是這樣的一種士大夫階級的嫡系子孫。「士大夫階級」有幸而生於數十百年前，便做了宰天下的高官，我們的「國學家」不幸而生於百十年後的今日，便只好沒落而做了一種「蒙館先生」變相的「國學大師」。

像這樣的歷史上傳統的人物要一時消滅了他們，是很困難的。他們如今雖然沒落了，也許更會「回光返照」了一次二次也難說。然而為了中國的民族前途計，我們卻希望這一個特殊的階級，能夠早日由沒落而趨於死滅——愈快愈好。

四

「國學」與「國學家」的歷史上的背景與其內容既然如此，那末我們很可以知道他們在今日的中國是一無所用的廢物了。——不僅無用，且還有阻礙於中國民族的進步與發展。

第一點，他們使一般志趣不堅定的少年受了煤毒似的古書的誘害，使他們沈醉於作詩經研究李白的詩白香山詩中所表現的人生觀或唐律研究孫子兵法等等的淺薄論文而自以爲滿足，甚且以作已經死去了的詞曲、古文、詩乃至研究所謂書法、刻印法爲自得。即使他們目中只看了些「古色斑斕」的破舊古物，卻忘記了他們自己是一位現代的人，有他們的現代的使命與工作，有他們的現代的需要與努力，有他們的現代的精神與思想。換一句話，即把他們拘禁於一所暗室之中，黑漆漆的不使之見到一點光明。我們失去了一部分有作爲的青年，便是失去了社會上的一部分的工作能力。將所謂「國學」的好聽的一個名辭，使青年們「目迷五色，耳紛八聲」「入焉而不能自出」使他們「玩物喪志」，成了一個社會上的「廢人」，這是如何可痛的一種盲目的舉動呢！——我說他是盲目，因爲知道他們提倡的人，並不是有意的要危害他們青年們。要是人人都去整理，研究，保存所謂「國故」「國學」，則恐怕國將不國，「故」與「學」也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了。

第二點，將所謂「國學」的那末一種包羅萬有的觀念，灌輸到社會去，最容易使這個向來便不曾有過清清楚楚的概念而今日方纔有些覺醒的社會，重復走入迷途。我們人人都要明白，我們個人決不是一個萬能的人，也決沒有從事於萬能的一種學問的可能。我們懂得不妨多，研究的門徑卻必須要專，要精，要深入。像空城計裏諸葛亮口說的「上知天文，下識地理」的時代，現在是早已過去的了。

第三點，人羣社會的進化，其主因及誘因，都在於外來的思想事物的輸入與採用。所以每逢一次戰爭，每有了幾次的交通貿易之後，本國的文化便有了變化，進展。亞歷山大的東征，使希臘文化生了不同的面目，漢武帝的開發西域，也使中國的文化大受影響，日本的歐化與其長足的進步，更是一個顯明而最近的例子。但是我們如果提倡「國學」，保存「國故，」其結果便會使我們的社會充滿了復古的空氣而拒卻一切外來的影響。這種的阻拒，在文化與國家的生長上是極有妨害的。且現代的中國還充滿着中古世紀的迷信與習慣，生活與見解，即用全力去廓清他們還來不及，那裏還該去提倡他們呢。一

面去提倡「國故」「國學」，一面要廓清舊思想舊習慣，眞是「添薪以止沸」「南轅而北轍」，決無可能性的。

第四點，我們即使要整理古書，研究古代哲學，中代文學，近代歷史，卻也非有外來的基本知識，非參考外國文的書籍不可。他們至少可以啓發你一條研究的新路。我從前曾告訴幾位朋友說，你要先學會了英德法日或至少其中的二國以上的文字，然後你纔能對於古書有比較正確新穎的見解與研究；你要先明白了現代的一二種基本學問與知識，然後你纔能對於古書有左右逢源，迥不猶人的見解。居現在而仍抱了「白首窮經」的態度，仍逃不出古書圈子範圍以外去研究古書，則這種研究不會有什麼好結果，不會得到什麼驚人的成績，是可斷言的。

不必再多說了，僅就這四點而論，已可知所謂「國學」，所謂「國學家」，於中國國力及文化的發展有如何巨大的阻礙。

所以我的本文的標題與標語，是勸大家：

且慢談所謂「國學!」

古書少了幾個人談談，並不是什麼損失。古書不於現在加以整理，研究，也不算什麼一會事。現在我們不去研究，不去整理，等到一百年一千年後再加以整理，研究，也並沒有什麼關係。宋版元版的精本流入異國，由他們代爲保存，也並不是什麼可嘆息的事。在今日的中國而不去獲得世界的知識，研究現代的科學，做一個現代的人，有工作能力的人，那才是可嘆息的事。在今日的中國而不去盡力設法輸入採用西方的文化與思想，以期澈底的掃蕩了我們的中古期的迷霧與山瘴，那才是可嘆息的事。在今日的中國而不去介紹研究西方的事物，努力求中國的生存建設與發展，那才是可嘆息的事。

總之，我們如要求中國的生存，建設與發展，則除了全盤的輸入與容納西方的文化之外，簡直沒有第二條可走。在思想上是如此，在文藝上是如此，在社會上也是如此，我們要求生存，要求新的生活，要求新的生命力，我們便應當毫不遲疑的去接受西方的文化與思想，便應當毫不遲疑的拋棄中古期的迷戀心理與古代的書本，而去取得西方的科

學與文明。

我們不妨拋棄了對於古書的研究，我們不妨高叫着：打倒「國故」「國學，」不知道「國故」「國學」並不是可羞恥的事；沒有一種專門的學問，沒有一種專門的工作能力，那才是可羞恥的事。科學家，工程師，本不應去讀什麼浩瀚的九通，十三經，念四史，這對於他們是毫無用處的。植物學家，礦物學家，化學家，也可以完全不讀過某一種國學必讀書中的任何一種，這些書對於他們也是毫無關係的。（如果他們要讀王維白居易詩集似的去欣賞他們，那是他們的自由，我們必不去過問。）

五

總結上文的意思是：

第一、打倒所謂國學家。

第二、且慢談所謂國學。

第三、古書與古代文化的整理與研究，是最少數的最專門的工作，不必責之於一般人，於一般青年，

第四、即研究或整理古書與古代思想文化的人，也不可不懂得基本的科學知識與方法。

第五、全盤輸入，採用西方的事物名理，以建設新的中國，新的社會，以改造個人的生活。

所以目前的急務是：

第一、建設巨大的外國文書圖書館，

第二、建設各種科學的專門研究院，實驗室。

第三、用印行四部什麽四部什麽的印刷力，來翻印或譯印科學的基本要籍與名著。

且慢談所謂國學！我再三的說。我們的生路是西方科學與文化的輸入與追求。我們的工作，是西方科學與文化的介紹與研究。我們不要浪費了有用的工作力。我們且慢談所謂「國學！」

論所謂「國學」(附錄)

何柏丞

關於所謂「國學」等等，我久有許多意見要發表。有一天，從工廠裏出來，和柏丞先生同走了一段路。他和我說起，他有一段意見要發表，那便是關於「國學」的。他說，現在所謂「國學」，實在太混淆不淸了；根本上便不應該有什麽「國學」，根本上研究中國的東西便不應該全都混雜於一個所謂「國學」的「包羅萬有」的名辭之下。現在學問注重分功，關於中國的學問，如何的繁夥，即專精一門，已非容易，如何可以「胸貫天地人三才，學兼九通廿四史」呢。況且「國學」一個名辭，原也不該使用，因爲歐洲學者將「中國學」(Sinology)與埃及學，巴比侖學，阿速學並視等觀，本已十分侮蔑了我們，我們又何必「過而效之」呢？我聽了他這一番議論，不禁喜歡得跳起來！那正是我自己所要說的話！當時我極力慫恿柏丞先生將他的這一場話寫出來。並說我也許也要寫一點什麽。他說，

好的，且待他回去寫寫看。第二天，我們又同路，他告訴我，已經動手寫了。到了第四天，他便將他的論所謂國學一文交給了我。近來很少有痛快的文章讀，除了關於政論之類的文章以外，讀了柏丞先生的這一篇文章，正如暑伏的時候，一口氣喝乾了一大碗的氷氷涼涼的酸梅湯，眞是說不出的痛快，舒適。我們應該感謝柏丞先生給我們這末好的一貼好藥！但讀了他的文章以後，我却禁不住要說幾句話，以補充他的未盡之意，且更有逼我不能不吐的：所謂「國」什麼「國」什麼，近來似乎更爲風行了。自從欲將線裝書拋到廁所中去的吳老頭子不開口了之後，「國學」便大抬起了頭；自從梁任公先生誤入協和醫院被「洋人」草草率率的無端割去了一個腰子之後，「國醫」的信從者便一天加多一天！自從某先生開列了他的無所不包的國學書目以後，便大衆都來開書目，且竟有人以補正「國學書目」之故而榮膺大學教授之職的；於是便有英雄豪傑，乘時而起，發揚國光於海外，太虛和尙則在倫敦巴黎柏林宣傳中國的佛教思想，陳煥章博士則在倫敦朗聲背誦「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的大同理。論漪歟盛哉！一切國產的思想與出品萬歲！然而

我們如果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上，而去觀察這些比「國貨運動」還要狂熱的「國」什麼運動，我們便知道這種盲目的國產思想與出品的提倡，其害危於中國民族的前途，眞的是「言之不盡」，充其量這種狂熱的盲目的「愛國運動」實爲飲酖止渴，絕無補於我們的中華民族的生存與發展的！我們要的是機關槍飛機，不是百千萬的「國士」「勇士」我們要的是千百個科學家，專門研究者，不是幾萬萬個的「國學大家」；我們要的是能拯救國民的貧乏與愚呆的人，不是狂熱的盲目的愛國者；總之，我們要的是科學，是步武西方，以建設新的中國，却不是什麼「國學」「國醫」「國技」，我們要的是發展，却不是僅僅的所謂「保存」。不知不覺的閒話說得未免太多了。高明之士，也許會有同感罷。下文這篇文字，是柏丞先生的論所謂國學，我現在把他附錄在下面，以補充我自己的且慢譚所謂國學。

近年以來，國人所謂對於「國學」的研究，非常熱心。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好現象。因爲我國既然有了二千多年的學術，在世界的學術上，應該佔有相當的地位；那末我們自

己就得負起這種研究的責任，不應該專讓西洋學者來代我們做整理的功夫。更不應該自己閉了眼睛，專去跟了西洋學者來研究我們自己的學術。所以我以為我們熱心研究國學。是一種正當的而且亦是應該做的工作。

但是我覺得近來國人對於國學一個名詞，或者誤會他的意思，或者利用他的名義，來做許多腐化的事情。我以為如此下去，不但我國學術有永遠陸沉無法整理的危險；而且由國學兩個字生出的流弊層出不窮，將來一定要使得我國的文化永在混亂無望故步自封的境界裏面。我因為見到這種情形，所以要仿現在時行的辦法，提出一個口號來，這個口號就是：

「中國人一致起來推翻烏煙瘴氣的國學！」

現在讓我把國學應該推翻的理由一一敍述出來，請大家加以平心的考慮。

第一，國學兩個字的來歷很有點不清。我嘗嘗自問國學兩個字究竟從何而來？我在中國書中總是查考不出他的來歷。後來我才想到他大概是由西文中翻譯出來的。原來

西洋學者近百年來對於我國民族語言文字歷史等，很有熱心研究的人，終以我國書籍浩博，一時不容易理出頭緒來，所以不得已祇好暫時混而稱之爲「支那學」(Sinology)。據我個人的推測，西洋人所以造這個名詞，恐怕有二層意思：第一因爲中國的事事物物太廣大了，太繁雜了，一時無法理清，而又不能沒有一個名詞去代表這種廣大繁雜的研究，所以不得不造出一個名字來，便於稱呼。第二因爲中國的事事物物還在混亂的狀態裏面，我們隱約知道中國的民族、文字、語言、和歷史對於世界文化都有相當的貢獻，但是恐怕一時整理不好，價值未定，所以混稱爲「支那學」，表明他還是一團糟。西洋人的意思無論他是好的或者惡的，原來於他們沒有什麼關係。但是我們居在中國人的地位上講，我們對於這個名詞，就似乎應該有不同的感想。我以爲就我們自己方面看去，這個名詞，實在是西洋人給我們的一種恥辱；換句話說，就是我們的國恥。我們決不應該俯首的接受他，我們應該提出強硬的抗議。這是國學應該推翻的第一個理由。

其次，國學兩個字的意義，我總覺得他廣泛模糊，界限不清。孔老夫子說過：「名不正。

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我以爲國學兩個字就犯了「名不正」的毛病。究竟「國學」是什麼?現在誰能下一個合理的定義?試問國學的聲浪鬧了這許多年,我們所得的成績究竟有多少?這不是「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的例證麼?西洋的學術無論他是屬於哲學或者屬於科學,沒有不以論理學爲根據的;而論理學上基本的必要的初步就是「正名」。我們對於中國學術上正名這一步基本的必要的工作還沒有做好,就想要去研究中國的學術,我以爲這是古今中外的學術界未曾有過的笑話。這是國學應該打倒的第二個理由。

其次我覺得國學兩個字犯了我國向來囫圇吞棗的大毛病。我們中國人向來最大的毛病就是人人要想做到「萬物皆備於我」的聖人。結果往往弄得本身一物亦不備。這種精神最是違反現代科學的精神。現代科學的精神在事業上注重絕對的分工。在學術上注重絕對的分析。莊子所說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原是一句人類經驗上的格言。我們中國人始終要以「有涯」去拚「無涯,」所以弄得始終在「殆矣」的境界裏過

活。我以爲國學兩個字，就是我們這種反科學精神的暴露。我們到現在難道還不知道囫圇吞棗的毛病？還不知道分析工夫在現代學術上的重要？我常常看見許多很聰明的青年因爲要維持國學家頭銜的緣故，自己一個小小的腦袋裏一定要把一部偌大的四庫全書都裝進去。結果往往把自己弄得不經不史不子不集，自己亦不明白自己究竟是一個什麼人，自己幹的究竟是什麼一回事，自己腦袋裏裝的究竟是一些什麼東西。現在我國全國的青年差不多都變成移山的愚公了；很可寶貴的光陰都虛度在一大堆的故紙裏面了。這不是國學兩個字應該負的責任麼？我們如果要取法西洋人的科學精神，非從分析研究分工進行入手不可。國學兩個字是反分工的，反分析的；換句話說，就是反科學的。我們眞要提倡科學的精神，非推翻他不可。這是國學應該推翻的第三個理由。

再次，我們大家都知道現代德國法國美國英國和日本等國的學術都是很發達的，而且我們中國人都已經公然承認自己不及他們的。那末何以世界上並沒有什麼德國學，法國學，美國學，英國學和日本學？而我們中國獨有所謂「國」學？我們知道德國對於世

界學術上最大的供獻是科學和史學，法國對於世界學術上最大的供獻是文學和哲學，美國對於世界學術上最大的供獻是各種新的社會科學，英國對於世界學術上最大的供獻是文學經濟學和政治學，日本對於世界學術上最大的供獻是東洋的史地學。他們對於世界的學術都是各有供獻，但是他們都絕對沒有什麼國學！我們試問自己既然自命有一種國學，那末中國國學的特質是什麼？他的眞價值究竟怎樣？他對於世界學術究竟曾經有過一種什麼供獻？假使我們自問對於中國國學的特質，價值，和他對世界學術的供獻，我們都一點不知道；那末所謂「國學」究竟是什麼東西？還不就是「一團糟」的別名麼？還不就是廣義的「經史百家雜鈔」麼？所謂提倡國學或者研究國學不就是大吹大擂，自欺欺人的把戲麼？我們要知道這種專掛金字招牌的辦法，在現今科學昌明的時代，決不容許的了。我們試再想一想：我們有所謂「埃及學，」因爲埃及早已亡國了，古代埃及人早已死完了；他們學術的內容怎樣，價值怎樣，對於世界的學術有什麼供獻，都還在一團糟的狀態裏；所以西洋學者不得不代已亡國的埃及和已死完的埃及人負起越俎

代底的責任，來代他們發見埃及學術的內容，估定他的價值，而且明定他對於世界學術上有什麼供獻。另外還有所謂「亞述學」所謂「東方學」他們的意義都是如此。我們中國現在依然是中國，中國民族依然是中國的民族，爲什麼我們自己不能明白自己學術的內容？不能估定他的價值？不能明定他在世界學術上的地位？這不是我們讀書人的奇恥大辱麽？現在我們假使還要仿西洋學者對待埃及亞述的學術的辦法，厚起臉皮用國學兩個字來對待本國的學術，掩飾自己的沒出息。這不但是盲從，簡直是毫無心肝了。這是國學應該推翻的第四個理由。

以上我所提出的四大理由就是(一)來歷不明，(二)界限不清，(三)違反現代科學的分析精神，(四)以一團糟的態度對待本國的學術。這還單就國學兩個字本身而論，我們已經覺得國學這個名詞，眞不愧「烏煙瘴氣」四個字的評語；我們已經應該竭力的去推翻他了。另外我覺得還有三個理由；雖然不屬於國學的本身，卻是和國學有極密切的關係；所以亦提出來說一說：

第一，就是我國近來「國」字的風靡一時，好像中國無論什麼一種醜東西，祇要加上了一個國字，就立刻一登龍門，聲價十倍的樣子。五更天十八扯的調子，現在不叫做小調而叫做「國樂」了。賣狗皮膏藥的勾當，現在不叫做走江湖而叫做「國醫」了。甚至前一個月上海四馬路上的餛飩鋪，亦要叫做「國菜館」了。這樣類推下去，那末小脚、辮子、鴉片等等東西，亦都可以叫做「國脚」、「國辮」或者「國煙」了。這不但弄得「斯文掃地」而且「國」字竟變成一切妖魔鬼怪的護身符了。這不是國學兩個字所引出來的流弊麼？我們要澄本清源，當然非先將謬種拔去不可。這亦是國學應該推翻的一個理由。

第二，就是現在我國凡百物事，祇要加上一個國字，就好像完美異常，我們可以不再加以改良了。我們中國近百年來所以沒有進步，最大的原因就是處處自大。現在的國字，豈不就是自大精神的表現麼？我們還有一個不進步的原因就是缺少南宋史學家「無我」的精神，主觀很強，往往自以爲是。現在的國字豈不就是主觀精神的表現麼？一個人自大自是，他就永遠沒有進步的希望；一個民族自大自是，當然亦是如此。我們天天希望

自己和民族能夠有長足的進步，天天鼓吹西洋科學的精神和客觀態度；而我們同時天天提倡什麼國學天天培養自誇自大的精神。這種南轅北轍的笑話，在二十世紀科學昌明的時代，恐怕祇有我們中國人才鬧得出！這不亦是國學兩個字所引出來的流弊麼？這又是國學應該推翻的一個理由。

第三，就是國學的國字，顯然表出一種狹小的國家主義的精神。這不但違反我們先賢所主張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這種大同的精神，而且亦違反西洋學者所主張的「知識無國界」那種學術公開的精神。學術是世界人類的公器。我們中國在國際地位上，常常以毫無供獻受人家責備；我們正應該急起直追取學術公開的態度，把自己的學術整理起來，估定他的價值，公諸世界。這是很正大光明的態度。又何必高高標起國學兩個字，一面表出我們懷爲私有的狹量，一面表出深閉固拒的態度？這亦是國學應該推翻的一個理由。

我們試再回頭看一看：中國幾千年來多少天才，因爲要想做一個無所不通的「國

學家」的緣故往往弄得「畢生盡力所得幾何」至於「白首窮經毫無所得」的更是不知其數。這是我國民族的大損失！這亦是我國學術的大損失！我們試想朱熹這樣天才，假使能夠專心研究自古以來的理學，不要再去做史學和文學的工夫，他的造就要比他現在所做到的加上幾倍？我們試再想朱彝尊這樣天才，假使能夠專心向文學方面去發揮，不要再去做史學和經學的工夫，他的造就要比他現在所做到的加上幾倍？我們試再想章學誠這樣天才，假使能夠專心去發揮他的史學原理，不要再去做文學和經學的工夫，他的造就要比他現在所做到的加上幾倍？我們大家為什麼不屑分頭去澈底研究中國學術上的一個小部分或者一個小問題？我們中國人為什麼一定要聽朱熹的話，一定要站在「大壇場」上，不願走進「壁角」裏面去？為什麼我們都不願聽程頤的話，「一草一木都有理皆須格」！我以為國學兩個字正好比之朱熹所說的「大壇場」！我們應該先問什麼是「大壇場」？「大壇場」究竟在什麼地方？這不是空中的樓閣麼？我們倘使再繼續宣傳什麼國學，或者研究什麼國學；那一定要和朱熹想站上「大壇場」一樣，永遠不成功；一定要

弄到「書册埋頭何日了，不如拋卻去尋春」的地步，徒然使得不主張讀書的陸九淵在江西「聞之色喜」。所以我以爲我們如果眞眞要想整理中國的學術，我國應該先把幻想中的「大壇場」一把火燒掉了，換句話說，就是先把國學推翻了。同時大家分頭去做程頤所說的「一草一木都有理，皆須格」的工夫，才是正當的辦法！

我們要知道西洋學者雖然代中國的學術起了一個混名，叫做「支那學，」但是事實上他們着手研究的時候總是取分工進行和分析研究的辦法。德國的雷赫特和芬(Rechthofen)和美國的威利斯（Willis）並不是中國的國學大家，但是他們以精於中國地文地理著名於全世界；這是什麼緣故？比利時的多桑（D'Ohson）和英國的霍爾渥特（Horworth）並不是中國的國學大家，但是他們以精於中國元代史蹟著名於全世界；這是什麼緣故？英國的攸爾（Yule）和摩爾斯（Morse）並不是中國的國學大家，但是他們以精於中西交通史著名於全世界；這是什麼緣故？美國的勞佛(Laufer)並不是中國的國學大家，但是他以研究西域植物傳入中國考著名於全世界；這是什麼緣故？

我們既自命爲國學專家，爲什麼要讓瑞典的安特生（Anderson）來代我們研究中國古代的石器？爲什麼要讓美國的卡德（Carter）來代我們研究中國印刷術的西傳？爲什麼要讓法國的伯希和（Pehiot）來考訂燉煌石室的古籍？爲什麼要讓法國的考狄厄（Cordier）來代我們編中國通史？爲什麼要讓日本的桑原隲藏來代我們研究蒲壽庚，來替秦始皇帝伸寃？我們研究國學的人爲什麼要等到西洋人賞識大唐西域記，才去研究慈恩法師？爲什麼要等到西洋人賞識諸番志，才去研究趙汝适？我們既然自己有國學，爲什麼要從荷蘭出版的通報(Toung Pao)這類出版物中去翻譯中國的史料？像這一類問題，眞是可以無限的寫下去，我們應該請求我國的國學家給我們解答。

我的意思以爲這就是因爲西洋人對於所謂支那學能夠用分工的辦法和分析的工夫來研究的緣故。我們中國人天天在那裏提倡國學，卻天天在那裏翻譯西洋學者研究支那學的作品！這種閉了大門打鑼鼓的戲法，在現在世界上恐怕祇有我們中國人才做得出來！

我因爲想到上面所述的種種情形，所以我主張我們如果抱有整理本國學術的誠意，第一個大前提就是：

「推翻國學！」

現在再讓我提出幾個問題向國內學術界請教：

我們研究史學的人，爲什麼不願專心去研究中國的史學，而要研究國學？我們研究文學的人，爲什麼不願專心去研究中國的文學，而要研究國學？我們研究哲學的人，爲什麼不願專心去研究中國的哲學，而要研究國學？我們研究天算的人，爲什麼不願專心去研究中國的天文和算學，而要究研國學？我們當現在分工制度和分析方法都極發達的時代，是否還想要做一個「大壇場」上的「萬物皆備於我」的朱熹？中國的史學還不夠我們的研究麼？史學家我們不屑屈就麼？中國的文學還不夠我們的研究麼？文學家我們不屑屈就麼？中國的哲學還不夠我們的研究麼？哲學家我們不屑屈就麼？中國的天文算學還不夠我們的研究麼？天文學家算學家我們不屑屈就麼？

因爲有上面的種種問題，所以我主張我們如果抱有整理本國學術的誠意，第二個大前提，就是：

「請國學家降尊紆貴來做中國學術上一小部分的澈底研究工夫！」

我已經把國學應該推翻，以及中國學術應該分工澈底去研究的理由，大致都說明了。現在再讓我提出一點實際上進行的辦法。

我的意思，我們對於中國學術的各流派如史學文學哲學科學等等，都應該各加以三大步研究的工夫：第一步先研究某一科的特質怎樣，第二步再用現代科學的眼光去估定他的價值，第三步再把他和世界學術中同一科作一個比較，來斷定他對於世界的學術有何等程度的供獻。例如我們研究中國的史學：就中國史書的體裁講，我們有編年體；有紀傳體；有由紀傳體旁文側出的史表，志書，和目錄；有紀事本末體；有從司馬遷到鄭樵所主張的舊通史體；有章學誠所主張的新通史體。就史學原理的著作講，我們有劉知

幾對於編年紀傳兩體下總批評的史通，有章學誠發揮他新史學主張的文史通義。再就自古至今的中國史籍講，我們除四庫全書中一部的書籍外，還有從誤入經子集三部中的書，兩共有這許多卷。我們假定這都是中國史學上的特質。我們再用現代新眼光來估定我國各種史籍體裁是否都宜於保存史料便利參考，應該全部繼續維持；或者有幾種太是陳腐不合用應該就此打倒；或者有幾種義例很精，文章很富，保存材料很多，我們應該儘量保存他而且加以發揮。史通和文史通義中的史學原理，那幾個是合於現代科學的精神？那幾個是違反的？那幾個是合於本國而不一定合於世界的史學？合科學的，我們應該提出來加以發揮；不合的就應該打倒。再就史籍的數量講，我們中國的史籍是否較世界上無論那一國爲多？是否多而且精，還是多而無用？於是我們再通盤把中國史學的價值估計一下，把他和西洋史學加以大體的比較。那末中國史學的長短利弊，和對己對人的供獻，就大體可以明白了。我以爲這種辦法，雖不敢說是最正當的辦法；但是至少總要比從前妄想站上「大壇場」和現在跟着西洋人走的支那學者來談整理國學的那兩

個辦法着實了一點。

我上面所舉的不過是一例，而且一個範圍較大的例；上面所說的，不過是進行步驟的大概，不是細目。但是我想我所主張的辦法，大體可以略見一斑了。

我覺得近年來西洋學者在我們中國學術裏面發見了不少的天才，平反了不少的冤獄。中國還沒有滅亡，中國民族還沒有滅種；但是中國學術界的天才要讓西洋人來代我們發見！中國學術界中千古的沉寃要讓西洋人來代我們平反！這眞是中國學術的不幸，亦是中國民族的恥辱。我們從此以後應該服膺我們古代聖賢所說的「由博反約」的格言，取法南宋史學家「主敬」和「無我」的修養，用分析的工夫，打破了國界，放開了眼光，各人專心致志用第三者的客觀態度分頭去澈底研究各人性之所近的中國學術上一個小問題。換句話說就是讓我們大家趕快把那「大壇場」的金字招牌收下來，讓我們大家分頭都藏到「壁角」裏去老老實實做一點文學的，史學的，哲學的，科學的，或者其他各種學術的小工作。讓文學家，史學家，哲學家和科學家各人去研究出中國文學史學哲

學和科學上的特質是什麼?——中國的文學史學哲學和科學等等本身有什麼價值?衡以西洋科學的標準以後,是否還是有價值?把他們和世界全部的文學史學哲學和科學比較一下,他們在世界的學術上究竟有沒有地位?假使有地位,他們的地位是否重要?我以爲我們一定要這樣辦,我們才對得起我們自己,才對得起我國的學術,才對得起我國的先賢;亦一定要這樣辦;我們才對得起世界,對得起人類!不過我們要想辦到這一層,第一步先得要:

「推翻烏煙瘴氣的國學!」

蝴蝶的文學

一

春送了綠衣給田野，給樹林，給花園；甚至於小小的牆隅屋角，小小的庭前階下，也點綴着新綠。就是油碧色的湖水，被春風潾潾的吹動，山間的溪流也開始淙淙汩汩的流動了；於是黃的、白的、紅的、紫的、藍的、以及不能名色的花開了，於是黃的、白的、紅的、黑的、以及不能名色的蝴蝶們，從蛹中蘇醒了，舒展着美的耀人的雙翼，栩栩的在花間，在園中飛了；便是小小的牆隅屋角，小小的庭前階下，祇要有新綠的花木在着的，祇要有什麼花舒放着的，蝴蝶們也都栩栩的來臨了。

蝴蝶來了，偕來的是花的春天。

當我們在和暖宜人的陽光底下，走到一望無際的開放着金黃色的花的菜田間，或

雜生着不可數的無名的野花的草地上時，大的小的蝴蝶們總在那里飛翔着。一刻飛向這朵花，一刻飛向那朵花，便是停下了，雙翼也還在不息不住的扇動着。一羣兒童們嬉笑着追逐在他們之後，見他們停下了，便悄悄的躡足近走，等到他們走近時，蝴蝶却又態度閑暇的舒翼飛開了。

呵，蝴蝶！牠便被追，也並不現出匆急的神氣。

——日本的俳句——我樂作

在這個時候，我們似乎感得全個宇宙都耀着微笑，都泛溢着快樂，每個生命都在生長，在向前或向上發展。

二

在東方，蝴蝶是我們最喜歡的東西之一，畫家很高興畫蝶。甚至於在我們古式的帳眉上，常常是繪飾着很工細的百蝶圖，——我家以前便有二幅帳眉是這樣的。在文學裏，

蝴蝶也是他們所很喜歡取用的題材之一。歌詠蝴蝶的詩歌或賦，繼續的產生了不少。梁時劉孝綽有詠素蝶一詩：

隨蜂遶絲蕙，避雀隱青薇。映日忽爭起，因風乍共歸。出沒花中見，參差葉際飛。芳華幸勿謝，嘉樹欲相依。

同時如簡文帝（蕭綱）諸人也作有同題的詩。於是明時有一個錢文薦的做了一篇蝶賦，便託言梁簡文與劉孝綽同遊後園，「見從風蝴蝶，雙飛花上，」孝綽就作此賦以獻簡文。此後，李商隱鄭谷蘇軾諸詩人並有詠蝶之作，而謝逸一人作了蝶詩三百首，最爲著名，人稱之爲「謝蝴蝶。」

葉葉復翻翻，斜橋對側門。蘆花惟有白，柳絮可能溫？西子尋遺殿，昭君覓故村。年年方物盡，來別敗蘭蓀。

——李商隱作

尋豔復尋香，似閑還似忙。暖煙深蕙徑，微雨宿花房。書幌輕隨夢，歌樓誤採粧。王

孫深意，織入舞衣裳。

——鄭谷作

雙眉卷鐵絲，兩翅暈金碧。初來花爭妍，忽去鬼無迹。

——蘇軾作

何處輕黃雙小蝶，翩翩與我共徘徊。綠陰芳草佳風月，不是花時也解來。

——陸遊作

桃紅李白一番新，對舞花前亦可人。才過東來又西去，片時遊遍滿園春。

——謝逸作

江南日暖午風細，頻逐賣花人過橋。……

像這一類的詩，如要集在一處，至少可以成一大册呢。然而好的實在是沒有多少。

在日本的俳句裏，蝴蝶也成了他們所喜詠的東西，小泉八雲曾著有蝴蝶一文，中舉詠蝶的日本俳句不少，現在轉譯十餘首於下。

就在睡中吧，牠還是夢着在遊戲——呵，草的蝴蝶。

——護物作

醒來！醒來！——我要與你做朋友，你睡着的蝴蝶。

——芭蕉作

呀，那隻籠鳥眼裏的憂鬱的表示呀；——牠妒羨着蝴蝶！

——作者不明

當我看見落花又回到枝上時，——呵！牠不過是一隻蝴蝶！

——守武作

蝴蝶怎樣的與落花爭輕呀！

——春海作

看那隻蝴蝶飛在那個女人的身旁，——在她前後飛翔着。

——素園作

哈！蝴蝶！——牠跟隨在偸花者之後呢！

——丁濤作

可憐的秋蝶呀！牠現在沒有一個朋友，却只跟在人的後邊呀！

——可都里作

至於蝴蝶們呢，他們都只有十七八歲的姿態。

——三津人作

蝴蝶那樣的遊戲着，——一若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敵人似的！

——作者未明

呀，蝴蝶！——牠遊戲着，似乎在現在的生活裏，沒有一點別的希求。

——一茶作

在紅花上的是一隻白的蝴蝶：我不知是誰的魂。

——子規作

我若能常有追捉蝴蝶的心腸呀！

——杉長作

三

我們一講起蝴蝶，第一便會聯想到關於莊周的一段故事。莊子齊物論道「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為物化。」這一段簡短的話，又合上了「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至樂篇）的一段話，後來便演變成了一個故事。這故事的大略是如此：莊周為李耳的弟子，嘗晝寢夢為蝴蝶，「栩栩然於園林花卉之間，其意甚適。醒來時，尚覺臂膊如兩翅飛動，心甚異之。以後不時有此夢。「他便將此夢訴之於師。李耳對他指出夙世因緣。原來那莊生是混沌初分時一個白蝴蝶，因偷採蟠桃花蕊，為王母位下守花的青鸞啄死。其神不散，托生於世做了莊周。他被師點破前

生，便把世情看做行雲流水，一絲不掛。他娶妻田氏，二人共隱於南華山。一日，莊周出遊山下，見一新墳封土未乾，一少婦坐於塚旁，用扇向塚連扇不已，便問其故。少婦說，他丈夫與她相愛，死時遺言，如欲再嫁，須待墳土乾了方可。因此舉扇扇之。莊子便問她要過扇來，替她一扇，墳土立刻乾了。少婦起身致謝，以扇酬他而去。莊子回來，慨嘆不已。田氏聞知其事，大罵那少婦不已。莊子道：「生前個個說恩深，死後人人欲扇墳。」田氏大怒，向他立誓說，如他死了，她決不再嫁。不多幾日，莊子得病而死。死後七日，有楚王孫來尋莊子，知他死了，便住於莊子家中，替他守喪百日。田氏見他生得美貌，對他很有情意。後來，二人竟戀愛了，結婚了。結婚時，王孫突然的心疼欲絕。王孫之僕說，欲得人的腦髓呑之才會好。田氏便去拿斧劈棺，欲取莊子之腦髓。不料棺蓋劈裂時，莊子却嘆了一口氣從棺內坐起。田氏嚇得心頭亂跳，不得已將莊子從棺內扶出。這時，尋王孫時，他主僕二人早已不見了。莊子說她道：「甫得蓋棺遭斧劈，如何等待扇乾墳！」又用手向外指道：「我教你看兩個人。」田氏回頭一看，只見楚王孫及其僕踱了進來。她吃了一驚，轉身時，不見了莊生，再回頭時，連王孫主

僕也不見了。「原來此皆莊生分身隱形之法。」田氏自覺羞辱不堪，便懸梁自縊而死。莊子將她屍身放入劈破棺木時，敲着瓦盆，依棺而歌。

這個故事，久已成了我們的民間傳說之一。最初將莊子的兩段話演為故事的在什麼時代，我們已不能知道，然在宋金院本中，已有莊周夢的名目（見輟耕錄）。其後元明人的雜劇中，更有幾種關於這個故事的：

鼓盆歌莊子嘆骷髏　一本（李壽卿作）

老莊周一枕蝴蝶夢　一本（史九敬先作）

莊周半世蝴蝶夢　一本（明無名氏作）

這些劇本現在都已散逸，所可見到的只有今古奇觀第二十回莊子休鼓盆成大道

一篇東西。然諸院本雜劇所敍的故事，似可信其與今古奇觀中所敍者無大區別。可知此故事的起源，必在南宋的時候，或更在其前。

四

韓憑妻的故事較莊周妻的故事更爲嚴肅而悲慘。宋大夫韓憑，娶了一個妻子，生得十分美貌。宋康王強將憑妻奪來。憑悲憤自殺。憑妻悄悄的把她的衣服弄腐爛了。康王同她登高台遠眺。牠投身於台下而死。侍臣們急握其衣，卻着手化爲蝴蝶。(見搜神記)

由這個故事更演變出一個略相類的故事。羅浮舊志說：「羅浮山有蝴蝶洞在雲峯巖下，古木叢生，四時出彩蝶，世傳葛仙遺衣所化。」

我少時住在永嘉，每見彩色斑斕的大鳳蝶，雙雙的飛過牆頭時，同伴的兒童們都指着他們而唱道：「飛，飛！梁山伯，祝英台！」山堂肆考說：「俗傳大蝶出必成雙，乃梁山伯祝英台之魂，又韓憑夫婦之魂，皆不可曉。」梁祝的故事。與韓憑夫妻事是絕不相類的，是關

於蝴蝶的最悽慘而又帶有詩趣的一個戀愛的故事。這個故事的來源不可考，至現在則已成了最流傳的民間傳說。也許有人以爲牠是由韓憑夫妻的故事蛻化而出，然據我猜想，這個故事似與韓憑夫妻的故事沒有什麼關係。大約是也許有的地方流傳着韓憑夫妻的故事，便以那飛的雙鳳蝶爲韓憑夫妻。有的地方流傳着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便以那雙飛的鳳蝶爲梁山伯祝英台。

梁山伯是梁員外的獨生子，他父親早死了。十八歲時，別了母親到杭州去讀書。在路上遇見祝英台；祝英台是一個女子，假裝爲男子，也要到杭州去讀書。二人結拜爲兄弟，同到杭州一家書塾裏攻學。同居了三年，山伯始終沒有看出祝英台是女子。後來，英台告辭先生回家去了；臨別時，悄悄的對師母說，她原是一個女子，並將她戀着山伯的情懷訴述出。山伯送英台走了一程；她屢以言挑探山伯，欲表明自己是女子，而山伯俱不悟。於是她說道，她家中有一個妹妹，面貌與她一樣，性情也與她一樣，尙未定婚，叫他去求親。二人就此相別。英台到了家中，時時戀念着山伯，怪他爲什麼好久不來求婚。後來，有一個馬翰林

來替他的兒子文才向英台父母求婚，他們竟答應了他。英台得知這個消息，心中鬱鬱不樂。這時，山伯在杭州也時時戀念着英台，——是朋友的戀念。一天，師母見他憂鬱不想讀書的神情，知他是在想念着英台，便告訴他英台臨別時所說的話，並述及英台之戀愛他。山伯大喜欲狂，立刻束裝辭師，到英台住的地方來。不幸他來得太晚了，太晚了！英台已許與馬家了！二人相見述及此事，俱十分的悲鬱，山伯一回家便生了病，病中還一心戀念着英台。他母親不得已，只得差人請英台來安慰他。英台來了，他的病覺得略好些。後來，英台回家了，他的病竟日益沈重而至於死。英台聞知他的死耗，心中悲抑如不欲生。然她的喜期也到了。他要求須先將喜轎至山伯墓上，然後至馬家，他們只得允許了她這個要求。她到了墳上，哭得十分傷心，欲把頭撞死在墳石上，虧得丫環把她扯住了。然山伯的魂靈終於被她感動了，墳蓋突然的裂開了。英台一見，急忙攢入墳中。他們來扯時，墳石又已合縫，只見她的裙兒飄在外面而不見人。後來他們去掘墳。墳掘開了，不惟山伯的屍體不見，便連英台的屍體也沒有了，只見兩個大鳳蝶由墳的破處飛到外面，飛上天去。他們知道二

人是化蝶飛去了。

這個故事感動了不少民間的少年男女。看牠的結束甚似華山畿的故事。古今樂錄說：『華山畿者，宋少帝時懊惱一曲，亦變曲也。少帝時南徐一士子，從華山畿往雲陽，見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悅之無因，遂感心疾。母問其故，具以啓母，母爲至華山尋訪，見女，具說，女聞感之，因脫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臥之當已。少日果差。忽舉席見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氣欲絕，謂母曰：「葬時，車載從華山度，」母從其意。比至女門，牛不肯前，打拍不動。女曰：「且待須臾。」裝點沐浴既而出，歌曰：「華山畿，君既爲儂死，獨活爲誰施！歡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棺應聲開。女遂入棺。家人扣打，無如之何，乃合葬，呼曰神女塚。』也許便是從華山畿的故事裏演變而成爲這個故事的。

五

梁山伯祝英台以及韓憑夫妻，在人間不能成就他們的終久的戀愛，到了死後，卻化

爲蝶而雙雙的栩栩的飛在天空，終日的相伴着。同時又有一個故事，卻是蝶化爲女子而來與人相戀的。六朝錄言，劉子卿住在廬山，有五綵雙蝶，來遊花上，其大如燕。夜間，有兩個女子來見他，說，「感君愛花間之物，故來相諧，君子其有意乎？」子卿笑，「願伸繾綣。」於是這二個女子便每日到子卿住處來一次，至於數年之久。

蝶之化爲女子，其故事僅見於上面的一則，然蝶卻被我東方人視爲較近於女性的東西。所以女子的名字用「蝶」字的不少，在日本尤其多。(不過男子也有以蝶爲名)現在的舞女尙多用蝶花蝶吉蝶之助等名。私人的名字，如「谷超」(Kocho) 或「超」(Cho) 其意義即爲蝴蝶。陸奧的地方，尙存稱家中最幼之女爲太郭娜(Tekona)之古俗，太郭娜即陸奧土語之蝴蝶。在古時，太郭娜這個字又爲一個美麗的婦人的別名。

然在中國，蝶卻又爲人所視爲輕薄無信的男子的象徵。粉蝶栩栩的在花間飛來飛去，一時停在這朵花上，隔一瞬，又停在那一朵花上，正如情愛不專一的男子一樣。又在我們中國最通俗的小說如彭公案之類的書，常見有花蝴蝶之名；這個名字是給與那些喜

愛任何女子的色情狂的盜賊的。他們如蝴蝶之聞花的香氣即飛去尋找一樣，一見有什麽好女子，便追蹤於他們之後，而欲一逞。

在這個地方，所指的蝴蝶便與上文所舉的不同，已變爲一種慕逐女子的男性並非上文所舉的女性的象徵了。所以，蝴蝶在我們東方的文學裏，原是具有異常複雜的意義的。

六

蝶在我們東方，又常被視爲人的鬼魂的顯化。梁祝及韓憑的二故事，似也有些受這個通俗的觀念的感發。這種鬼魂顯化的蝶，有時是男子顯化的，有時是女子顯化的。春渚紀聞說，「建安章國老之室宜興潘氏，既歸國老，不數歲而卒。其終之日，室中飛蝶散滿，不知其數。聞其始生，亦復如此。即設靈席，每展遺像，則一蝶停立久之而去。後遇避諱之日，與曝像之次，必有一蝶隨至，不論冬夏也。其家疑其爲花月之神。」這個故事還未說蝶就是

亡去少婦的魂。癸辛雜識所記的二事，仍直捷的以蝶爲人的魂化。「楊昊字明之娶江氏少女，連歲得子。明之客死之明日，有蝴蝶大如掌，徊翔於江氏旁，竟日乃去。及聞訃，聚族而哭，其蝶復來，繞江氏，飲食起居不置也。蓋明之未能割戀於少妻稚子，故化蝶以歸爾。……楊大芳娶謝氏，亡未殮。有蝶大如扇，其色紫褐，翩翩自帳中徘徊飛集窗戶間，終日乃去。」

日本的故事中，也有一則關於魂化爲蝶的傳說。東京郊外的某寺墳地之後，有一間孤零零立着的茅舍，是一個老人名爲高濱（Takahama）的所住的房子。他很爲鄰居所愛，然同時人又多目之爲狂。他並不結婚，所以只有一個人。人家也沒有看見他與什麼女子有關係。他如此孤獨的住着，不覺已有五十年了。某一年夏天他得了一病，自知不起，便去叫了弟媳及她的一個三十歲的兒子來伴他。某一個晴明的下午，弟媳與她的兒子在牀前看視他，他沈沈的睡着了。這時有一隻白色大蝶飛進屋，停在病人的枕上。老人的姪用扇去逐她，但逐了又來。後來她飛出到花園中，姪也追出去，追到墳地上。她只在他面前飛，引他深入墳地。他見這蝶飛到一個婦人墳上，突然的不見了。他見墳石上刻着這婦人

名明子(Akiko)死於十八歲。這墳顯然已很久了，綠苔已長滿了墳石上。然這墳收拾得干淨，鮮花也放在墳前，可見還時時有人在看顧她。這少年回到屋內時，老人已於睡夢中死了，臉上現出笑容。這少年告訴母親在墳地上所見的事，他母親道：「明子！明子唉唉！」少年問道：「母親，誰是明子？」母親答道：「當你伯父少年時，他曾與一個可愛的女郎名明子的定婚。在結婚前不久，她患肺病而死。他十分的悲切。她葬後他便宣言此後永不娶妻，且築了這座小屋在墳地旁，以便時時可以看望她的墳。這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在這五十年中，你伯父不問寒暑，天天到她墳上禱哭，且以物祭之。但你伯父對人並不提起這事。所以，現在，明子知他將死，便來接他：那大白蝶就是她的魂呀。」

在日本又有一篇名爲飛的蝶簪的通俗戲本，其故事似亦是從鬼魂化蝶的這個概念裏演變出。蝴蝶是一個美麗的女子，因被誣犯罪及受虐待而自殺。欲爲她報仇的人怎麼設法也尋不出那個害她的人。但後來，這個死去婦人的髮簪，化成了一隻蝴蝶，飛翔於那個惡漢藏身的所在之上面，指導他們去捉他，因此得報了仇。

七

蝴蝶夢一劇是中國古代很流行的劇本之一，宋金院本中有蝴蝶夢的一個名目，元劇中有關漢卿的一本包待制三勘蝴蝶夢，又有蕭德祥的一本同名的劇本。現在，關漢卿的一本尚存在於元曲選中。

這個戲劇的故事，也是關於蝴蝶的，與上面所舉的幾則却俱不同。大路是如此：王老生了三個兒子，都喜歡讀書。一天，他上街替兒子們買些紙筆，走得乏了，在街上坐着歇息，不料因衝着馬頭，却被騎馬的一個勢豪名葛彪的打死了。三個兒子聽見父親爲葛彪打死，便去尋他報仇，也把他打死了。他們都被捉進監獄。審判官恰是稱爲中國的蘇羅門的包拯。當他大審此案之前，曾夢自己走進一座百花爛漫的花園，見一個亭子上結下個蛛網。花間飛來一個蝴蝶，在正打網中，卻又來了一個大蝴蝶，把他救出。後來，又來第二個蝴蝶打在網中，也被大蝴蝶救了。最後來了一個小蝴蝶，打在網上，卻沒有人救，那大蝴蝶兩

次三番只在花叢上飛，卻不去救。包拯便動了惻隱之心，把這小蝴蝶放走了。醒來時，卻正要審問王大王二王三打死葛彪的案子。他們三個人都承認葛彪是自己打死的，不干兄或弟的事。包拯說，只要一個人抵命，其他二人可以釋出。便問他們的母親，要那一個去抵命。她說，要小的去。包拯道：「爲什麼？小的不是你養的麼？」母親悲哽的說道？「不是的，那兩個，我是他們的繼母，這一個是我的親兒。」包拯爲這個賢母的舉動所感動，便想道：「夢見大蝴蝶救了兩個小蝶，卻不去救第三個，倒是我去救了他。難道便應在這一件事上麼？」於時他假判道，「王三留此償命，」同時却悄悄的設法，把王三也放走了。

八

還有兩則放蝶的故事，也可以在最後敍一下。

唐開元的末年，明皇每至春時，即旦暮宴於宮中，叫嬪妃們爭插豔花。他自己去捉了粉蝶來，又放了去。看蝶飛止在那個嬪妃的上面，他便也去止宿於她的地方。後來因楊貴

妃專寵，便不復爲此戲。（見開元天寶遺事）

這一則故事，沒有什麼很深的意味，不過表現出一個淫佚的君王的佚事的一幕而已。底下的一則，事雖略覺滑稽，卻很帶着人道主義的精神。

「長山王進士𪟝生爲令時，每聽訟，按律之輕重，罰令納蝶自贖。堂上千百齊放，如風飄碎錦，王乃拍案大笑。一夜，夢一女子衣裳華好，從容而入曰：「遭君虐政，姊妹多物故，當使君先受風流之小譴耳。」言已，化爲蝶，廻翔而去。明日，方獨酌署中，忽報直指使至，皇遽而去。閨中戲以素花簪冠上，忘除之。直指見之，以爲不恭，大受斥罵而返。由是罰蝶令遂止。」（見聊齋志異卷十五）

插圖之話

一　插圖與飾圖

插圖是一種藝術，用圖畫來表現文字所已經表白的一部分的意思；插圖作者的工作就在補足別的媒介物，如文字之類之表白。這因爲藝術的情緒是可以聯合的激動的；我們讀了一首好詩，鮮不在心上引起一種圖畫或音樂的暗示的。譬如「人跡板橋霜」一首詩，立刻便可以使我們引起了一個冬天的寂寥的村道，一道清溪，一條架於溪上的板橋，那時，偶然有一個人經過這個板橋了，而他的足跡便清楚的印在鋪滿板橋的白霜上面。這是如何可愛的一幅圖畫呀！畫家便從此受到了感動，從這幾個文字中，實現出些平行的觀念，僅能用他的媒介物，即圖畫，來傳達，或傳達得更好的。古人謂：「王摩詰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即是此意。音樂家亦是如此；「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灔灔



宋本列女傳插圖之一　傳顧顗之筆

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這便可以使他彈奏出一節朦朧、幽靜、浩莽而略略帶些感傷的情緒的調子來。同樣的，音樂或圖畫，也可以暗示着詩歌。多少的音樂調子是富於詩意的，多少的圖畫是可以使我們在線與點及色彩間看出欲溢於紙或布外的詩意來的。從這個相互聯絡的情緒制御着各種藝術間，而插圖便發生了。所以插圖的成功在於一種觀念從一個媒介到別一個媒介的本能的傳運；愈自然，愈少於有意的做作便愈好。

飾圖 (Illumination) 卻與插圖不同。插圖的功力在於表現出文字的內部的情緒與精神，飾圖則僅爲用來裝飾文字的外形而已。所謂飾圖，便是用圖畫來飾美寫的或印刷的書本的，或用顏色及金（偶然也用銀）來作飾美文字的圖案

的。然而有的飾圖，卻亦爲表現文字的一部分情緒與觀念的插圖所組成的；這使飾圖有了更有趣的更深摯的意味。然其本意則僅在飾美書本而不在重現在文字裏的情緒與觀念。

有圖的來源是極古遠的。耶穌紀元前十五世紀所有的埃及死書之紙草紙的寫卷上，已飾了很鮮明的顏色繪成的畫來飾美牠了。其後在中世紀，這種技術更爲精進；教士們閉在僧院中，鎮日無事；使用了全副精力來鈔書，來繪了許多飾圖在書的四周與文字中了。近代的書本，多趨重於插圖，而有飾圖者漸少；然有些貴重的書本卻仍然有着很美麗的飾圖的；有許多西方的書本，其每章的頭一個字母，往往是特別的大，往往是用圖案來裝飾牠，這便是飾圖留在普通書本中唯一的痕迹了。

在中國飾圖是極不發達的，只有插圖，是我們很早的就有了的東西。

插圖與飾圖還有一個大分別；插圖常時趨重用於實際工用，如博物書之插繪動植物形狀，以及物理化學書之種種附圖都是；飾圖則絕無這個實用的觀念，牠的本意在於

把文字及書本裝飾得美麗可愛些，而牠的結果也就在使文字及書本加上了一襲很美觀很可愛的衣服，毫無實用的目的。

二 花紙與畫片

插圖是與圖畫的藝術同其古遠的。初民社會的人已有了藝術的衝動；我們看西班牙所發見的壁畫，其牛與鹿的姿態生動，並不下於近代的作家的作品，當時民衆對於英雄有許多傳說，對這宇宙諸現象及諸神，又有許多的神話，而這些英雄的傳說與神話，便爲最初的畫家作圖畫的資料。這便是插圖的最早者。其後，文明一天天的發達了，畫家的取材，不復囿於傳說與神話以及自然物，且進而從人類的眞實歷史的及文學的來源內取得他們的畫材了。

不喜歡圖畫的人，可以說是絕無僅有。我們當孩童及少年時代，都要經過圖畫迷的一個長時期；三國志西遊記的插圖是我們所最愛悅的。有時，我們得到了一匣的水彩畫

顏料，於是我們便在這些插圖上西塗東抹着。關雲長的臉，我們把他畫得紅紅的；孫行者的虎皮裙是染上了黃色。張飛與豬八戒的黑臉，卻使我們躊躇了許久，無法去畫，因爲墨筆一抹上去，全部黑線構成的圖象便要泯滅無形了。金錢豹哪吒一類的圖象，卻使我們有機會很用心的用各種顏色把他們東一堆西一筆的塗上去。我們的心沈醉在這個工作裏，彷彿我們便是一個大畫家，在作着不朽的壁畫或畫卷。有時，我們得到上海流傳來的花紙，那上面有一部電車在行駛着，幾輛人力車在旁邊拖着，還有一部馬車追逐在電車之後；那新奇的車子，那顯明的色彩，那複雜的人物，都使我們感到無窮的興味，如入了另一個世界。到了紙煙匣中的畫片一出來，那又把我們的全部精神吸引去了；那些繪畫得極精緻，色彩染得極複雜，還有華麗閃動的金色間雜在上面的三國志人物圖，封神榜人物圖，說岳全傳的人物圖，英烈傳人物圖以及說唐傳人物圖等等，比起木板或石印的小說中的插圖來，那眞不知勝過多少倍。他們的孫行者，那瘦頰尖嘴的臉，神氣活現的，那虎皮直綴，虎皮裙，於黃色黑色之外，還用着金色畫着圈圈，當作虎皮的斑文。白袍小將薛

仁貴，全身的素靜的銀白色，手裏使着銀槍，使我儼然如見他的凜凜的威儀。英雄無比的岳雲，使着兩柄大鎚頭插雙雉尾的陸文龍使的是雙槍。一個個英雄都是活潑潑的人似的出現於我們之前，那又是另一個美的幻想的世界了。於是我們天天都孜孜兀兀的在搜集這些紙煙匣裏的畫片，向會吃煙的親戚長輩要，向同伴們用別的東西交換，向小店裏去購買。那時，我們有了一百張兩百張的這一類的畫片，我們便如富翁似的可以向同伴們闊富了；如果他們有了一張兩張我們所沒有的畫片，我們心裏便異常的難過，總覺得是一種缺憾，要想了種種的方法去得到牠。在沒有得到牠之前，我們的心裏總是不安逸的，有如缺失了生命中最不可少的東西。

而這些畫片使我們對於這些民衆小說更感到趣味。

這便是插圖的大功能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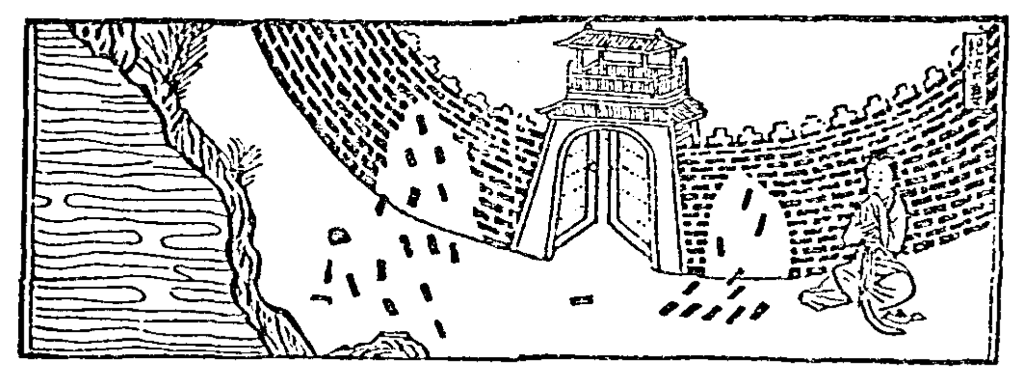
三 Botticelli 及其他

近代的插圖差不多與印刷的發明是同時產生的。這些時代的插圖是精於藝術的技巧而又是補足文字所不易傳達之意的。公元十五世紀之末委尼司(Venice)地方印出了歐洲的第一本插圖的書，即 the Poliphili Hypneratomachia 鮑狄西里 Botti-celli) 所作大詩人但丁的神曲的插圖，雖然不是成爲書本式樣的，在插圖史上卻極爲重要。文藝復興時代，金屬雕刻與木板雕刻技能之突飛的進步，使許多文藝復興的畫家更高興的去作插圖。那些插圖或爲他們自己雕刻，或由他們繪成而經別的人雕刻。如波拉約洛 (Pollajuolo) 曼特那 (Mantegna) 米契朗琪羅 (Michelangelo) 諸人所作的插圖在插圖藝術上是有很高的地位的。公元十五世紀的德國派畫家，更有力於插圖的工作；許多這時的這派畫家，到現在還開名者，差不多完全由於他們留下來的雕刻於木板上或銅板上的插圖。此後，著名的插圖作者，時時有之。英國的詩人勃萊克(William Blake)亦以畫家名，其約伯記的插圖(Illustrations to the Book of Job)是很有聲望的。公元一八五七年，英國的插圖史又添了一個新紀錄，那一年是莫克遜版(Moxon)丁

尼生集及委爾莫特 (Wilmott) 的十九世紀詩人 (Poets of the Nineteen Century) 二書出版之時。這二書裏有了好些插圖，那都是出於有名的作家，如羅賽底 (Rossetii)，米拉士 (Millais) 白朗 (F. N. Brown) 諸人之手的。這些人就是所謂 "Pre-Raphaelite" 派是。雜誌，即定期刊物之發達，使插畫作者更有發展其才能之機會。這些作家中，儘有不少好的，狄孚 (Defoe) 的倫敦大疫記 (History of the Plague) 的插圖是謝爾特 (F. Shields) 作的；佐治・依里奥特 (George Eliot) 的大作羅摩拉 (Romola) 的插圖是李夫登 (Leighton) 作的；這都是很可贊美的不朽之作。大小說家涉克萊 (Thackeray) 曾為他自己的作品作插圖，那更有一種可紀念的價值。照相術的發明與印刷的進步，使插圖漸漸的舍棄了舊式的木雕或銅雕而改用新的工具，但最近，雕刻的插圖似乎又有了復興之勢。許多插圖是舍棄很進步的照相與印刷的技術的應用而回到用木雕銅雕。住於美國的有名的插圖作者 Ruotolo 新近為 John Macy 的世界文學故事 (Story of World's Literature) 作插圖，便是用木雕的。

四　黃金時代之中國

中國的插圖藝術也起源得極早。相傳屈原被放，彷徨山澤，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譎皇，及古賢聖怪物行事，於是畫其壁，向而問之，作爲天問；這故事雖不足信，而插圖作者之在漢以前即已有之，則甚可信。存於金石索中的驚人的漢武梁祠石象，便有許多是插圖性質的。到了晉之時，有顧顗之者，善畫像；今宋本列女傳之插圖，即相傳是他畫的。今複製一圖於下；雖然刻工是很幼稚的，繪工似乎也很粗率，——這當然由於後人翻刻之結果，——然全圖的氣韻卻很不壞。唐時，李公麟以善於作圖者。他的插圖，傳於今者還不少；九歌圖即其一。又仇十洲繪的飛燕外傳圖，相



傳爲顧顗之作之列女傳插圖

傳便是仿李公麟之原作的。

宋時之插圖，傳於今者不多；畫院派之畫雖盛極一時，相傳那時且從古詩中取出了一句，叫他們去畫，畫得最合於詩的意境與神趣者便可以獎賞，然這些圖成爲書本的或插繪於印刷的書本中者則絕少見。

元時的插圖也不多見；我曾見一部元刊本的三教搜神大全，那裏面的插圖很不少，差不多每一個神便有一個圖像；刻工與繪工都很好。長沙葉氏刊麗樓叢書，曾重刻此書，收入其中。然經過一次翻刻，原圖的神彩便走失不少了。底下是此書的一圖紫姑神，今用鋅版複做出來者，（係用葉氏翻刻



紫姑神元刊本三教搜神大全插圖之一

本重做者，原刊本見到後卽爲他人所購去，今不知在何處。）

明之初葉，解縉等編纂永樂大典，其中有不少插圖，不知是複模原來插圖的，還是他們自己創繪出來的。今舉其中忠傳的插圖之一以爲一例。

明之中葉及末年是中國插圖史上的黃金時代；今所能得到的好插圖，當以這時代爲最多；而這時代不僅繪圖的藝術極爲精工，卽雕刻的藝術亦到了前莫與京，後莫與京之佳境；像富春堂所刻之諸傳奇，其插圖之刻工算是很粗率的，然氣勢卻很不壞，底下是一幅昭君出塞圖，見於富春堂刊的和戎記第三十九折中，那一行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六　一東

忠　忠傳二

永樂大典忠傳的插圖之一

人蹙額含悲之狀是寫得很入神的。

仇英唐寅陳洪綬諸人是這時的大畫家，他們所作的插圖俱很不少，仇英的汪輯列女傳插圖，是有名之作。傳謂王世貞輯的短篇小說集豔異編，卷首有十二幅插圖亦爲仇英所繪。近來發見金瓶梅插圖二百幅（每回二圖）絹本精繪，相傳亦爲他所作，因爲是原繪的手稿，不曾經過刻工之手，所以更有精神，更細膩。

昭君出塞

富春堂本和戎記插圖之一

唐寅的西廂圖是很使我們留戀的；文學大綱上曾複做一幅，寫的是張生遞一簡給紅娘叫他轉致鶯鶯。那樣活潑潑的神情是中國畫上所不常見到的。

陳洪綬的插圖更多；他的離騷圖見於四庫總目提要，今有與蕭雲從所繪的離騷圖合爲一部的石印本。他的西廂記圖，附插於明刊西廂記之卷首的，尤爲工細可愛，兼之雕刻師是有名的項南洲。相傳他還作水滸圖，但我未見。

此外作水滸圖而有名者有杜董，亦此時左右人。文學大綱裏亦曾採用入數幅。

這時刻書之風極盛；雜劇傳奇以及小說向來未有刻本或雖有刻本而不精者，在這時都有很好的刻本，並加以很優



梁妻仇英作明刊本汪輯列女傳插圖之一

美很工緻的插圖，不幸這些作圖者多爲不知姓名之畫家，刻工亦多未署名，不能使他們在中國美術史或繪畫史上佔一個很好的地位。

在其中，雜劇傳奇的插圖，最使我們滿意。臧晉叔編選的元人百種曲每一曲都有插圖二幅，全書共有二百幅圖，每一幅都是很工緻很有氣勢的，即在商務印書館影印本裏，也未失去原來的精神與面目。那里有好幾幅關於三國故事的圖；在連環計的一劇裏，把貂蟬和呂布畫得如何的好，貂蟬是柔媚的女性，呂布則爲追逐於他的慾望之後的勇莽少年，那里有好幾幅關於隋唐故事的圖；在單鞭奪槊的，尉遲恭亦身騎着馬，雄猛的提了單鞭追去救護秦王，而秦王卻正在爲敵人所追逐，危急萬分之際；這幅畫表現那時那麽緊張的局勢，是如何的有力，那裏有好幾篇水滸故事的插圖，作者把梁山泊一羣英雄，把李逵，把燕青，一個魯莽的男子，一個精細的勇士，尤其寫得好。這些都不是我們少時所見那些香煙匣子畫片那樣的僅以色彩之複雜見長的，也不是我們所見後來的坊刊本三國志演義諸插圖那樣的委靡無生氣的。

沈泰所輯的盛明雜劇初二集，是研究明劇的人主要的研究資材；每集共三十個劇本，每劇亦有插圖二幅；兩集共有插圖一百二十幅。這一幅一幅的插圖，也並不是草率不費功力之作品。初集有武進董氏的翻刊本，見者較多；其中如木蘭從軍，如昭君出塞，如紅線女，如崑崙奴諸劇，所表現的差不多沒有一幅不好。二集因僅有原刊本，外間絕少見到。我曾在坊賈處見到一部不全本，把附在卷首的六十幅的插圖，細細的看了一遍兩遍，還不忍放下手來。這書武進董氏亦在翻刻，將來大家總有見到牠的機會的。

鄒式金繼沈泰之後，輯選雜劇新編（一名新劇三編）實即盛明雜劇之第三集，因在清初所輯，故不復仍用「盛明新劇」之名，其中選及尤侗，吳偉業之雜劇。所選劇本亦三十種，每種亦有插圖二幅。原書我未見，僅見殘本一冊，即卷首所附六十幅之插圖，完全沒有散失。眞可謂眼福不淺。

明人雜劇之另刊本，傳於今者不多。我曾以高價獲得一部梅鼎祚的崑崙奴雜劇，那是相傳曾經徐渭所改削的，有袁中道之一序，與盛明雜劇初集所載者文句頗多不同。其

中附有插圖四大幅，一幅寫崔生初至郭府，紅綃妓捧絳桃一碗進；一幅寫崑崙奴殺了狗，負崔生入第三院，更夫在院外酣睡，紅綃妓在房內焦急的等待着而崑崙奴與崔生已到了院內階前。這一幅畫得最好。再有兩幅是很細膩的野外寫景，一幅畫崑崙奴侍隨崔生與紅綃同到野外遊散，遇郭家人；一幅畫崑崙奴辭別崔生而隱去，他們爲他餞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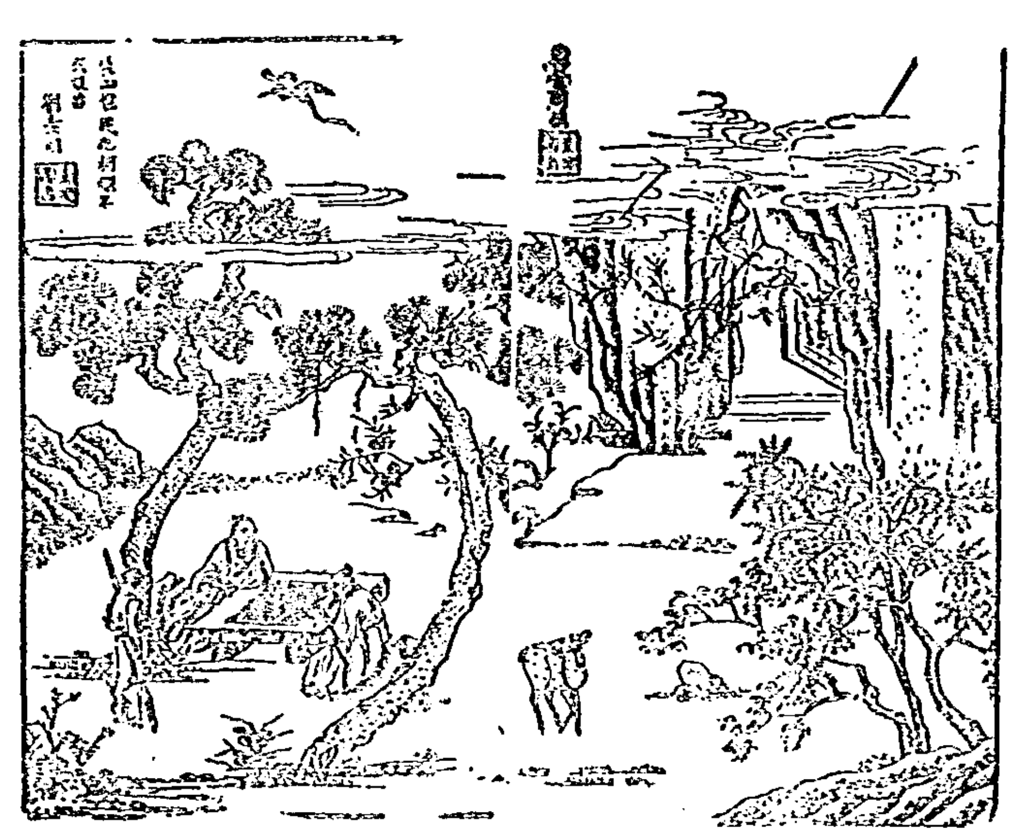
汲古閣刊本六十種曲，可惜沒有一幅插圖。這是一個大缺憾。然如富春堂所刊目蓮救母和戎記等等，插圖卻頗不少。其他如傳爲李卓吾評刊之浣紗記紅梅記鳴鳳記等等，陳眉公評刊之玉簪記繡襦記幽閨記等等，還有名爲秦淮墨客校正，唐氏振吾刊行之雙盃記葵花記等等，汪廷訥所著之環翠堂樂府數種，以及其他個人所著所刊的傳奇，都附有不少的插圖，都極精工可愛，使讀者對於這些書增添了不少的興趣。

傳爲李卓吾所評刊之傳奇，我藏有五種，此外尚見有四種，其中有一種是重複的，所以至少有八種。這八種傳奇的插圖，比起富春堂所刊劇的插圖來要精細些，而比之幾部較好的刊本來則已遠爲不及。浣紗記是李評劇本中最有名者，其第二齣所插之圖，「范

蠡初遇西施，」已刊入文學大綱中，可作爲這一派插圖的代表。

陳眉公評刊的劇本，我藏有三種，其中一種幽閨記，有暖紅室的複刊本。然我想總數決不止這幾種。今舉玉簪記第十一齣的插圖作爲一例。這些圖刊得也很細。雕刻工曾於各幅圖上署名，最多者爲名爲劉素明的一個，其他則以印本模糊，辨別不出其姓名了。

環翠堂樂府，我曾藏有義俠記一部，又曾見有投桃記一部。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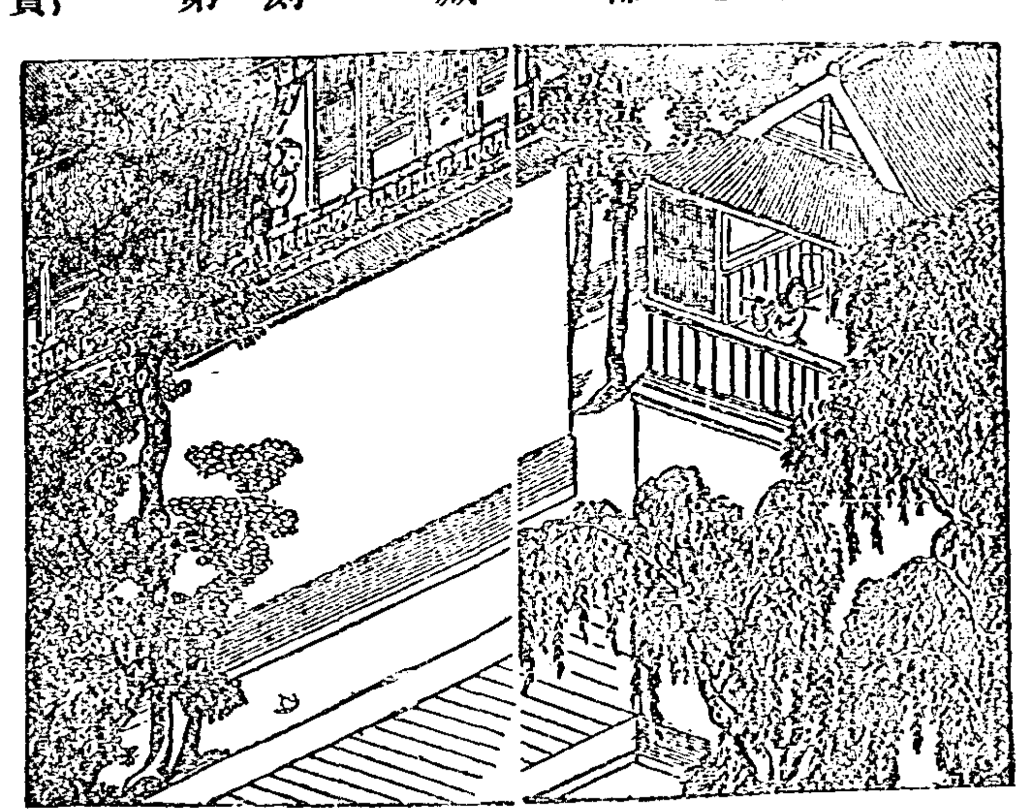


陳眉公評刊本玉簪記插圖之一　劉素明刊

畫工與刻工都是臻於上等的。下面是投桃記第五齣的插圖，人物的神情，房屋樹木的佈置，都很可使我們贊賞。到了明朝以後之插圖，刻工這樣用心的工作，畫家這樣諧和的佈置，便絕少看見了。

唐振吾所刊的劇本，在我的藏曲中，僅有雙盃記一種，後又借到一種葵花記，插圖都不少，也都不壞。刻者畫者都未署名。今複製葵花記第三十二齣的插圖一幅於下。

我藏有明刊本任誕先的靈寶



投桃記　插圖之一

刀一劇，是萬歷間林於閣繪梓的，那插圖眞不是一言兩語所可讚賞出其好處的；原圖旣是氣韻高峻，而雕刻者亦甚精心從事。文學大綱曾複製其二圖，頗可於此窺見其美好處之一斑。

書林楊居寀刊的紅梨花記，亦爲我所藏的明本戲曲之一，其中插圖很不少；背景的佈局異常得宜，人物亦各有神情表現在臉上，不像中國向來之一千個美人都是一樣的臉一樣的文雅而至於不動感情的臉的圖畫；第六齣的插圖，寫兩個人相爭吵，一個立在門內指罵，一個人在門外用左手掠起右手的袖口，氣冲冲的彷彿就要撲過去打一樣一個女子在擱阻着他，背後是幾個閑人在鼓動，在助興。這一幅尤爲我所喜。



紅梨花記插圖之一

明刊的梁狀元題塔記之插圖，專在房屋內部的背景裏，畫他的人物，如題塔一齣，畫的是塔之內部，香殿有一半可以看見，一個文人立在左壁，提了筆在牆上題詩，一個文人仰了頭立在旁邊看着。這樣的佈局是不很容易的。



插圖　題塔記之一幕

臧晉叔刊的「四夢」，是大爲一般學曲者所不滿意的。但如果他的擅改「四夢」之原文的刊本是不足道的，至少他的刊本裏所附的插圖卻是不朽的。我藏有「四夢」裏的邯鄲記一種；其插圖背景都取得很大因此，人物便顯其小；每個人都只見臉部的輪

廓，不見眉目，然神情卻由全身的姿態上完全可以表白出。這樣的畫法是與我所見其他的插圖上的畫法是不同的。雖然只用圓圓的一二筆，勾勒出人物的臉部，而放在繁縟或清遠的大背景裏，只覺得是調和可愛，並不見其粗率，正如漫畫似的，雖然是寥寥的幾筆而已足夠了。在其中，我最愛的是兩幅；一幅寫的是盧生剛由李翁手中接到了枕頭，坐在旅舍榻上，正要睡下去。他的馬在旅舍外立着，旅舍的招旗在空中飄拂着。這是他將入夢之時。再一幅寫的是他的馬還依然的立着，旅舍的招旗還依然那樣的在空中飄拂着，什麼多是一樣，只有盧生這時卻正從夢中醒來，欠伸着，欲掙扎的坐起。那樣的迷亂驚詫的神情呀，眞欲流動在紙與木板之外了，雖然作者不過用了寥寥的幾筆來寫。

要將明刊傳奇之插圖一一舉出是不可能的，上面不過就我個人所見的略略的說說而已。如能有藏曲家將他們所藏的這些明刊傳奇一部部付印，則更可以宣傳明人插圖作者及雕刻者之如何精工，如何高貴也。

在明刊小說一方面，插圖亦甚爲他們所注意。一部小說往往是有大規模的好幾十

幅或好幾百幅。一幅幅也都是一筆不苟的畫工與一刀不苟的刻工所構成的。我曾見明刋的隋煬豔史四十回中，每回都有兩幅圖，那些圖，有的地方是很大膽的，如春畫似的，有的地方則極綺麗榮華之致；寫宮殿，曲折深奧，寫人物，鬚眉畢現，寫曲橋流水，則氣韻高雅，寫山色樹影，則翠意欲流：差不多無往而不得其宜。有一幅插圖，寫楊素和楊廣同坐池邊釣魚，映着日傘及池柳，風度益爲瀟灑。畫上的楊素正將釣桿往上一拖，要看是否釣到了魚，那種暇逸幽雅的神情是溢出了紙外。

金瓶梅的一個明刋本，也附着插圖，每回二幅，共二百幅，眞是很可觀的繁夥，在那里，插圖作者把當時中等以上的富豪階級的家庭狀況及享用，服御等等都捉在圖上了。我們可以在那里見到了四百餘年前之人物衣冠，社會狀態，起居飲食，房屋結構。其中也有着不少幅大膽之作。文學大綱曾複製其一幅刋載於中。大約明人對於一切享樂都是用全力去追求的，尤其對有性的一方面是很放縱的，所以這些大膽之作，在那里爲最多，而幾部著名的淫書也大都爲那個時代的產品。

幾部短篇小說集的插圖也很可以一談。原刋本的西湖二集，每篇有一幅插圖，這些圖都是很精雅的，圖之後各有題辭。原刋本的石點頭和醉醒石也都有插圖，也是每篇一幅圖；我藏的這幾部短篇集，版本都不大好，然即在模糊的間有斷爛的印本之中，原圖的好處卻仍未有完全失卻。

不僅明刋的雜劇傳奇及小說有許多插圖，即明刋的戲曲選若怡春錦，若徽歌集，散曲選若吳騷合編，乃至尺牘集若一扎三奇，亦俱有很好的插圖附在裏面。

怡春錦爲冲和居士選，分禮、樂、射、御、書、數六集，每集選傳奇十餘齣，每齣大都有一圖（有時爲題字無圖。）這些插圖的筆調頗一致，想是特爲此書而作，並非由各種傳奇原本選印的。人物的神情都很能表達得出。背景也很勻稱，筆調則融和而淸秀。試以所選浣紗記行春一齣的插圖與李卓吾評刋本浣紗記同齣的插圖比較觀之，李圖描寫范蠡正在溪邊閒步，突見對溪有一個絕世的佳人在浣紗；背景廣大而遼遠，人物較小而無可表白其神情。這書的插圖則描寫范蠡已與西施在交談，已浣的紗放在地上籃內，溪水潾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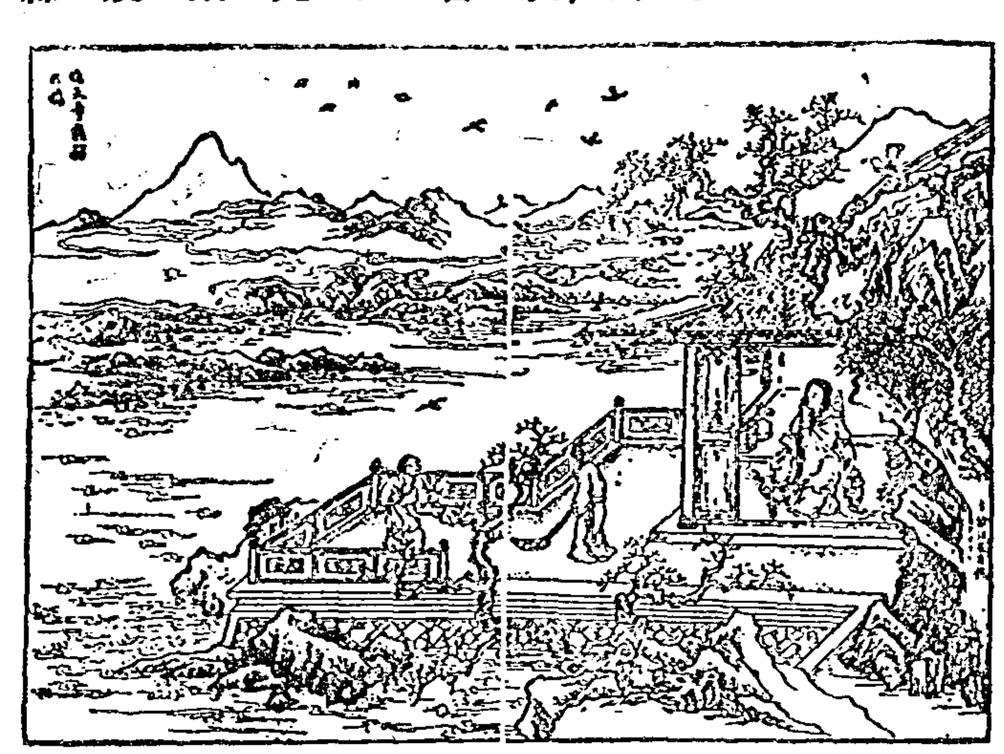
溪邊桃柳爭春，遠山近岩，互相襯托着，人物很大，可以在紙上見到其神情了。還有玉玦記的酖喜一齣插圖，表現得更好。今復製一版，刋於下面。這里有四個人物，一個是妓女，一個是由狎客而變而爲小郎的男子，一個是新到的狎客，一個是新狎客的童僕，每個人都有不同樣的表情。背景的佈置也很好，決不是浪費的無謂的烘托；譬如屋角有一泓的江水顯出，這並不是閒筆，乃因劇中鴇母以鴆酒殺了小郎之後，有「後邊水闊，正近大江。等到更深，推下水去，」的幾句話而寫着的。

酖喜　玉玦記之一幕

徽歌集爲向未爲人所知，向未爲編書目者所著錄的戲曲選集。我所藏的這部書，只爲卷一一册，（全書不知有幾卷）共選載荊釵記三齣，白兔記二齣，幽閨記四齣，草廬記一齣，香囊記二齣，金印記六齣，每齣有插圖一幅，共十八幅。僅在此十八幅插圖中，我們已經很爲其精美的繪畫與雕刻所驚奇了。如果能把全書都得到，則眞可算是一部難得的奇書與美術書。僅插圖一部分，已夠使牠不朽了。這十八幅插畫，作者未署名。雕刻者亦未署名，然看其筆調之統一，可知其爲一個人所作的，一個人所雕刻的。在金印記插圖之一的「位高多金」一幅，父母喜容滿面，兄嫂引咎自責，季子揚眉吐氣，其妻亦驕態畢見，幾乎每個人都有深刻的表情。

吳騷合編是一部抒情詩集，以抒情詩集而附有好些插圖，那正如編者序上所說，是古今的創舉。我看見過三部的吳騷合編，印本都沒有我所藏的那一部好。我的一部文字是一個一個的淸晰異常，插圖則一勾一勒，乃至美人之髮，雕闌上之花紋，都一條一條的看得很淸楚，毫沒有模糊斷裂的痕跡。點與線是那樣的細，眞是比蠅脚還小，比蚊翼還薄，

我很驚奇不知雕刻的技能乃精美至此。最好的，還在於水與雲的雕刻法。這兩種東西都是流動的，不像雕欄砌柱，假山房屋之爲靜物，容易寫得好；只要是精細，只要是工整。別的雕刻印版，對於水，總是千篇一律的魚鱗形的水紋，重重疊疊的畫着，毫無生動之意，這書裏所刻的則爲洄漩宛曲而有活動之意的水波；別的地方刻着的雲，也是死的，靜立於天空上的，一痕一痕的如鋼之堅，如竹桿之直，如規繩之曲，這書裏所刻的，則欲斷而還連，欲舒而還卷，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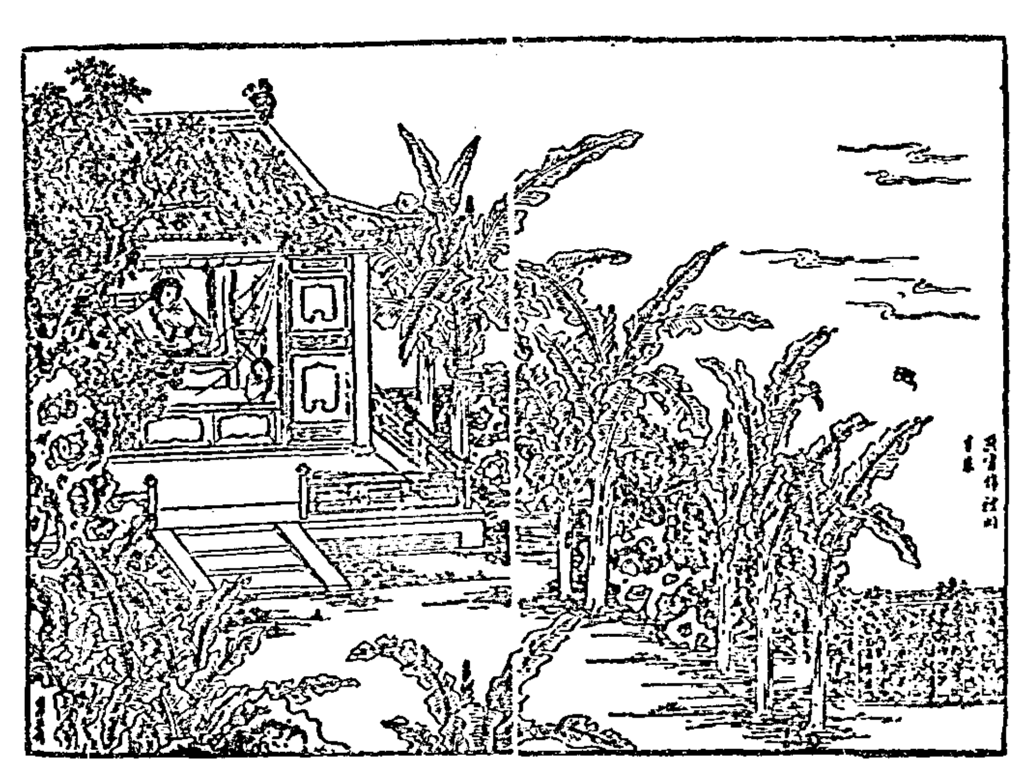


吳騷合編插圖之一　汪成甫刊

綿的，流蕩的，瀰漫於山谷之間，意態萬千。底下是「曉天啼散樹頭鴉」一幅畫，汪成甫刊的乃取之於這部書的卷二中。其中的雲與水，頗可代表上面所說的話。這部書的畫者不知何人，雕刻家則俱有署名——除了其中三四幅外——但不外下列的四個人：

一、項南洲　二、項仲華　三、汪成甫　四、洪國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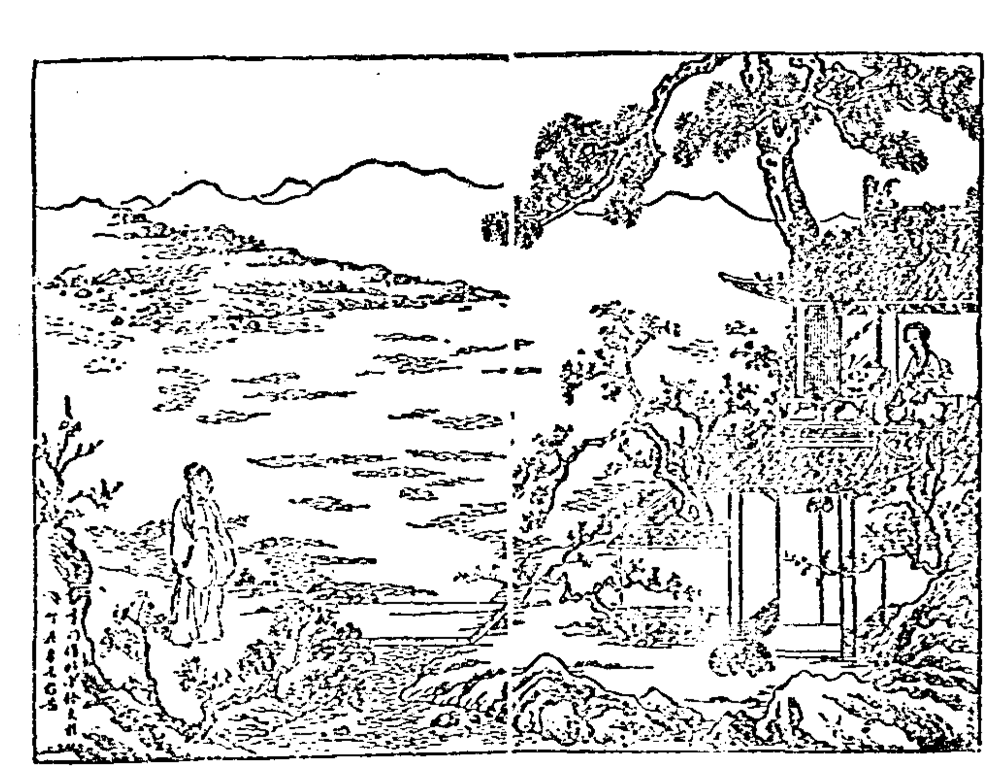
我很想多做幾幅，恐怕太浪費了篇幅，只於此再複製項仲華雕的一幅「終宵錦被閑半床，」和大雕刻家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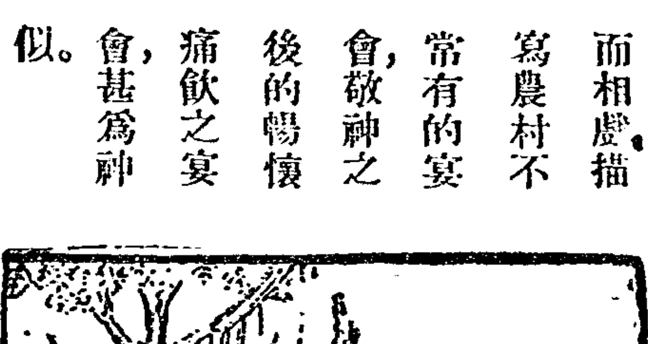
終宵錦被閑半床　項仲華刊

南洲所題的一幅「重門慣臥金鈴犬，欲叩花房未敢前。」南洲作的一幅，水波亦作魚鱗形，却甚有生動漩洄之意，小橋下之水，畫得尤好；春漲盈盈，爲和風所吹動而潾潾作皺紋；見之，儼如於春日立在小溪邊了。

一札三奇凡四卷，每卷有一幅插圖我尤愛其「村社祈年」的一幅，今複製刊載於下；圖裏共有十個人，有的在煽火，有的在豁拳，有的在切肉，有的在階下端菜上來，有的在舉壺，有的醉



重門慣臥金鈴犬欲叩花房未敢前　項南洲刊



而相戲，描寫農村不常有的宴會，敬神之後的暢懷痛飲之宴會，甚爲神似。



一札三奇插圖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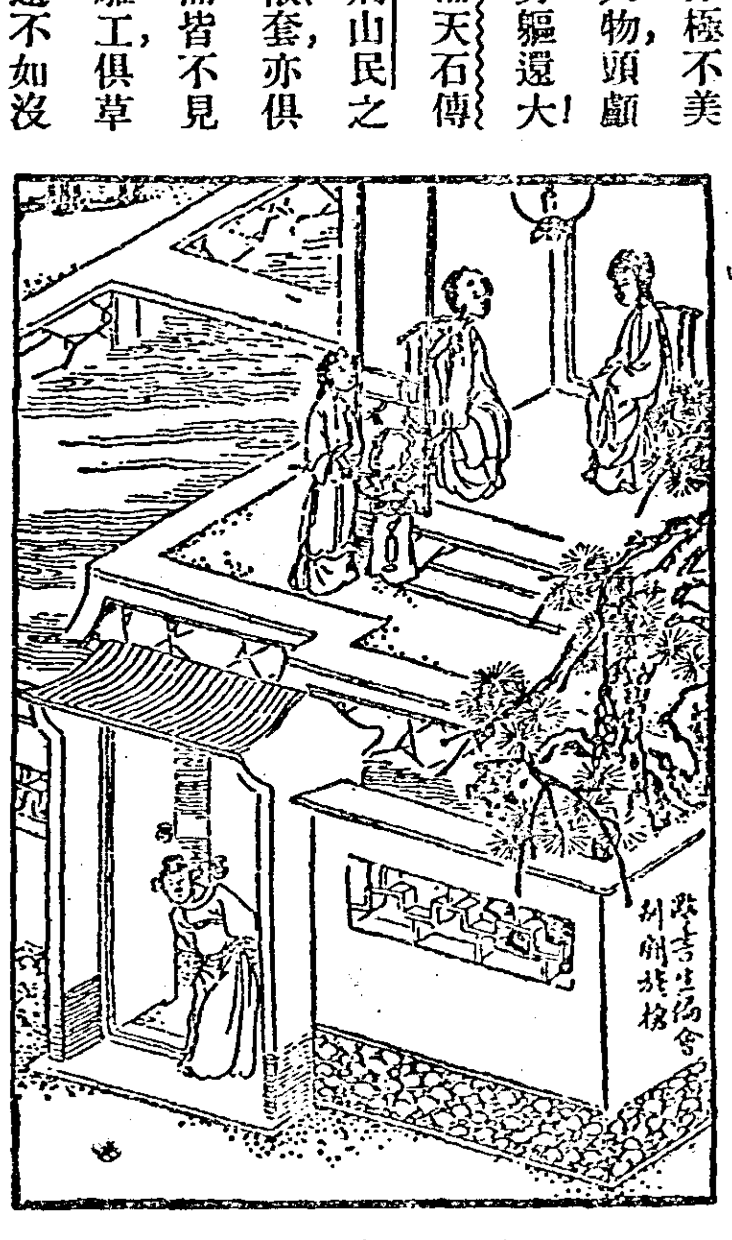
五 精畫與劣版

經了明末之流寇的大亂，繼之以滿洲人的入關，文化爲之掃蕩無遺，插圖之黃金時代，遂成過去，不復再來。清人所刊之小說傳奇，多半沒有插圖，即有之，亦愈益趨於簡陋，幾

無一可觀者。乾嘉以上，尙略有明人遺規，乾嘉以後，則幾乎所作者人不像人，獸不像獸，如玩童之塗牆，如初民之隨意勒石之作；至於論及全畫之神韻，全局之佈置，人物之情態，描狀之精工，則非所語於此時代。例如咸同間之袖珍本小說，那一幅插圖是略略的有意思的？是略略的可以使我們不起一種惡感的？例如在這時刊的一本金瓶梅，其插圖亦不少，且是翻刊明刊的，論理應該略略像樣，而竟乃粗鄙萬狀，不堪寓目，所有



人物，已俱辨不出其爲人矣。又如四遊記，其圖亦爲翻古版的，而也簡率之極。不能成書；上面所附華光大敗一幅，乃是其中之最好者，古作之筆勢與格局，依稀猶在，而背景及人物之眉目手足，乃至點線勾勒，一切都不可追求了。當時所刊之傳奇，如雙忠廟，珊瑚玦諸作，其插圖亦極不美觀，幾個人物，頭顱往往比身軀還大！還有如補天石傳奇八種，荊山民之紅樓夢散套，亦俱有插圖，而皆不見佳，畫工雕工，俱草率之至，還不如沒



廢寒香插圖之一

有插圖的好。

前面是廣寒香傳奇的一幅插圖，在這時已算是很高明的，然較之明人所作，牠是如何的陋拙呀！幾個美人的頭頸極細，身材很長，而頭部乃特大，極不相稱，我很疑心她們的身體不知能載得起如此重笨之頭部否。在康熙中刋的一部西湖佳話，乃是原刋本卷首附有十幅左右的彩色插圖，這是我所見唯一的具有用彩色套版印的插圖的小說。顏色的配置很不壞，平湖秋月一幅，用深淺二套黑色木版套印，頗可顯出秋夜之淒明的月湖之景色來。但有一二幅，在山水之背景裏，却畫上了幾個人物，那便是大大的失敗了。有一幅，記得是蘇堤春曉吧，背景極廣漠，而在堤上，卻有三個人席地而坐，舉杯相酬酌，堤之大，幾乎爲三人之身體所佔滿，廣大的背景中，又幾乎爲這一段堤佔了三分之一。這是如何的不相配適呢！還有一幅，彷彿是斷橋殘雪吧，卻更可笑了。背景畫得很調和，很可愛，卻不幸加上了兩個人物，一個老人騎在驢背，一個童子跟在後邊；驢小而人大，幾乎要把驢背壓折了，而二人與驢，與斷橋比較起來，卻又顯得格外的偉大；老人和驢剛跨上橋，而已佔

滿了全個橋面了。

但即在此衰落的時代，也未嘗全無光明可見。四雪草堂刊的隋唐演義，附有插圖一百幅，每回一圖，却沒有一個圖不好，據褚人穫在凡例上說，乃是趙同文所繪，而由王祥宇鄭予文二人所雕刻的。圖像「意景雅秀，」而「鏤刻精工，」是很不易得的。

冰絲館刊印的還魂記，是很著名的一部書，記中所附的插圖亦是很用心雕刻的；在清人所刊傳奇中，這算是最精美的一種。

汪氏振綺堂刊的瓶笙館吹簫譜所附的幾幅插圖，雖似簡拙，而很有意致，亦爲這時代不易得見之作。

改琦，字七香，是這時的一個大畫家，以善於作插圖有名；其所作紅樓夢人物圖，精秀絕倫；寫晴雯，寫黛玉，尤爲傳神。又有任熊，字渭長，曾繪列女酒牌，劍俠傳圖，於越先賢傳圖等，亦爲這時極有名之插圖作者。這幾部書的插圖，其雕刻工夫亦俱不壞；紅樓夢圖尤刻得精細，每個人物的一絲一髮，衣上之一襞一縐，俱很用心的刻出，是近代不易得之作品。

此外，再沒有什麽可注意的插圖作者出現；雕刻者却早已被視爲部下之工匠，更無署名於插圖上之可能了。

直到了清之末葉，吳友如又起來而從事於插圖之寫作。他的時代，卻爲新印刷術初介紹入中國之時代，所以他的插畫除了我所見的一部附在三國志演義卷首之插圖以外，其餘的都是用石印來代替木版雕刻的。這一點是他與以前的作家絕異的。近人貴池劉世珩刊行暖紅室所刊傳奇數十種，其插圖大都爲翻刊舊本之所有的；有的很好，這可想見舊本之佳；有的很簡陋草率，這又可見舊本之不很高明；還有舊本未見有插圖，而暖紅室本有者，這可見乃是編者加上去的，這些圖也俱很不雅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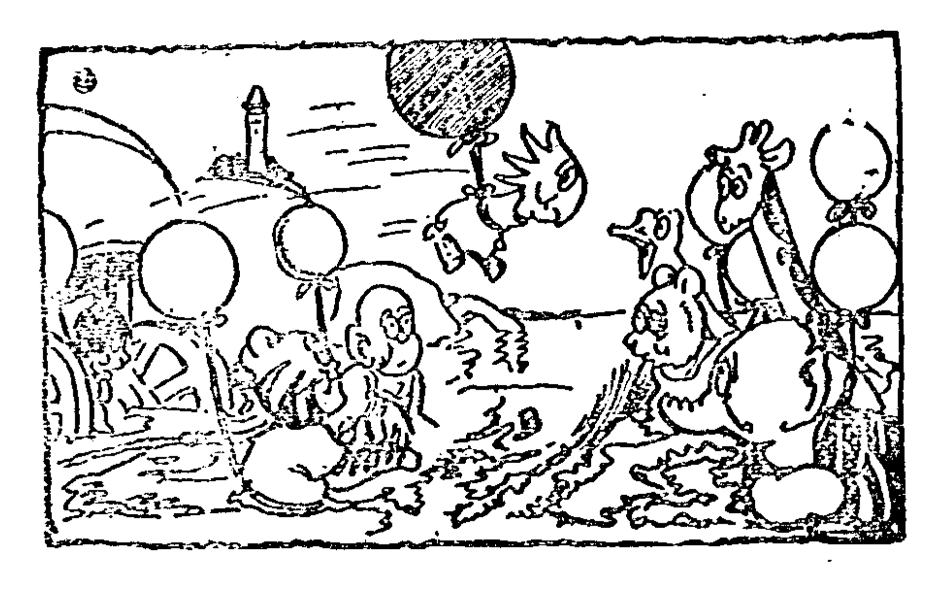
六　幸與不幸

插圖在兒童書中，是一種生命，也許較之文字更爲重要。因爲兒童是喜歡圖畫，比之文字更甚些，往往可以由圖畫而引誘起要看文字的需要。幾個剛學會說話的兒童，往往

把一本圖畫書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不忍釋手。往往執了書到母親跟前去，叫道：「媽！這是什麼，講給我聽聽。」有時，母親不耐煩解說便再三的撒驕作態，非要她說不可。比起他之要吃糖菓，要索玩物的要求來，實有過之無不及。所以兒童書中的插圖，是佔極重要的地位的。無論那一國的兒童書，差不多沒有無插圖，那些插圖差不多沒有不是異常可愛的，不僅可以迷惑了少年和兒童，抑且可以迷惑了老年人。有一次，據說，一個父親爲他十歲的兒子買了一本我的雜誌(My Magazine)來，正要交給他的兒子，偶然的翻翻書本來看看，卻爲其中的有趣味而可愛的插圖和文字所迷惑住了，看了好久好久，還不忍放開去。這居然使他很高興的消磨了半個黃昏，且使他得到了久未有過的新鮮的趣味。他想不到這戔戔一册的兒童書會有如此的魔力。下面是從一部給英美兒童看的雜誌裏選出的兩幅插圖，我們的兒童世界曾介紹進來過。我們看第一幅是兒童們——熊夫人幼稚園裏的兒童們——在水裏游泳，恐怕沈下水去，所以各個孩子身上都繫一個輕氣球，但是鷄兒的身體太輕了，反被輕氣球吊在空中，孩子們都很驚恐。第二幅是孩子們去追

鷄兒。你們看，一個個的孩子是多末神氣活現，象兒，虎兒，猴兒，猪兒麒麟兒等等，又是多末有趣的人物。難怪兒童們得到了這一部東西便要爭着看了。底下再有一幅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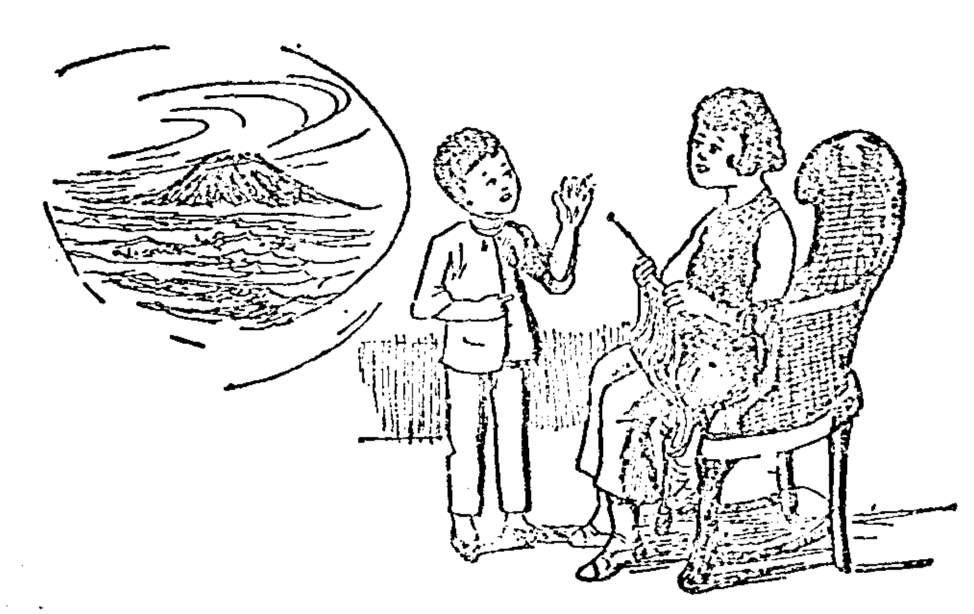


是一部美國版的安徒生童話集的插畫本文的題目是姆指林娜；這幅畫寫的是姆指林

娜陷在鼠穴中，有一個鼠正在遊說她，要她嫁給一個有錢的鼹鼠為妻。這幅畫，你們看，是多末可迷人呀。假使我們完全不懂得這個故事，我們只看見圖上是：一個小女孩坐在那裏紡紗，一個神情活現的鼠從箱中取出一件件的衣服，向她誇揚着，誘引着，說道：「當你做了鼹鼠的妻子，你將要沒有一樣缺乏。」那時，我們要不要引動了要看這故事的心？我們要不要被迷惑於這幅畫的可愛的新鮮與趣味？

「當你做了鼹鼠的妻子，你將要沒有一樣缺乏。」

底下是一幅中國兒童書中的插圖；一個孩子對他母親說着一件故事，他母親是坐在一張椅上聽着，手裏做着絨線活計；他所講的故事彷彿是有關於海與山的，也許竟是一件冒險故事吧。在全圖上看來，其結構眞是壞極；在畫着兩個人的一幅圖中，忽於圖角畫着一個圓圈，圈內有山有海；這將取如何的聯絡呢？如果我剛才不說是孩子對他母親說着山與海的故事，則大家將永不能猜得到這圓圈內的山與海，會與這大圖有關的。也許將有人懷疑，這是做圖者的偶不小心，竟把絕不同的兩個圖厮混在一處了。再講到人物之姿勢，那眞太可笑了。母親坐着的姿勢，一無是處，裏邊的一隻脚，臃腫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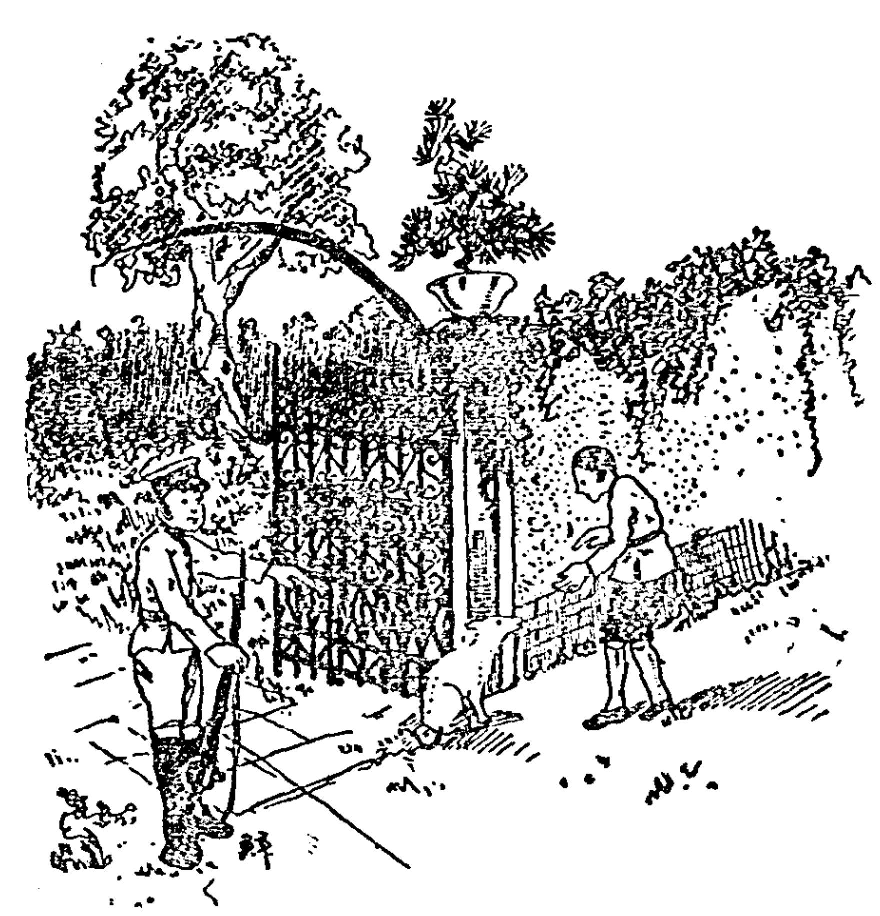


堪，兩隻手也畫得太不成樣子，最妙的是，她的眼和嘴，竟是那樣的醜呀。打絨衫的鐵針，也長得太可怕了；椅子也不像一張椅子，椅背是不成形的；看是籐椅，那椅背的籐條，已經七歪八倒了。孩子更可笑，站着不像一個活動的人，兩隻手，一隻太大，一隻太小，手掌伸張開來的一隻手，太大得可怕，與全身完全不能相稱。再者母親的眼似審視着對面的一個什麼東西，孩子的眼光則高擡着，似在注視着牆上的一幅什麼名畫，全不像是在講着故事。像這樣的不成樣子的畫，也居然能刊之書本中，未免有些太輕蔑我們的孩子的不懂好歹了。

底下再是一幅，也是中國某一部兒童書中的插圖，背景似是一家大住宅的門口；門口有一個巡捕，手執着步鎗在站崗，一個狗販子要走近門，正對一隻犬在說話；那巡捕伸手作勢，也似乎在張口說些什麼話，又似乎在禁止那狗販的向前走。那牆和門的佈置都不大合宜。巡捕執鎗的手和伸出的手都不成其爲人的手，全身也是死的，毫無活氣，狗販更可怕，雙手也太大；那隻犬則更爲畫得荒唐之至。你看牠，似猪，又似羊；我不說出是犬，誰

也不會猜得着是犬的。其尾巴細得尤爲可憐，其蹲坐則全無姿勢。此外小學教科書中也都是這樣的插圖！唉，這樣的插圖呀！試取來一較之歐美日本的兒童書的插圖，我們將有如何的感觸！不幸呀，不幸呀，我國兒童的眼福！

這原因半在於出版家之好貪「小便宜」，好雇用工價廉低的初出山的畫家，讓他們在亂畫亂塗；只要有人形，有物形畫出，就可以算是一張畫了；其他一半，則在於畫家的本身；較



好的畫家都似乎不屑從事插圖的工作，尤其不屑從事於兒童書的插圖。不知古來有名的畫家有多少是善於作插圖者，更不知近來有多少畫家是以畫兒童畫著名的。

救救孩子吧，諸位知道中國孩子們看慣了這種惡劣不成形的畫後，其影響將如何的壞？孩子們是容易騙得過的——也許他們竟知諸君所料，是不知好歹的——他們即知道了也不會提出抗議的，即有口頭或書面的抗議，也不會給諸君所知，即知亦不會爲諸君所採納的。然而我們却忍不住不來說幾句話！

救救孩子吧！兒童的教育並不是一件小事！

七　約克房屋中的抽水機

插圖在自然科學的書中，尤爲重要；有許多動植物，有許多器械工具，任用多少文字都說不大清楚的，只要用一幅圖，兩幅圖，便完全可以使學者豁然貫通了。這種偏於實用方面的插圖，本文不便多說。但我們也要有一個小貢獻，就是理科書的插圖也不妨畫得

有趣味些;死板板的以像眞,以準確爲這類插圖之極致,已非現在教育界之所讚許。近來英美出版的幾部史地書,其插圖是如何的饒有趣味呀!例如房龍(Von Loon)的人類的故事,其中的插圖便沒有一幅不好,然而他們卻俱不是從前史書中同樣之插畫,而另有一種生動活潑之意趣在着。又如從前的我的雜誌中,有好幾幅關於生理學的插圖,專用比譬來講演人體內的各器官的作用,講得又明瞭,又有趣。

我們當然不敢希望中國立刻就有這一類的好插圖出現,然而姑且在此提一提,也許會有幾個大畫家能注意到這種事,而暫放他的畫不朽之畫的畫筆,以從事於這種事業也難說。

〔附註一〕上文所說中國黃金時代及其後的戲曲小說的插圖,除本篇所附刊者外,多見于文學大綱及正在編輯之中國戲曲選中,這兩部書都是本文著者所編。

〔附註二〕上文所舉房龍的人類的故事,已有沈性仁女士的譯本,商務印書館出版。又我的雜誌之發刊本名"Book of Knowledge",者商務亦有中譯本,易名少年百科全書。

編輯者發刊詞

在這個急驟變動着的大時代裏，我們的責任是不很輕微的。我們既醒悟了以前一切的錯誤，我們要策劃着我們將來的正當的軌轍。

拿筆桿的人們，即向來被稱爲「士大夫」的一個階級，在過去的無數年代裏，確是一個特殊的階級，享用着一般平民所未曾享受過的政治與經濟上的特權。一般民衆都只有義務而無權利。而腆然自居於「四民」之首的士，卻只有權利而無義務，他們一旦穿上了「藍衫」，即一旦由農工商中被選拔出來之後，立即成了一個特殊的階級。他們不納稅，不服工役。他們是統治階級的候補人，「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在朝爲官，居鄉爲紳。這樣的一個階級，在更遠的時代，是貴族，而在二千年來便是「士」。

四民之首的「士」不僅握捉住政治經濟上的特權，更還獨佔着人間的知識與學問。

自詩人到經師，自醫士到幕客，自治河到救荒，又無不是「士」的事業。「士」在享用了政權之外，還永佔着社會上的賓與師的地位。

但一個大轉變的時代終於到了。這個大轉變的時代的到來，使「士大夫」的地位急驟的下降。他們整個的階級逐漸的崩壞了；他們的種種特權逐漸的被剝削了；他們的獨佔的一切東西也一一的被強讓出去了。他們由一個具有特權的統治階級，一變而成爲與一般民衆無殊的「民衆」之一部分；他們由崇高的賓師之位，跌落到成爲普通的被僱用者與自由職業者。他們由傲然自命的社會的柱石，一變而成爲大社會中隨波逐浪的平凡份子。

時代的推進，既使拿筆桿的人們失去了他們固有的崇高的地位，而同時因了新與資本勢力的一而再再而三的高壓，更使他們於失去了傳統的傲慢之外，發生了新的自覺。拿筆桿的人們開始明白，筆桿與算盤、犂耙、斧尺等等是同一的謀生的工具，並不比他們更高尚或更能幹。

他們明白傳統地位與特權的失去，不僅不足以惋惜，還更能使他們認識了眞實的社會的地位，確定了人類的生存的意義，與乎共同努力的方向與軌轍。他們是由二千年來可羞恥的地位解放出來了。由了這個解放，他們才回復了「人」的正常生活。

這當然應該感謝我們的這個大時代。但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又開始擺放在他們面前來。新興的資本勢力的壓迫，使拿筆桿的人們又遇到一個厄運。這個厄運如今正在開始，要變什麼式樣，我們實難預料。但有一點，我們是可以明白的，這種新的壓迫，只能增加了他們向前奮鬪的勇氣，與更淸楚的認識了自己的眞實的力量與責任，並不能絲毫搖撼到他們的自信與生存。

老實說，拿筆桿的人們，實在並不會忘卻他們的力量與責任。他們相信，人類社會之需要知慧也正和他們之需要食糧一樣的迫切；特別在今日文化落伍，知識未開的中國，拿筆桿的人們的責任，似乎比一切都更重要。一切科學知識，都未澈底的移殖進來，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還有待於將來的出現；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不識字的民衆，正嗷嗷待

哺的有待於最原始的啓蒙運動的進展。這都使拿筆桿的人們不能不日夕的感到「不足，」與發生要擔負了這些啓蒙運動與移殖事業的雄心的。爲了人類，爲了中國他們都是不能放棄了這些明顯的擺放在他們面前的責任的。

「編輯者們」祇是拿筆桿的人們裏的很微小的一部分人，但爲力雖微我們卻也並不願放棄了那些重要的責任，更不敢忽視了自己所擔負的職務與力量。

我們，一部分的編輯者們，是在全國最大的一個出版機關裏的。我們明白這個出版機關，由他的偉巨的印刷機上所播散出去的東西，是具有不能自知的偉巨的影響的。他可以發生了很大的良好的影響，也可以產出無限量的有毒的醜類。在過去的許多時代，他是戰戰兢兢謹愼小心的。他的動作雖並不很快，但卻是時時都不願意最小量的有毒之物傳播給社會的。這是可自信的一件事實。

現在，在迫切的知識的需要情形之下，我們更要使他充分的發展其可能的力量，以傳播移殖重要的科學文化的出版物與乎啓蒙運動的書籍圖表。我們更要就我們力之

所能及，督促監視着他，不使其爲了「利令智昏」而印刷任何有毒害的東西，我們要使他充分的善用其力。爲了這，我們或許要不客氣的批評當事者的舉措——但卻始終是站在我們的善意的督責的地位上的。

若有任何無理的新的壓迫，憑藉了資本勢力而加到我們的身上，則我們更將不惜任何犧牲與之周旋；決不退卻，決不反顧。而本刊便是我們的力量之一。但我們始終是要站在和平的立場上，低頭的做着我們所應該做的工作的。

在這個急驟變動着的大時代裏，我們的責任是不很輕微的。

評上海各日報的編輯法

一

在文學周報第八卷第八號上，有東生君的一篇封建勢力在報紙上，他已將上海的許多日報的眞相完全露佈出來了——自編輯先生以至派報公會。但我還有幾句話要說的；我不怕觸惱這一班依附在封建勢力之下生存着的編輯先生們，我只要說出我所最刺目痛心的幾條事實來。「忠言逆耳」幾位明達的老板們或編輯先生們或將因此而思有所改革吧。那眞不止是我一個人所希望着的！

二

上海各日報大致皆分爲第一張，第二張，第三張及第四張，每張各有一個編輯。第一

張最重要，是專電及要聞；這一張也有擴充至二張以上的，如新聞報，申報，第二張是各省各埠的新聞，第三張是本埠新聞，也有擴充至二張以上或另加「本埠增刊」的；第四張是「附張」，一名爲「報屁股」，也有另立名目，如學燈，青光，學海，快活林，自由談之類的。這四位編輯，各盡其責，不相爲謀；每夜，編附張的總先編好，先印，先走；編各省及本埠新聞的繼之；最重要的專電要聞的編輯是最後，他們總要等到最後的一批專電的來到；有時還要負看「大樣」的責任。所以，他們動身回家或就睡時，大約總已要東方微明了。

這種分工的辦法，乃是「最原始最幼稚的編輯法，」如東生君所評的。最可笑的是，「一則杭州的新聞，可以同時見於三張報紙，杭州的訪員，發一個專電，這是應該列入專電欄的，在第一張；倘若同時，那訪員寫了一篇通信，那便是國內新聞，在第二張，又如本埠關於此新聞事件，有了行動或消息，那末應該列入第三張本埠新聞欄。」我們要知道一件事實的詳細情形，非翻遍了三張報紙不可。又如，安徽屯溪的被匪洗刼事，專電中，間或有之；各省各埠新聞中也是有的，而本埠新聞中卻更滿載着屯溪同鄉的許多消息及他

們籌謀救濟的情形。我們如果對於此事關心一點，便非仔仔細細的從專電的第一個字看到本埠新聞的第末一個字的不可。不然，便準保你要失去很重要的消息。讀者的時間眞是太不値得看重的了！第四張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其中原是不大有時間性的東西，或帶學術性質，或給讀者消遣之用，其另外排列爲一張是在於情理之中的。

所以我們要請求老板們或編輯先生們，將這種地方主義的編輯法，根本的改革一下；重要的事件，不分本外埠都要列於第一張，登不下時，可以續見於第二張，第三張，如大陸報他們的辦法，從前時事新報彷彿曾這樣的辦過一時，不知後來爲什麼忽然的又變更了。時報只有兩張，本埠一張，專電及各省要聞一張，在本埠的一張，又有全報的總標題，比較得算是最醒目些。

三

本埠新聞的着重，是一個很好的消息；僅在這個地方，我們乃能看出近一二年來的

日報與從前的日報不同的編輯方法來。無論如何，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至於有人詬病他們之中充滿了奸盜殺人以及自殺的新聞；那並不是他們的過失，乃是這個可詬病的社會供給他們以這許多事實，而使他們不能不照實的登出的。任何這種事件，假定有一件在倫敦或紐約諸大都市發生時，怕不各家報館都發一個第一張的全幅，例如綁票，或在鬧市上因鈔把子與強盜開火，而槍殺了幾個平民之類！但不知如何，我見了這些新聞，總覺得有些痛心。這種痛心卻不在於事實上，而在新聞記者的敍述態度上。桌上有十八年四月十二日的幾份日報，且隨手舉一個例吧；時報本埠新聞欄裏，有一個標題是「救火忙，五處報警；」一個「忙」字用得如何的俏刻可惡！又，時事新報的第三張，有一個標題是，「嘒彼小星，悔已無及，」內容敍的是：「婦人陶周氏訴其夫將伊遺棄，不顧贍養。原告於前年年底，嫁與被告。據被告說，並無妻室，不料過門後，得悉被告已有大婦。然木已成舟，悔之無及，祇得退居妾媵之列」云云，這樣的一件可以引起一個社會問題的案件，編輯者卻輕薄的加上了「嘒彼小星，悔已無及，」八個大字，眞是不知其是何心肝！這些，

還不算是什麼呢；甚至有自殺的，還說他死得好，有決鬪得頭破血出的，還說他們有運氣，不曾被殺，被汽車撞傷或死了，還說他自不小心，從綁票匪窟中逃出來，還說這是綁票的損失；遇強盜刼去了衣服金錢，還賀他不曾受傷。像這樣的可痛心的新聞，一天總有一二件，讀者且自己留神去看看吧！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有血與情的人！隔岸看火，吶喊稱快；䑓觀殺人，拍掌歡呼，難道我們的民族眞是這樣的一個不可救藥的民族麼？我不能相信，也不忍相信！

四

這種輕薄的以他們的死傷不幸當作自己的說笑資料的態度，尤充分的發揮於所謂「報屁股」的附張之下。無論什麼嚴重的問題，一到了他們的手上口中，便都成了嬉笑怒駡的或竟漠然無所動心的說風涼話的賣錢文章的題材。試舉幾個可以令人髮指的例子，第一例見於十八年四月十日的新聞報快活林：

外交上的今昔

獨鶴

濟案解決了。崔士傑等到濟南。坐着花車。掛着青天白日旗。當地各團體。都來歡迎。日本人也來歡迎。這種情形。不但當局者覺得神旺氣壯。便是我們新聞記者紀着這段事。也似乎覺得筆底下很有些兒氣概。

可是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到另外一則消息。便是蔡公時的夫人。正在那裏請求恤款。撫育遺孤。蔡夫人在這個時候。有斯請求。不知大家對於此舉。又將發生何等感觸。

同一交涉員。同一山東交涉員。有的悲慘。有的風光。這件事就外交論。雖非勝利。總算有相當的成績。然而就個人論。也祇能說是有幸有不幸。總之彼一時。此一時。蔡公時只是不得其時。因此大倒厥霉。

在大家很高興的時候定要提起敗興之事。似乎覺得無趣。但中國人有一個毛病很不好。便是太健忘。往往偶然得着些兒高興。就要忘記了以前的敗興。其實高興

之事。不可沒有。敗興之事。也不可過於善忘。再進一步說。須要不忘敗興之事。纔可以永遠保得住這個高興。形勢是時時變遷的。問題也是刻刻要提防的。前事不忘。事後之師。從正面說。是亡羊亟須補牢。從反面說。卻是事後關門門也要關得愈緊愈好。（原文）

「當地各團體都來歡迎，日本人也來歡迎。這種情形，不但當局者覺得神旺氣壯，我們新聞記者記着這段事，也似乎覺得筆底下很有些兒氣概。」嗚呼濟案的結束，乃結束於這樣的一種有「氣概」的文章，結束於這樣的「神旺氣壯」的情形之下乎？我不忍讀下去，我也不忍多說下去！

第二例見於十八年四月九日的新聞報快活林：

雋語　　珊

毛雨樓因婚姻不自由。憤而自殺。各報社會新聞。均載其事。照他的姓名。可以成一詩句云。「小樓一夜毛毛雨。」祇可惜「毛毛雨」之後。未接唱「妹妹我愛你。」便因此

犧牲了一條性命。

以此等自殺的慘聞作爲「雋語」已極可訝的了！乃還以自殺者的姓名爲游戲而稱之曰：「小樓一夜毛毛雨。」作者豈是一位有心肝的人？編者又豈是一位有心肝的人？我不敢相信，我國的人，特別是新聞記者，乃竟無同情心至此！至於梁啓超死了之後，附張的插圖作者，乃畫一個鬼門關，幾個已死的鬼，向梁招手曰：歡迎，歡迎！這已是習見不怪的事了！

附張編輯者的缺乏常識，也是至可詫怪的事。怪胎鬧鬼之事，時見記載；最無根據的劍客俠士的消息，也常有詳盡的報告。此外，中醫的神效，西人的怪事，以及五六十年前筆記中所常有的神怪記載，也無不應有盡有。例如，（這個例又是從快活林中來的，（四月二十三日）不是別的報上沒有這類消息，乃是快活林中這類消息特別的多。）

廣東新會發現田魚寶　譚觀成

新會爲粵中五大名縣之一。亦山明水秀之鄉。所產甜橙。著名遐邇。頃接該地友人來書言。縣城之沙堤橋河中。於四月八日發現田魚寶一顆。緣是地向爲漁夫捕魚

區域。有漁夫名鍾濂者。亦屬老顧客。是日鍾於垂網時。忽見千萬魚蝦。羣集一處。鍾入水兜捕之。魚蝦紛紛遠竄。俄頃又聚。鍾甚以爲異。乃搜撈其地。得一石。重可十斤。滌去泥汙。石色淡青。鱗甲斑斑。絕類金魚。即懷之歸。越日。爲某骨董家以二十五元易去。事爲縣教育局得悉。斷定是石爲寶物。應歸公家保存。現正在交涉中。稽考縣誌。載沙堤橋。某名士曾題之曰紫水漁舟。引爲新會八景之一。相傳河橋底恆有石像魚名「田魚寶」者出現。嗣遭漁夫識破盜去。魚蝦遂漸減少云云。則是石殆爲田魚寶無疑矣。亟錄之以待識者考證。

稍有常識的人便知道這種消息是無意識的，不足登載的，然而快活林的記者卻居然將牠登載了，「還要亟錄之以待識者考證」

在附張上又常常看見一班酒囊飯袋記者們的聚餐消息及被請赴宴的消息。這種消息，記載的是他們這一批東西的瑣屑的諸謔與其無意識的舉動（例如「一親芳澤」之類）眞是極形極狀的寫，也顧不得讀者在鄙夷，在發嘔。這一批酒囊飯袋的記者們，大

約除了僕僕出征去盡他們的酒囊飯袋的任務之外，也便別無所有，別無所能的了。酒囊飯袋不去，新聞界的新光是決不會出現的！潔身自好，有意於擡高或實現新聞記者的責任的人（無論他已是或將是新聞記者）將如何聯合起來以打倒他們呢？

五

附張的罪狀，言之不盡，還是掉轉頭來再去說說正張的事吧。一翻開報紙來，我們便常看見編次的不得法，大事小事的不分，或竟大小顛倒，將大事作爲小事，含糊過去。試舉最小的一件實證：每天或隔幾天的日報上不是都有所謂「第〇次中央常會」的消息麼？這個消息所重要的在什麼地方呢，到底是在出席列席的人呢？還是在他們所討論，所議決的事呢？讀者請先仔細想想，然後再去看報，報上所載的原來是着重在出席列席的人，而不着重在所討論所議決的事的。無論如何重要議決案，記者一律以五號字登出，而對於出席的胡漢民，孫科，陳果夫……列席的劉紀文，古應芬——卻一律以三號大字登

出！這不是大小事顛倒是什麼！這不是不明事理是什麼！

其他文章敍述之如何千篇一律，毫無生意，評論短作之如何架空取巧，不痛不癢，都是大家所已十分明白了的，這裏也不必多說。總之，「老槍記者」的雅號是不僅僅要送給天天寫些「雙宿雙飛，儼若夫婦」或「男女均屬無恥」的可憐的本埠訪員的，又上海的報紙至今還沒有應用標點符號，也還不用國語文，這也是值得愼重的向總經理們總編輯們提起的事。

封建勢力在報紙上（附錄）

一

在歐美或日本，大概一天明，報紙就已到讀者的手中，所以一般人看報的時間，多在床上起身的頃刻，或者在飲早茶的時候，或者在到辦公室和學校的路上。因爲過了七八時，便是辦事的時間，沒有讀報的餘裕。若夫公事旣畢，下午五六時回轉家中，則有晚報，日報的消息到了此時，已過時了。

但是，在中國，即如就新聞事業中心的上海來說，報紙由派報人送到讀者的手中，普通多在九時至十時左右。要上學校或者至辦公室去的，在這時候，早就忙碌的在治事了，所以看報的時間，不得不移至午飯後或晚間回家時。老實的說一句，上海的報紙，雖然是每天早晨出版，其性質却等於午報或晚報。然而這也只限於中文報紙，外國報紙却不如

此，是很早很早就到讀者手中的，使讀者於每天的早晨即知道本地及國內外的新聞，以後得安心的去治事上課。

這是什麼緣故呢？著者曾在內地辦過報，內地的印刷不及上海的優良，工人也不及上海的技巧，所以日報成爲晚報，照例須下午二三時始能到讀者手中。本來，在淸晨四五時上機印刷，到七八時，有一二千份出來也可以分給本地的讀者，但是因爲有派報工會，報紙不能由報館自己分送，須待全部印好交給工會，由工會彙齊各報的報紙，分送給小販與派報人。報紙的分派是壟斷在工會當中，所以每天遂非至二三時不能出版了。

上海的情形也如這樣，各報的報紙雖然是很早就出版，當六七時的時候，已有人在馬路上零星售賣，但是因爲須經過獨占的派報人的分配，常年定閱的讀者却非至九十時看不到報紙。這還是讀者自己向派報人定閱，倘若直接向報館去定，那末由郵局寄交，簡直非至下午不可，有時還要看隔日報。自然，這完全是派報工會壟斷報紙的分派所致，而我們讀者因報館當局不知設法改革，遂不得不忍受此種種的不便。

派報工會，由其字面而看，這是資本主義發達後的團結，然而就其性質與組織言，却完全是封建社會的一種基爾特。這借着工會的名義，代表封建勢力，阻止報紙的自由發展。所以新聞事業如欲圖謀發展，第一應當打倒此封建勢力的組織，由各報館自己雇人或設立派報所分派報紙。這樣，日報纔配稱是日報！

二

上海雖說是我國新聞事業的中心，但是上海的報紙，老實說，我却沒有一種滿意，第一因爲派報工會的壟斷，每天須到九十時始能到手，就給我一個極深的惡感。所以我爲早一點知道新聞起見，審定外國報，像字林西報上海日日新聞似的英日帝國主義的報紙。但是有許多新聞，到底是外報所不載的，所以我仍舊定了一份申報和時報。

上海大報大概不下六七種，我的定閱申報和時報，並不是因爲申報和時報比別的報好。上海的報紙，我敢大膽的說一句，都是在水準以下的東西。我定申報，目的還是爲看

廣告。時報，或者有人以其圖畫爲他報所無，這是時報的特色，但我却決不是爲的時報的特色而定時報，反之，像那些結婚照片和死屍的攝影，還是使我覺得肉麻難受，質言之，我是因爲向來定閱時報，以因襲的關係，所以仍舊繼續下來的。

申報時報以外的報紙，有幾種是官報與半官報，我根本不相信這官字除了造謠欺人陰謀搗亂以外，有別種意義，所以無論其價値怎樣便宜，標語說得怎樣好，我却不願化這寃枉錢。除此，還有一種是新聞報，就印刷言，不及申報，但是就新聞題，則申報有時似不及新聞報。兩者實是同樣的糟糕，惟新聞報偏重於商業方面，且舊勢力亦更爲濃厚，所以我卒棄新聞報而取申報。然而若遂謂申報優於新聞報，却未必然。質言之，這都不外是封建勢力的巢穴，是同樣與時代思潮相反背的。何以見之？最明白的便是新文化運動已許多年，這新文化運動是表示文字從封建的古文形式中的解放，是工商階級對封建勢力的束縛的一種反抗，但是到現在，有幾家報紙採用那最形式的表面的改革——新式標點符號？至於此外，更不消說全是封建勢力的表現了。

三

第一先說編輯方面。各報的編輯，便是爲封建觀念所支配，充滿着地方主義的，這是最原始的幼稚的編輯法。而上海的一般新聞記者以此自誇的。

譬如就申報說罷，一則杭州的新聞，可以同時見於三張報紙，杭州的訪員發一個專電，這是應該列入專電欄的，在第一張；倘若同時，那訪員寫了一篇通信，那便是國內新聞，在第二張，又如本埠關於此新聞事件有了行動或消息，那麼應該列入第三張本埠新聞欄，報館的編輯，只圖自己省事，却不知道讀者因爲如此要化多少時間！倘若這樣以地方觀念一分類，便可以算是編輯，這樣的編輯，我想排字工人亦優爲之，然而上海的報紙却多的是這樣編輯先生！——沒有思想，沒有常識，不知道事情的大小重要，什麼事到了手，便是這樣一分類。

然而最不通的是所謂社會新聞。上海的小報，因爲專記載私人的隱事，或者造謠以

敲竹槓，是給人認爲下流無恥者之所爲的。近年以來，因爲我們的國民政府，檢查新聞的本領，比軍閥時代還高明，於是大報噤若寒蟬，而小報則反盛銷。大報的編輯，知道迎合社會的醜惡心理，有這樣的効果；於是自時事新報作俑於前，其他報紙，亦俱先後抽出奸殺戀愛綁票的事件，利用動人的標題，名曰社會新聞。像新聞報竟用二號字特標其名，我眞不知道其與本埠新聞之所載有什麼不同，難道一定要屬於社會黑暗方面的才配說是社會新聞？報館編輯之無常識於此可見。

但是這種小報化的現象，一般報館的編輯，方自以爲革新，那裏知道這是報紙的墮落！

四

再就記載方面來說，報館編輯的心目中，也完全是封建的觀念，他們只知道個人，不知道社會，更不知道有所謂民衆。所以這樣的報紙，即使辦得很好，充乎其極不過是爲個

人捧場的東西，况且還說不到一好字！

我們試打開報紙來看罷，可說差不多全是爲一般政治職業者作起居注的。譬如某某出外行獵，得一鹿，這值得什麼希罕，報館的訪事却拍專電報告，編輯先生也不知翦裁，照樣用三號字登出。又如一般政治職業者之往來滬寧，在他們不過因爲南京生活苦，反正火車有民脂民膏供給，用不着化錢，樂得到上海租界，託洋大人的福來舒服一下，然而報館的編輯却特闢要人行蹤一欄，我眞不知道除了捧場以外，還有怎樣重大的新聞價值！

在從前軍閥時代，各地通信對於政治情形——如社會經濟，在報館編輯向來是不知道有其存在的——尙有相當的論述因果關係的記載，然而近來這種通信也沒有了，現在是報紙已等於從前北京政府的公報。這種現象的造成，我要說是封建勢力的露骨的表現。

本來報紙的出現，是資本主義發展時的現象，在封建時代根本沒有報紙。封建時代，

一切權力都在君主貴族手中，人民沒有自由，當然不敢肆其批評，當然也就沒有主持輿論的報紙，那時所有的只是記載君主貴族的行動的政府公報。迨至資產階級勢力張大，於是乃有所謂德謨克拉西的政治，有黨派的區分，執政的黨借報紙來宣傳其主張，在野的黨則利用民衆的不滿，攻擊執政者，批評執政者，以張其黨的聲勢。這樣，報紙乃成爲代表輿論的機關。然而現在的報紙怎樣呢？不但沒有分析政治關係的記載，簡直連評論也沒有，現在是比軍閥時代更退步了一世紀！

五

中國報紙最可憐的現象是國際新聞一欄。因爲中國自己沒有國際的通信社，國際新聞，全恃路透，東方，電通，聯合，合同這幾家的供給。——蘇俄曾有一家通信社，現在大概以反俄的緣故不用了，——加以一般報館的編輯，又不知剪裁，於是凡在篇幅所許的範圍以內，通信社送多少報紙便登多少，通信社若不送這新聞，報紙也就沒有，上海的報紙，

這樣遂成爲外國通信社的喉舌是給英美日諸帝國主義宣傳德意的機關。

譬如，就英皇生病的消息來說罷，這消息雖重要，但是我覺得記載其因病不能親政事，於是成立攝政會議，這樣，已儘夠了，何必天天照着路透社登今天有無轉機，今天脈膊若干等等無聊新聞。須知新聞的價值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在他們英人，英皇病訊成爲非常重要，但是我們中國人民，在沒有做英人的奴隸以前，却是不相關的新聞——即使做了英人的奴隸，我想英皇病訊，無論如何，怕比他們英人不重要一點罷。

不過這也要原諒我們的報館編輯，他們所知道的是按地方區域分類，是有消息便盡篇幅登載出去，要和他們談新聞的編輯，請慢一慢，等一世紀後再說！

六

封建勢力最濃厚的部分，怕要算上海報紙的附張了。如申報的「自由談」與新聞報的「快活林，」便是其代表類型。

報紙的主旨，因爲要主持公論，宣傳主張，於是有評論，因爲要溝通社會，於是有新聞消息的記載，同時，更爲與人以智識，使人得有優良的消遣與娛樂起見，乃有附張。即附張的編輯是有兩種目的，灌輸智識與消遣時光。上海報紙的灌輸智識的學術性質的附張，當新文化運動時，曾盛極一時，現在，時事新報的「學燈」是油盡燈乾，暗淡無生氣，民國日報的「覺悟」大概因爲覺了已好幾年，有點睡眼惺忪，陷於沈迷狀態。此外，除申報曾出過星期增刊以外，根本不曾有學術性質的附刊。——至如申報的「常識」則我實不知其學術性質何在，其程度正與我不懂那位常識的編輯先生的「人生」觀一樣。

但是除了時報，上海報紙却沒有種不有一專資消遣的附刊。其中所載的是什麼東西呢？紅男綠女才子佳人的小說，約居八分之一，此外便是捧伶人，捧電影明星的文字，還有則爲那種不値識者一笑的談相說命，扶乩占卦，以及記載鬼怪的東西，質言之，完全是封建思想的結晶！不但此也，這與小報同其性質，以迎合社會的醜惡心理爲唯一目的。

於此，還有一張附刊要說的，那便是申報的廣告補白——「藝術界」。這附刊的篇

幅，完全以廣告地位爲伸縮，廣告多時，「藝術界」便沒有地位，這現象本已少見，然而更可怪的，這附刊，並只限於本埠定報的讀者，外埠的人在申報老板想來大槪都是不懂此補白藝術的了。

七

記得什麼人曾說，國民常識的總量，有十分之八是從報章雜誌得來。故以這樣重要的傳播文化的利器，乃操於一般滿是封建思想，沒有常識沒有眼光的編輯者之手，其影響於國民生活當然是非常之大的。革命既不是單純的打倒軍閥的政治革命，當然還有別的意義。倘若只是單純的打倒軍閥，那末其性質，實無異於歷代的易姓革命，完全係一種統治階級內部的爭奪戰，與一般人民無關。但是這樣的革命，在二十世紀的今日，已爲時勢所不許。爲免除再蹈軍閥混戰的覆轍起見，現在是應當深入，對整個的封建勢力作戰。報紙，在這時候，便是在思想上掃蕩封建的觀念的，這負着一種文化革命的使命。所以，

爲澈底的完成革命起見，打破爲封建報閥所把持的宣傳機關，實是非常的必要。

然而要使報紙眞能完成掃蕩封建勢力，建設民主政治的文化上思想上的使命，言論出版的自由也是非常必要，因爲以報紙的記載，不但可使各地的意見能夠溝通，打破封建時代的地域觀念，並且以人人都有其表示所見的自由，乃能形成堅强的輿論，以實行民主的政治。歐美現在的民主政治——雖然是布爾熱華的德謨克拉西——便是從封建的君主貴族的勢力下，標榜着自由的口號奮鬬來的。

現在，掃蕩封建勢力，建設民主政治的工作是橫在我們面前，我們怎樣呢？則第一步著者要大膽的說，應當摧毀此封建勢力所憑依的報紙！

我們在 ATHOS 上

——一篇小小的序文——

阿托士 Athos 這個名字，凡讀過大仲馬的名著俠隱記（即三個火槍手）的，大約都會記住他，而現在這個名字却應用在我們的船上。還有波托士，達達南呢，他們也都是這個M. M.公司的郵船。這船是阿托士第二，還有阿托士第一是不幸於一九一七年五月在地中海沈沒了。我們的餐廳的壁上還樹著一塊銅牌，寫著那次犧牲者的姓名。

阿托士第二，新造不久，載重二萬四千噸，在大海中駛著，據我們這幾天的經歷，並不怎麼顛簸，大約與我們坐長江船時所受的顛簸差不多。我們船上的生活很安適，沒有一個曾感到旅行的苦。有一個餐廳，可以供我們當書房用，每人獨據一張餐桌，便如獨據了一張書桌。

我們是五個人。

船已到了大海，夜色灰闇了，墨黑了，天上陰沈沈的不見一粒星光。海濤微微的撫拍著船旁，微微的作響，如母親之搖著她兒子的搖籃，低唱著催眠歌，小浪沫時時在艙洞所射出的圓光中跳躍著。遠遠的地方，有幾座燈塔，間隔的發出光明，如在互相答語。大家默默的躺在甲板上放著的藤椅上。

我們是在 Athos 上。

天是五月的夜天，天地是東海之中央。

「你們寫些東西不好麽？」學昭記起了春臺和她說的這一句話，把牠重說著。

寫些東西！那是我們所時常最願意做的工作。我們如頑童似的往往東塗西抹著。如今在此很可寫作些東西的情境中，還會不寫麽？

學昭首先提了筆去寫；中道在畫著；元度在躊躇著，預備捉住一個最好的題材；兆淇在他的日記中寫了一段，又扯去。我在很忙的寫著信，還未想到寫些什麽好。

後天早晨可以到達香港。

我們要把我們所寫的東西，在香港第一次寄回給親愛的國人和親友。第二次也許在西貢，也許更遠些。

我們離開了中國，我們的心愈縈念著中國。我們在可以允許我們寫些東西的環境中寫作著，告訴我們的親愛的親友和讀者以我們在 Athos 上所感到的，所想到的，所見聞到的。我們什麼都寫。

這是第一次。以後還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我們是五個人，五個人寫的畫的想的東西還不會集成一本薄薄的冊子麼?

離別

一

別了，我愛的中國，我全心愛著的中國，當我倚在高高的船欄上，見著船漸漸的離岸了，船與岸間的水面漸漸的闊了，見著許多親友揮著白巾，揮著帽子，揮著手，說著 Adieu！聽著鞭礮劈劈拍拍的響著，水兵們高呼著向岸上的同伴告別時，我的眼眶是潤溼了，我自知我的淚點已經滴在眼鏡面了，鏡面是模糊了，我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動！

船慢慢的向前駛著，沿途見了停著的好幾隻灰色的白色的軍艦。不，那不是懸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的，他們的旗幟是「紅日」，是「藍白紅」，是紅藍條交叉著的聯合旗，是有星點紅條的旗！

兩岸是黃土和青草，再過去是兩條的青痕，再過去是地平上的幾座小島山，海水蕩

盈盈的照在夕陽之下，浪濤如頑皮的小童似的跳躍不定。水面上現出一片的金光。

別了，我愛的中國，我全心愛著的中國！

我不忍離了中國而去，更不忍在這大時代中放棄每人應做的工作而去，拋棄了許多親愛的勇士們在後面，他們是正用他們的血建造著新的中國，正在以純摯的熱誠爭鬭著，奮擊著。我這樣不負責任的離開了中國，我眞是一個罪人！

然而我終將在這大時代中工作著的，我終將爲中國而努力，而呈獻了我的身，我的心；我別了中國，爲的是求更好的經驗，求更好的奮鬭的工具。暫別了，暫別了，在各方面爭鬭著的勇士們，我不久即將以更勇猛的力量加入你們當中了。

當我歸來時，我希望這些懸著「紅日」的，「藍白紅」的，「有星點紅條」的，「紅藍條交叉著」的一切旗幟的白色灰色的軍艦都已不見了，代替他們的是我們的可喜愛的懸著我們的旗幟的偉大艦隊。

如果他們那時還沒有退去中國海，還沒有爲我們所消滅，那末，來，勇士們，我將加入

你們的隊中，以更勇猛的力量，去壓迫他們，去毀滅他們！

這是我的誓言！

別了，我愛的中國，我全心愛著的中國！

二

別了，我最愛的祖母、母親、妹妹以及一切親友們！我沒有想到我動身得那末匆促。我決定動身，是在行期前的七天；跑去告訴祖母和許多親友們，是在行期前的五天。我想我們的別離至多不過是兩年三年，然而我心裏總有一種離愁堆積著。兩三年的時光，在上海住著是如燕子疾飛似的匆匆滑過去了，然而在孤身棲止於海外的遊子看來，是如何漫長的一個時間呀！在倚閭而望遊子歸來的祖母母親們和數年來終日聚首的愛友們看來，又是如何漫長的一個時期呀！祖母在半年來，身體又漸漸的回復康健了，精神也很好，所以我敢於安心遠遊。要在半年前，我真的不忍與她相別呢！然而當她聽見我要遠別

的消息時，她口裏不說什麼，還很高興的鼓勵著我，要我保重自己的身體，在外不像在家，沒有人細心照應了，飲食要小心，被服要蓋得好些，落在床下是不會有人來拾起了；又再三叮囑著我，能夠早回，便早些回來。她這些話是安舒的慈愛的說著的，然而在她慢緩的語聲中，在她微蹙的眉尖上，我已看出她是滿孕著難告的苦悶與別意。不忍與她的孩子離別，而又不忍阻擋他的前進，這其間是如何的躊躇苦惱，不安！人非鐵石，誰不覺此！第二天，第三天，她的筋痛的舊病，便又微微的發作了。這是誰的罪過：行期前一天的晚上，我去向她告別；勉強裝出高興的樣子，要逗引開她的憂懷別緒；她也勉強裝著並不難過的樣子，這還不是她也怕我傷心麼？在強裝的笑容間，我看出萬難遮蓋的傷別的陰影。她強忍著呢！以全力忍著呢！母親也是如此，假定她們是哭了，我一定要棄了我離國的決心！一定的！這夜臨別時，我告訴她們說，第二天還要來一次。但是，不，第二天，我決不敢再去向她們告別了。我真怕搖動了我的離國的決心！我寧願負一次說謊的罪，我寧願負一次不去拜別的罪！

岳父是眞希望我有所成就的，他對於我的離國，用全力來贊助。他老人家僕僕的在路上跑，爲了我的事，不知有幾次了！托人，找人幫忙，換錢……都是他在忙著。我不知將如何說感謝的話好！然而臨別時，他也不免有戚意。我看他扶著筬，在太陽光中，忙亂的碼頭上站著，揮著手，我眞的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許多朋友，親戚……他們都給我以在我預想以上之幫忙與親切的感覺，這使我更不忍於離別了！

果然如此的輕於言離別，而又在外遊蕩著，一無所成，將如何的傷了祖母，母親，岳父以及一切親友的心呢！

別了，我最愛的祖母以及一切親友們！

三

當我與岳父同車到商務去時，我首先告訴他我將於二十一日動身了。歸家時，我將

這話第二次告訴給箴，她還以爲我是與她開開玩笑的。

『那裏的話！眞的要這末快動身麽？』

『那一個騙你，自然是眞的，因爲有同伴。』

她還不信，搖搖頭道：『等爸爸回來問他看。你的話不能信。』

岳父回家，她眞的去問了。

『那裏會假的；振鐸一定要動身了，只有六七天工夫。快去預備行裝！』他微笑的說著。

箴有些愕然了，『爸爸也騙我！』

『並沒有騙你，是一點不假的事。』他正經的說道。

她不響了，顯然的心上罩了一層殷濃的苦悶。

『鐸，你爲什麽這樣快動身？再等幾時，八月間再走不好麽？』箴的話聲有些生澀，不如剛纔的輕快了。

一天天的過去，我們倆除同出去置辦行裝外，相聚的時候很少。我每天還去辦公，因爲有許多事要結束。

每個黃昏，每個淸晨，她都以同一的凄聲向我說道：『鐸，不要走了吧！』

『等到八月間再走不好麽？』

我躊躇著，我不能下一個決心，我眞的時時刻刻想不走。去年我們倆一天的相離，已經不可忍受了，何況如今是兩三年的相別呢？

我眞的不想走！

「淚眼相見覺無語幽咽，」在別前的三四天已經是如此了。每天的早餐，我都咽不下去，心上似有千百重的鉛塊壓著，說不出的難過。當護照沒有簽字好時，箴暗暗的希望著英法領事拒絕簽字，於是我可以不走了。我也竟是如此的暗暗的希望著。

當許多朋友請我們餞別宴上，我曾笑對他們說道：『假定我不走呢，吃了這一頓飯要不要奉還？』這不是一句笑話，我是眞的這樣想呢。即在整理行裝時，我還時時的這樣

暗念著：『姑且整理整理，也許去不成。』

然而護照終於簽了字，終於要於第二天動身了。

只有動身的那一天早晨，我們倆是始終的聚首著。我們同倚在沙發上。有千萬語要說，却一句也都說不出，只是默默的相對。

箴嗚咽的哭了，我眼眶中也裝滿了熱淚。誰能吃得下午飯呢！

碼頭上，握了手後，我便上船了，船上催送客者回去的鈴聲已經丁丁的搖著了。我倚在船欄上，她站在岳父身邊，暗暗的在拭淚。中間隔的是幾丈的空間，竟不能再一握手，再一談話。此情此景，將何以堪！最後，岳父怕她太傷心了，便領了她先走。那臨別的一瞬，她已經不能再有所表示了，連手也不能揮送，只慢慢的走出碼頭，她的手握著白巾，在眼眶邊不停的拭著。我看著她的黃色衣服，她的背影，漸漸的遠了，消失在過道中了！

「黯然魂消者惟別而已矣！」

Adieu! Adieu!

歷。

希望幾個月之後——不敢望幾天或幾十天，在國外再有一次「不速之客」的經歷。

「別離」那眞不是容易說的！

海燕

烏黑的一身羽毛，光滑漂亮，積伶積俐，加上一雙剪刀似的尾巴，一對勁俊輕快的翅膀，湊成了那樣可愛的活潑的一隻小燕子。當春間二三月，輕颸微微的吹拂着，如毛的細雨無因的由天上洒落着，千條萬條的柔柳，齊舒了他們的黃綠的眼，紅的白的黃的花，綠的草，綠的樹葉，皆如趕赴市集者似的奔聚而來，形成了爛熳無比的春天時，那些小燕子，那末伶俐可愛的小燕子，便也由南方飛來，加入了這個雋妙無比的春景的圖畫中，為春光平添了許多的生趣。小燕子帶了他的雙剪似的尾，在微風細雨中，或在陽光滿地時，斜飛於曠亮無比的天空之上，唧的一聲，已由這裏稻田上，飛到了那邊的高柳之下了。再幾隻卻雋逸的在粼粼如縠紋的湖面橫掠着，小燕子的剪尾或翼尖，偶沾了水面一下，那小圓暈便一圈一圈的蕩漾了開去。那邊還有飛倦了的幾對，閑散的憩息於纖細的電線上，

——嫩藍的春天，幾支木桿，幾痕細線連於桿與桿間，線上是停着幾個粗而有致的小黑點，那便是燕子，是多末有趣的一幅圖畫呀！還有一家家的快樂家庭，他們還特爲我們的小燕子備了一個兩個小巢，放在廳梁的最高處，假如這家有了一個匾額，那匾後便是小燕子最好的安巢之所。第一年，小燕子來住了，第二年，我們的小燕子，就是去年的一對，他們還要來住。

「燕子歸來尋舊壘，」還是去年的主，還是去年的賓，他們賓主間是如何的融融泄泄呀！偶然的有幾家，小燕子却不來光顧，那便很使主人憂戚，他們邀召不到那末雋逸的嘉賓，每以爲自己運命的蹇劣呢。

這便是我們故鄉的小燕子，可愛的活潑的小燕子，曾使幾多的孩子們歡呼着，注意着，沈醉着，曾使幾多的農人們市民們憂戚着或舒懷的指點着，且曾平添了幾多的春色，幾多的生趣於我們的春天的小燕子！

如今，離家是幾千里，離國是幾千里，托身於浮宅之上，奔馳於萬頃海濤之間，不料却見着我們的小燕子。

這小燕子，便是我們故鄉的那一對，兩對麼？便是我們今春在故鄉所見的那一對，兩對麼？

見了他們，遊子們能不引起了，至少是輕煙似的，一縷兩縷的鄉愁麼？

海水是皎潔無比的蔚藍色，海波是平穩得如春晨的西湖一樣，偶有微風，只吹起了絕細絕細的千萬個粼粼的小縐紋，這更使照晒於初夏之太陽光之下的、金光燦爛的水面顯得溫秀可喜。我沒有見過那末美的海！天上也是皎潔無比的蔚藍色，只有幾片薄紗似的輕雲，平貼於空中，就如一個女郎，穿了絕美的藍色夏衣，而頸間卻圍繞了一段絕細絕輕的白紗巾。我沒有見過那末美的天空！我們倚在青色的船欄上，默默的望着這絕美的海天；我們一點雜念也沒有，我們是被沈醉了，我們是被帶入晶天中了。

就在這時，我們的小燕子，二隻，三隻，四隻，在海上出現了。他們仍是雋逸的從容的在

海面上斜掠着，如在小湖面上一樣海水被他的似剪的尾與翼尖一打，也仍是連漾了好幾圈圓暈。小小的燕子，浩莽的大海，飛着飛着，不會覺得倦麼？不會遇着暴風疾雨麼？我們眞替他們擔心呢！

小燕子却從容的憩着了。他們展開了雙翼，身子一落，落在海面上了，雙翼如浮圈似的支持着體重活是一隻烏黑的小水禽在隨波上下的浮着，又安閑，又舒適。海是他們那末安好的家，我們眞是想不到。

在故鄉，我們還會想像得到我們的小燕子是這樣的一個海上英雄麼？

海水仍是平貼無波，許多絕小絕小的海魚，爲我們的船所驚動，羣向遠處竄去；隨了他們飛竄着，水面起了一條條的長痕，正如我們當孩子時之用瓦片打水鏢在水面所劃起的長痕。這小魚是我們小燕子的糧食麼？

小燕子在海面上斜掠着，浮憩着。他們果是我們故鄉的小燕子麼？

啊，鄉愁呀，如輕煙似的鄉愁呀！

"A LA MER!"

海水漸漸的由淡藍而轉成綠色了，茫茫的水天相接的圓形，漸漸的也有了幾個孤島砥立在天與水之間了。對面，遠處，有一座龜形的山『新嘉坡快到了！』一位同舟的華僑說，『過了這兩座龜山，便是新嘉坡了；你沒有看見麼，這邊是一座，那面還有一座山呢。』他是生長在新嘉坡的，對於這邊情形極熟悉。我們的 Athos，速率漸漸的減少了，幾乎是停在龜山之口了。淡綠色的海水，溫和的躺在船的四周，小浪時時輕拍着船邊。遠遠的，在小輪舟與山岩之間，水面上突然的浮出幾片的如小孩玩的小木船或紙船的一類東西來。我們很驚奇，不知這些東西是那裏飄泊來的，大海上怎麼會有這樣的玩具飄流着？這幾片小艇，却漸漸的，漸漸的，近了，近了，更近了。上面還載着一個人呢！他們用了一支小槳，向 Athos 的方向駛來。你們有聽見過「瓜皮小艇」這句話麼？我想，一定是有的。你

們有見過所謂「瓜皮小艇」麼？我想，一定沒有的，至少是不多。這些小舟，才可算是眞眞的瓜皮小艇呢。他們用極薄極輕的木料造成，其寬度只可以容得下一個人坐，其長度不到八尺，在海上飄着飄着，似乎一陣小浪沫，便可以把他們吞沒下去了。時時有海水擁擠或濺流到艇裏去，駕艇者便極伶俐的用雙足把水潑出艇外了。他們到了Athos的船邊，都停住了，許多人倚在船欄上望着。我不知他們是爲什麼來的。"A la mer!""A la mer!"他們這樣的叫道。有幾個人便拋下一二銀角子在海中。立刻，有一個駕艇者一翻身便撲沒入水中了。你們有見過青蛙爲人足音所驚時的噗咚一聲跳入池中麼？你們有見過青灰色的老鶴，縮頸的立在漁船頭上，漁夫一聲號令，便咚咚的都落到河中去捕魚的樣子麼？你們有在河岸邊偶然的見過一隻兩隻黑色的水獺，由岸洞中極迅速的潛進水裏麼？如果你們見過的，那末，你們便可想像出這些駕艇者撲入水中時的身段的靈敏與漂亮了！如一條魚，如一個海鷗似的，一眨眼間，水花兒一陣潑攪着，他們便又鑽出水面了。一隻手揩去頭上的水，一隻手舉出所掠得的銀角給我們看。隨即伶俐的攀上了小艇，

在水上掠得了他的小槳，將銀角向艇頭一拋便又向我們仰首高叫道"A la mer!""A la mer!"

我曾在船上賣得一打的途中風景速寫畫，其中有一幅是畫着幾個黑炭色的孩子立在船欄上向下跳入水中，上面標着"A la mer!"幾個字，我們知道這是他們求乞的一法，"A la mer!"乃是到海中去的意思，是求人把錢拋到海中由他們拾去。但畫上寫的是"Djebont"不料我們很早的在新嘉坡便見到這個景象了。

這些駕艇者都是馬來人，有的穿着紅綠衣服，有的亦裸着。有幾個水手把銅元拋下去，但他們搖搖頭並不肯下水去拾。這銅元便等於廢物的聽其自然的沈到海底了。我們大家都以為這是很新奇的情景，拋了不少錢下水去。他們差不多不能拾掠起是一種例外，每次都是拾掠得起的。有一次，一個小銀角拋下水中好一會兒了，一位馬來人方才從容的翻身入海。我們以為他一定是檢不到了。不料，隔了一會，水花一濺，他上來了，手中執的却是那個角子！

沒有多久，大家拋角子的興致減少了，而馬來人駕了小艇而來者更多。他們高叫道：Madame, "A la mer!" 而無論 madame, monsieur, 却都默默的望着他們；僅只偶然的有一二銀角向水中落下。於是同時便有好幾個人翻身下水去檢拾他。檢拾着的，意氣揚揚；他，檢拾不着的，懊喪不已。這不是小的「名利場」麼？

下午，我們上岸走了一會。歸來時，他們還有許多在那裏叫着："A la mer!" 大多數還是早晨的那幾個。他們見好久沒有人把錢拋下，便很無聊的用小槳打着小皮球，往來拋擲着。聽說，有的時候，小艇多時，往往列成了兩排，在打着球。可惜這次只有兩個人打着。其餘的人，有帶了一個小孩子，眞眞的小，看來還不到三四歲呢，他也會跳下海去，也會檢拾銀角。然而並沒有人因爲這小孩的緣故而多拋下幾個錢去。還有一隻小艇上，船頭蹲着一隻小猴。別一隻小艇上的人，故意把水花濺到牠身上，牠便搖搖身體，把水珠潑去了。

夕陽映着水面紅紅的，東方的雲彩，奇幻得可愛。我們的船已吹了氣笛，將開行了。這些小艇，才漸漸的，一隻隻的，如疾箭似的，向岸駛去，消失在夕陽的金光中。

大佛寺

祝福那些自由思想者!

掛了黃布袋去朝山，瘦弱的老婦，嬌嫩的少女，誠樸的村農，一個個都虔誠的一步一挨的，甚至於一步一拜的，登上了山；口裏不息的念着佛，見蒲團就跪下去磕頭，見佛便點香點燭。自由思想者站在那裏看着笑着，『呵，呵，那一班愚笨的迷信者，』一個藍布衣衫，拖着長辮的農人，一進門便猛拜下去，幾乎是朝了他拜着，這便他嚇了一跳，便打斷了他的思想。

幾個教徒，立在小教堂門外唱着讚美詩，唱完後便有一個在宣講「道理，」四周圍上了許多人聽着，大多數是好事的小孩子們，自由思想者經過了那裏，不禁嗤了一聲，連站也不一站的走過了。

幾個教徒陪他進了一座大禮拜堂。禮拜堂門口放了兩大石盆，盛着聖水，教徒們用手蘸了些聖水在胸前畫了一個十字，便走進了。大殿的四周都是一方一方的小方格，立着聖像，各有一張奇形的椅子，預備牧師們聽懺悔者自白時用的。那裏是很莊嚴的。然而自由思想者是漠然淡然的置之。

祝福那些自由思想者！

然而自由思想者果眞漠然淡然麼？

他嗤笑那些專誠的朝山者，傳道者，燒香者，懺悔者；眞的！然而他果眞漠然淡然麼？

不，不！

黃色的圍牆，莊嚴的廟門，四個極大的金剛神分站左右。一二人合抱不來的好多根大柱，支持着高難見頂的大殿；香煙繚繞着；紅燭熊熊的點在三尊金色的大佛之前，籤筒的嗒的嗒的作響，時有幾聲低微的宣揚佛號之聲飄過你的耳邊。你是被圍抱在神祕的偉大的空氣中了。你將覺得你自己的空虛，你自己的渺小，你自己的無能力；在那裏你是

與不可知的運命，大自然，宇宙相見了。你將茫然自失，你將不再嗤笑了。

尖聳天空的高大建築，華麗而整潔的窗戶，地板，雄偉的大殿，十字架上是又苦楚，又慈悲的耶穌，一對對的純潔無比的白燭燃着。殿前是一個空棺，披罩着繡着白十字的黑布，許多教徒的屍體是將移停於此的。靜悄悄的一點聲響也沒有；連蒼蠅展翼飛過之聲也會使你聽見。假使你有意的高喊一聲，那你將見你的呼聲凄楚的自滅於空虛中。這裏，你又被圍抱在別一個偉大的神祕的空氣中了。你受到一種不可知的由無限之中而來的壓迫。你又覺得你自己是空虛，渺小，無能力。你將茫然自失，你將不再嗤笑了。

便連幾縷隨風飄蕩的星期日的由禮拜堂傳出的風琴聲，讚歌聲以及幾聲斷續的由寺觀傳到湖上的薄暮的鐘聲，鼓聲，也將使你感到一種壓迫，一種神祕，一種空虛。

那些信仰者是有福了。

呵，我們那些無信仰者，終將如浪子似的，如秋葉似的萎落在飄流在外面麽？

我不敢想，我不願想。

我再也不敢嗤笑那些專誠的信仰者。

我怎敢踏進那些「莊嚴的佛地」呢？然而，好奇心使我們戰勝了這些空想，而去訪問科侖布的大佛寺。

無涯的天，無涯的海，同樣的甲板，餐廳，臥房，同樣的人物，同樣的起，餐，散步，談話，睡，眞使我們厭倦了；我們渴欲變換一下沈悶空氣。於是我們要求新奇的可激動的事物。

到了科侖布，我們便去訪問那久已聞名的大佛寺。我們預備着領受那由無限的主者，由莊嚴的佛地送來的壓迫。壓迫，究之是比平淡無奇好些的。

呵，呵，我們預備着怎樣的心情去瞻仰這古佛，這偉佛，這只有我們自己知道。

到了！一所半西式的殿宇，灰白色的牆，並不莊嚴的立在南方的晚霞中。到了！我有些不信。那不是我們所想像的「佛地，」沒有黃牆，沒有高殿，沒有一切一切，一進門是一所小園，迎面便是大臥佛所在的地方。我們很不滿意，如預備去看一場大決鬭的人，只見得了平淡的和解之結局一樣的不滿意。我們直闖進殿門。剛要揭開那白色嵌花的門簾時，

一個穿黃色的和尚來阻止了。『不，』他說，『請先脫了鞋子。』於是我們都坐到長櫈上脫下了皮鞋，用襪走進光滑可鑑的石板上。微微的由足底沁進陰涼的感觸。大佛就在面前了。他慈和的倚臥着，高可一二丈，長可四五丈，似是新塑造的，油漆光亮亮的。四周有許多小佛，高鼻大臉，與中國所塑的羅漢之類面貌很不相同。『那都是新的呢，』同行的魏君說。殿的四周都是壁畫，也似乎是新畫上去的。佛前有好些大理石的供桌，桌上寫着某人獻上，也顯然是新的。

那不是我們所想像的大佛寺裏的大臥佛！

不必說了，我們是錯走入一個新的佛寺裏來了！

然而，光潔無比的供桌，堆着許多許多「佛花，」神祕的花香，一陣陣撲到鼻上來時；有幾個土人，帶了幾朵花來，放在桌上合掌向佛，低微的念念有詞；風吹動門簾，那簾上所繫的小銅鈴，便叮令作聲。我呆呆的立住，不忍立時走開。即此小小的殿宇，也給我以所預想的滿足。

我並不懊悔；那便是大佛寺，那便是那古舊的大臥佛！出門臨上車時，車夫指着庭中一個大圍欄說『那是一株聖樹。』聖樹枝葉披離，已是很古老了。樹下是一個佛龕，龕前一個黑衣婦人，伏在地上默默的禱告着。

呵，怕吃辣的人，嘗到一點辣味已經足夠了。

阿剌伯人

阿剌伯人曾給世界——至少是歐洲——的人類以強大的戰慄過；那些騎士，跨着阿剌伯種的壯馬，執着長槍，出現於無邊無際的平原高原上，野風剛勁的吹拂着，黃草垂倒了他們的頭，而這些壯士們凜然的向着朝陽立着，威美而且莊嚴，便連那映在朝陽下的黑影子也顯得堅定而且勇毅。啊，那些阿剌伯人，那些人類之鷹的阿剌伯人！

據說，如今長槍雖然換了火槍，他們的國土雖然被掠奪於他人之手，然而他們却還不減於前的勇鷙，尤其是關於刦盜的事；沙漠上如飆風似的來掠刦了旅客的寶物，又如飇風似的隱去的，是阿剌伯人；沿口岸做着偸盜欺詐的種種不規則的事的，又是阿剌伯人。據說，阿剌伯人是那末可怕，你身邊只要帶了一百個佛郎，他便可以看上了你，把這些錢奪了去，還把你的衣服剝了一個光。又，據說，由上海到馬賽的一道長程的海行，就等於

我們國內的長江旅行，一路上都要異常的謹愼，一不小心，便要使你失去了那旅行費，使你如魚失了水一樣的狼狽異常，不僅驚惶的至於臉變了色。不用說，那又是阿剌伯人幹的把戲。

啊，好不可怕的阿剌伯人！雖然這「懼怕」不大等於那中古時代人類所感到的戰慄。

船由東而西，快要轉折而北了，停泊的地方是亞丁。啊，亞丁，那是阿剌伯人的大本營呀！一路上，托天的福，總算一點沒有損失什麽，如今却不能不更爲注意了。

上船來的是賣雜物的黑人，那細細的黑髮，緊緊的拳曲在頭上，那皮膚黑得如漆，顯得那牙齒更爲可怕的白。夾雜在這些黑人之中的是阿剌伯人，有的瘦而微黑，有的肥胖若豬，頭上戴的是紅氈的高帽子；他們是不異於印度人的，是不異於我們故鄉的人的，是不異於日本人的；他們並不可怕。他們將那捐着的毛布，駝鳥毛扇子等等陳列在我們之前，笑嘻嘻的在邀致生意。

那還是執長槍，跨壯馬，馳騁於戰場之下的阿刺伯人麽？

我想起來了，那天在新加坡，爲我們趕馬車的和慈老頭子，他並不斷斷爭價，多給了半個銀角，便笑嘻嘻的道謝的，也正是這個樣子的人，也正是一個阿剌伯人呀！

啊，好和善可親的阿剌伯人！

我們上了岸，亞丁却給我們以一個恐怖。太陽如一個絕大的火球，投射下無限的熱氣在我們身上。地上是一片的黄土，絕無一株綠草可見，與香港，西貢，新加坡，科侖布的情形絕不相同，那黄色的地土，也反射出無限的熱氣；在這上下交迫之間，我們步行不到十幾步，便渾身是汗了。汗衫是溼透了，而額上的汗水儘由帽緣溜出，流得滿臉都是。要用手去揩，而手背已是津津的若剛由水中伸出似的溼了。前面是一片小公園，很有布置的植種了許多樹木；那樹木是可憐的瘦小，那樹木的枝葉是可憐的憔悴。左面是一帶商店，店後便是奇形可怪的山岩，隻草片苔不生的山岩，而店的隙處，便是一條通過山中而至「城內」的道路。那道路是那末峻峭蕪詭，不禁的使同行者連聲叫道：

『不要走過這條路去；當心那阿剌伯人要剝我們衣服去！』

眞的，在這樣的山路裏剝去了一二個由萬里來的過客的衣服，算得了什麼一會事！我們的「恐懼」便再伸出牠的頭來。

然而我們在寂寂悄悄的海濱大道上走着，除了洒水運貨的駱駝車，除了騎在小驢子上的小阿剌伯人，除了兜攬生意的汽車夫之外，一點也沒遇到什麼。我們匆匆的歸來，能在「阿托士」離開亞丁之前，趕得上船，還虧得是他們的指導。

那些阿剌伯人，那些和善的阿剌伯人，他們勇鷙之心，威壯之氣，難道已隨了時光之飛逝而消磨淨盡麼？

第二天清晨，「阿托士」又停泊在耶婆地了。照樣的上來許多戴紅氈帽的阿剌伯人，以及頭髮拳曲的黑人，照樣的笑嘻嘻的在招攬生意。有好幾個阿剌伯人，捐了笨大的布包，黑的白的駝鳥毛扇子，由三層樓的頭等艙甲板下到我們的甲板上來；梯口已用一個短鐵欄阻住了。一位「侍者」坐在梯後。他見這一隊阿剌伯商人下梯來，便立起來，用

破椅上拆下的木條，猛敲他們幾下。有幾下是敲在梯級上了，有幾下是敲在他們的腿上他們一個個見了這突如其來的打擊，便惶急得驚慌得不得了。一個個都匆急的跨過短欄去。看那惶恐的樣子呀，唉，我眞有些不忍！然而最猛重的一下却敲在一位瘦長的老頭子手指上。他痛得只是把手來搖抖，而捐的貨物又笨大，一時不易跨過短欄。他心愈惶急，而愈不易跨過。在這時，他身上又着了一二下木條子。我把頭回轉了不忍看；我望着柔綠的海水，幾隻海鷗正呱呱若泣的啼着飛過去。我再回頭時，他已經立在我們的甲板上，不住的撫摩着那一隻被猛敲的手，還用口來吻潤着。而他的臉上眼中，還依樣的和善，一點也看不出恨怒的凶光。

我不知怎樣的，心上突感着一種難名的苦楚和悲戚。

我面前現出一隊的騎士，跨着阿刺伯種的壯馬，執着長槍，出現於無邊無際的平原高原上，野風剛劲的吹拂着，黃草垂倒了他們的頭，而這些壯士們凛然的向着朝陽立着，威美而且莊嚴，便連那映在朝陽下的黑影子也顯得堅定而且勇毅。

啊，啊，這些阿剌伯的商販們便是他們的苗裔麼？
我不能相信，我不忍相信！

同舟者

今天午餐剛畢，便有人叫道：「快來看火山，看火山！」

我們知道是經過意大利了，經過那風景秀麗的意大利了；來不及把最後的一口咖啡喝完，便飛快的跑上了甲板。

船在意大利的南端駛過，明顯的看得見山上的樹木，山旁的房屋。轉過了一個灣，便又看見西西利島的北部了；這個山峽，水是鏡般平。有幾隻小舟駛過，那舟上的搖櫓者也可明顯的數得出是幾個人。到了下午二時，方才過盡了這個山峽。

啊，我們是已經過意大利了，我們是將到馬賽了；許多人都欣欣的喜色溢於眉宇，而我們，我們是離家遠了，更遠了！

啊，我們是將與一月來相依爲命的「阿托士」告別了，將與許多我們所喜的所憎

的許多同舟者告別了。這個小小的離愁也將使我們難過。眞的是，如今船中已是充滿了別意了；一個軍官走過來說：

『明天可以把椅子拋在海上了。』

一個葡萄牙水兵操着同我們說的一般不純熟的法語道：

『後天早上，再會，再會！』

有的人在互鈔着各人的通信地址，有的人在寫着要報關的貨物及衣服單，有的人在忙着收拾行裝。

別了，別了，我們將與這一月來所托命的「阿托士」別了！

在這將離別的當兒，我們很想恰如其眞的將我們的幾個同舟者寫一寫；他們有的是曾給我們以許多幫忙，有的是曾使我們起了很激烈的惡感的。然而，謝上帝，我是自知自己的錯誤了；在我們所最厭惡者之中，竟有好幾個是使我們後來改變了厭惡的態度的。願上帝祝福他們！我是如何的自慚呀！我覺得沒有一個人是壓根兒的壞的。我們應該

愛人類，愛一切的人類！

第一個使我們想起的是一位葡萄牙太太和她的公子。她是一位眞胖的女子，終日喋喋多言。自從香港上船後，一班軍官便立刻和她熟悉了，有說有笑的，態度很不穩重。許多正人君子，便很看不起她。在甲板上，在餐廳中，她立刻是一個衆目所注的中心人物了。然而後來我們知道她並不是十分壞的人。在印度洋大風浪中的幾天，她都躺在房中沒出來。也沒人去理會她——飯廳中又已有了一個更可注目的人物了，誰還理會到她。這個後來的人物，我下文也要一寫——據說，她暈船了，然而在頭暈脚輭之際，還勉強的掙扎着爲她兒子洗衣服。剛洗不到一半，便又輭輭的躺在床上輕嘆了一口氣。她同我們很好。在暈船那幾天，每天旁晚，都借了我的藤椅，躺在甲板上休息着。那幾天，剛好魏也有病，他的椅子空着，我自然是很樂意的把自己所不必用的椅子借給她。她坐慣了我的椅子，每天都自動的來坐。她坐在那裏，說着他的丈夫；說着她的跳舞，『別看我身子胖，許多人和我跳舞過的，都很驚詫於我的「身輕如燕」呢；』還說着她女兒時代的事；說着她剖了

肚皮把孩子取出的事；說着她兒子的不聽話而深爲嘆息。她還輕聲的唱着，唱着。聽見三層樓客廳裏的隱約的音樂聲，便雙脚在甲板上輕蹬着，隨了那隱約的樂聲。船過了亞丁，是風平浪靜了，許多倒在床上的人都又立起來活動着。魏的病也好了。我於每日午晚二餐後，便有無椅可坐之感，然而我却是不能久立的。於是躊躇又躊躇，有一天黃昏，只得向她開口了：

「夫人，我坐一會椅子可以不可以。」

她立刻站起來了，說道：「拿去，拿去！」

「十分的對不起！」

「不要緊，不要緊。」

我把我的椅子移到西邊坐着，我們的幾個人都在一處。隔了不久，她又立在我們附近的船欄旁了。且久立着不走。我非常難過，很想站起來讓她，然怕自此又成了例，只得躊躇着，躊躇着，這些時候是我在船上所從沒有遇到的難過的心境。然而她終於走開了。自

此，她有一二天不上甲板。還有一頓飯是房裏吃的。後來，即上了甲板，也永遠不再坐着我們的椅子。

我一見她的面，我便難過，我只想躲避了她。

她的兒子 Jim 最初也使我們不喜歡。一臉的玩皮相，我們互相說道：『這孩子，我們別惹他吧。』眞的，我們一個人也不曾理他。他只同些軍官們鬧鬧。隔了好幾天，他也並不見怎麼愛鬧。我開始見出我的錯誤。到西貢後，船上又來了二個較小的孩子。Jim 帶領了他們玩，也不大欺負他們。我們看不出他的壞處。在他的十歲生日時，我還爲他和他母親照了一個相。然而他母親却終於在這日沒有一點舉動，也沒有賣一點禮物給他。在這一路上，沒有見他吃過一點零食，沒有見他哭過一聲；對母親也還順和。別人上岸去，帶了一包一包東西回來，他從來沒有鬧着要；許多賣雜物的人上船來，他也從不向他母親要一個兩個錢來買。這樣的孩子還算是壞麼？我頗難過自己最初對他之有了厭惡心。學昭女士還說——她本是與他們同一個房間的——每天早晨起來時，或每晚就寢時，這

個孩子，一定要做一回禱告；這個小小的人兒，穿着睡衣，赤着足兒，跑在地上箱上，或板上，低聲合掌的念念有詞；念完了，便睜開眼望着他母親叫了聲『媽！』這幅畫夠多末動人！

一位白髮蕭蕭的老頭兒，在西貢方才上船來；他的飯廳上的座位，恰好可以給我們看得見。我不曉得他已有了多少年紀，只看他向下垂掛着的白鬚，迎着由窗口吹進來的風兒，一根根的微飄着；那樣的銀鬚呀，至少增加他以十分的莊嚴，十二分的美貌。他沒有一個朋友，鎮日坐着走着，精神彷彿很好。過了好幾天，他忽然對我們這幾個人很留意。他最先送了一個禮物來，那是由他親手做成的，一個用線和硬紙板剪綴成的人形，把線一拉手足便會活動着。紙上還用鋼筆畫了許多眉目口鼻之類。老實說，這人形並不漂亮，然而這老人的皺紋重重的手中做出的禮物，我們却不能不慎重的領受着，慎重的保存着。他很好事，常常到我們桌子上來探探問問。什麼在他都是新奇的；照相機也要看看，餅乾也要問這是中國的或別國的；還很詫異的看着我們寫字；我寫着橫行的字，這使他更奇怪：『是中國字麼？中國是直行向下寫的。』直到了我們告訴他這是新式的寫法，他方才

無話；然而「詫異」似還掛在他的眉宇間。有一天，他看見一位穿着牧師的黑衣的西班牙教士來探望我們，他一直注目不已。這位教士剛走出飯廳門口，他便跑來殷殷的查問了：『是中國人麼？是天主教牧師麼？』人家說，老人是像孩子的。這句話眞不錯。他簡直是一位孩子。聽說——因爲我沒有看見——那幾天他執了剪刀，硬紙板，針和線，做了不少這些活動的人形分給同飯廳的孩子們。然而沒有一個孩子和他親熱。軍官們，少年們，太太們，沒有一個人理會他。這幾天，他是由房裏取出一個袋子來，獨自坐在椅上，把袋子裏的絨線長針都搬出，在那裏一針一針的編織着絨線衣衫。他織得眞不壞！這絨線衫是做了給誰的呢？我猜不出，我也不想猜。然而我每見了這位白髮蕭蕭而帶着童心的孤獨的老人，我便不禁有一種無名的感動。

一位瘦瘦的男人，和一位瘦瘦的他的妻，最惹我們討厭。第一天上船，他們的一個小孩子便啼哭不止，幾乎是整夜的哭。徐袁魏三位的房門恰對着他的房門。他們談話的聲音略高，那瘦丈夫便跑來干涉，說是怕擾了孩子的睡眠。他們門窗沒有放下，那瘦丈夫又

跑來說，有女太太在對門不方便。這使他們非常的氣憤。那樣瘦得只賸皮和骷髏的臉，唇邊兩撇烏濃的黑髭子，一見面便使人討厭。後來，他們終於遷居了一個房間。彷彿孩子也從此不哭了。他們夫妻倆似乎也很沈默，不大和人說話，我們也不大理會他。他們那兩個孩子可眞有趣。大的女孩不過五歲，已經能夠做事了；當她母親暈船的那幾天，她每頓飯總要跑好幾趟路，又是麵包，冷水，又是菜。我見了那小小的人兒，小小的手兒，愼重其事的把大盆子大水杯子捧着，走過我的面前，我幾乎要脫口的說道：『小小的朋友，讓我替你拿去了吧。』當然，這不過是一瞬間的幻想，並沒有眞的替她拿過。他們的小女孩子，那是更小了，須有人領着，才會在甲板上走。她那雙天眞的小黑眼，東方人的圓圓的小臉，常常笑着看着人。我不相信，她便是那位曾終夜啼哭過的孩子。

再有，上文說起過的那位胖女人；她也是由西貢上船來的。我不是說過了麼，有了她一上船，那位葡萄牙太太便失了爲軍官們所注意的中心人物麼？她胖得眞可笑，身重至少比那位葡萄牙的胖太太要加重二分之一。她終日的笑聲不絕，和那些軍官玩笑得更

為下流。我們不由得不疑心她是一個妓女。那些和她開玩笑的軍官，都是存心要逗她玩玩的，只要看他們那樣的和同伴們擠小眼兒便可見。然而她似乎一點也沒有覺到這些。她是真心真意的說著，笑著，唱著，鬧着，快樂着，不惜以她自己為全甲板全飯廳的人的笑料。沒有一個人見了她不搖搖頭。她常不穿襪子，裸着半個上身，半個下身，拖着一雙睡鞋，就這樣的入飯廳，上甲板。啊，那肥胖到褶掛下來的黃色肌肉，走一步顫抖一下的，使我見了幾乎要發嘔。我躺在籐椅上，一見她走過便連忙閉了眼不敢望她一下。沒有一個同舟的人比之她使我更厭惡的。有一次，她忽然和一位兔臉兒的軍官，大開玩笑。她收集了好幾瓶的未吃的紅酒，由這桌到那桌的收集着，儘往兔臉軍官那兒送去。兔臉軍官立了起來，滿懷抱都是酒瓶。他做的那副神情真使人發笑。於是全飯廳的人都拍了掌。從這一天起，她便每天由這桌到那桌的收集了紅酒往兔臉軍官那兒送去。只有我們這個桌子，她沒有來光顧過；她往往望着我們的酒瓶，我們的酒瓶早已空了。有一天，隔壁桌兒上的軍官，故意的把水裝滿了一瓶放在我們桌上。她來取了，倒還機伶，先倒來一試，說道「水，」又

還給我們了。總算我們的桌上，她是始終沒有光顧過。後來，船到了波賽，不知什麼時候她已上岸了。她的座位上換了一個討厭新聞記者，而飯廳裏不復聞有笑聲。

講起兔臉軍官來，我也覺得了自己的錯誤，有一天，他在 Lavatory 門口對我說了一聲『Bon Jour』我勉強的還了一聲。然而他除了和胖女人鬬趣外，並無別的討厭的事。在甲板上，他常常帶領了幾個孩子們玩耍，細心而且體貼。Jim 連連的揑了他的紅鼻子，他並不生氣，只是笑嬉嬉的，還替兩個孩子造了兩個小車，放在滿甲板上跑。他總是嬉嬉笑的，對了我總是點頭。

啊，在這裏人是沒有討厭的，我是自知自己的錯誤了。

然而那瘦臉的新聞記者，那因偸錢而被貶入四等艙而常到三等艙來的魔術家，我卻是始終討厭他們的。

不，上帝原諒我，我沒有和他們深交，作與他們也有可愛之處而爲我們所不知道呢！

還有許許多多的軍官，同伴，幫忙我們不少的，早有別的人寫了，我且不重複，姑止於

此。

我在此，得了一個大教訓，是：人都是好的。

宴之趣

雖然是冬天天氣却並不怎麼冷，雨點淅淅瀝瀝的滴個不已，灰色雲是瀰漫着；火爐的火是熄下了，在這樣的秋天似的天氣中，生了火爐未免是過於燠煖了。家裏一個人也沒有，他們都出外「應酬」去了。獨自在這樣的房裏坐着，讀書的興趣也引不起，偶然的把早晨的日報翻着翻着，看看牠的廣告，忽然想起去看 Merry Widow 吧。於是獨自的上了電車，到派克路跳下了。

在黑漆的影戲院中，樂隊悠揚的奏着樂，白幕上的黑影，坐着，立着，追着，哭着，笑着，愁着，怒着，戀着，失望着，決鬭着，那還不是那一套，他們寫了又寫，演了又演的那一套故事。

但至少，我是把一句話記住在心上了：

「有多少次，我是餓着肚子從晚餐席上跑開了。」

這是一句雋妙無比的名句；借來形容我們宴會無虛日的交際社會，眞是很確切的。

每一個商人，每一個官僚，每一個略略交際廣了些的人，差不多他們的每一個黃昏，都是消磨在酒樓菜館之中的。有的時候，一個黃昏要趕着去赴三四處的宴會。這些忙碌的交際者眞是妓女一樣，在這裏坐一坐就走開了，又趕到別一個地方去了，在那一個地方又只略坐一坐，又趕到再一個地方去了。他們的肚子定是不會飽的，我想。有幾個這樣的交際者，當酒闌燈炧，應酬完畢之後，定是回到家中，叫底下人燒了稀飯來堆補空腸的。

我們在廣漠繁華的上海，簡直是一個村氣十足的「鄉下人」；我們住的是鄉下，到「上海」去一趟是不容易的，我們過的是鄉間的生活，一月中難得有幾個黃昏是在「應酬」場中度過的。有許多人也許要說我們是「孤介」，那是很清高的一個名辭。似我們實在不是如此，我們不過是不慣徵逐於酒肉之場，始終保持着不大見世面的「鄉下人」的色彩而已。

偶然的有幾次，承一二個朋友的好意，邀請我們去赴宴。在座的至多只有三四個熟

人，那一半生客，還要主人介紹或自己去請教尊姓大名，或交換名片，把應有的初見面的應酬的話訥訥的說完了之後，便默默的相對無言了。說的話都不是有着落，都不是從心裏發出的泛泛的，是幾個音聲，由喉嚨頭溜到口外的而已。過後自己想起那樣的敷衍的對話，未免要爲之失笑。如此的，說是一個黃昏在繁燈絮語之宴席上度過了，然而那是如何沒有生趣的一個黃昏呀！

有幾次，席上的生客太多了，除了主人之外沒有一個是認識的；請教了姓名之後，也隨卽忘記了。除了和主人說幾句話之外，簡直的無從和他們談起。不曉得他們是什麼行業，不曉得他們是什麼性質的人，有話在口頭也不敢隨意的高談起來。那一席宴，眞是如坐針氈；精美的羹菜，一碗碗的捧上來，也不知是什麼味兒。終於忍不住了，只好向主人撒一個謊，說身體不大好過，或是說還有應酬，一定要去的。——如果在謠言很多的這幾天當然是更好托辭了，說我怕戒嚴提早，要被留在華界之外——雖然這是無禮貌的，不大應該的，雖然主人是照例的殷勤的留着，然而我却不顧一切的不得不走了。這個黃昏實

在是太難挨得過去了！回到家裏以後，買了一碗稀飯，即使只有一小盞蘿蔔乾下稀飯，反而覺得舒暢，有意味。

如果有什麼友人做喜事，或壽事，在某某花園，某某旅社的大廳裏，大張旗鼓的宴客，不幸我們是被邀請了，更不幸我們是太熟的友人，不能不到，也不能道完了喜或拜完了壽，立刻就托辭溜走的，於是這又是一個可怕的黃昏。常常的張大了兩眼，在尋找熟人。好容易找到了，一定要緊緊的和他們擠在一處，不敢失散。到了坐席時，便至少有兩三人在一塊兒可以談談了，不至於一個人獨自的侷促在一羣生面孔的人當中，惶恐而且空虛。當我們兩三人在津津的談着自己的事時，偶然抬起眼來看着對面的一個坐客，他是悽然無侶的坐着；大家酒杯舉了，他也舉着；菜來了，一個人說：『請請，』同時把牙箸伸到盤邊，他也說『請請，』也同樣的把牙箸伸出。除了吃菜之外，他沒有目的，菜完了，他便侷促的獨坐着。我們見了他，總要代他難過，然而他終於能夠終了席方才起身離座。

宴會之趣味如果僅是這樣的，那末，我們將咒詛那第一個發明請客的人；嗑酒的趣

味如果僅是這樣的，那末，我們也將打倒杜康與狄奧尼修士了。

然而又有的宴會却幸而並不是這樣的；我們也還有別的可以引起嗑酒的趣味的環境。

獨酌，據說，那是很有意思的。我少時，常見祖父一個人執了一把錫的酒壺，把黃色的酒倒在白磁小杯裏，舉了杯獨酌着；喝了一小口，眞正一小口，便放下了，又拿起筷子來夾菜。因此，他食得很慢，大家的飯碗和筷子都已放下了，且已離坐了，而他却還在舉着酒杯，不匆不忙的嗑着。他的吃飯，尙在再一個半點鐘之後呢。而他嗑着酒，顏微酡着，常常叫道：『孩子，來，』而我們便到了他的跟前。他夾了一塊只有他獨享着的菜蔬放在我們口中，問道：『好吃麼？』我們往往以點點頭答之。在孫男與孫女中他特別的喜歡我，叫我前去的時候尤多。常常的，他把有了短髭的嘴吻着我的面頰，微微有些刺痛，而他的酒氣從他的口鼻中直噴出來。這是使我很難受的。

這樣的，他消磨過了一個中午和一個黃昏。天天都是如此。我沒有享受過這樣的樂

趣，然而回想起來，似乎他那時是非常的高興，他是陶醉着，爲快樂的霧所圍着，似乎他的沈重的憂鬱都從心上移開了，這裏便是他的全個世界，而全個世界也便是他的。

別一個宴之趣，是我們近幾年所常常領略到的，那就是集合了好幾個無所不談的朋友，全座沒有一個生面孔，在隨意的喳着酒，吃着菜，上天下地的談着。有時說着很輕妙的話，說着很可發笑的話，有時是如火如劍的激動的話，有時是深切的論學談藝的話，有時是隨意的取笑着，有時是面紅耳熱的爭辯着，有時是高妙的理想在我們的談鋒上閃着，有時是戀愛的遇合與家庭的與個人的身世使我們談個不休。每個人都把他的心胸赤裸裸的袒開了，每個人都把他的向來不肯給人看的面孔顯露出來了；每個人都談着，談着，談着，只有更興奮的談着，毫不覺得「疲倦」是怎麼一個樣子。酒是喝得乾了，菜是已經沒有了，而他們却還是談着，談着，談着。那個地方，卽使是很喧鬧的，很湫狹的，向來所不願意多坐的，而這時大家却都忘記了這些事，只是談着，談着，談着，沒有一個人願意先說起告別的話。要不是爲了戒嚴或家庭的命令，竟不會有人想走開的。雖然這些閒談都是

瑣屑之至的，都是無意味的，而我們却已在其間得到宴之趣了；——其實在這些閒談中，我們是時時可發現許多珠寶的；大家都互相的受着影響，大家都更進一步了解他的同伴，大家都可以從那裏得到些教訓與利益。

「再喝一杯，只要一杯，一杯。」

「不，不能喝了，實在的。」

不會嗑酒的人每每這樣的被強迫着而喝了過量的酒。面部紅紅的，映在燈光之下，是向來所未有的壯美的丰采。

「聖陶，乾一杯，乾一杯，」我往往的舉起杯來對着他說，我是很喜歡一口一杯的喝酒的。

「慢慢的，不要這樣快，喝酒的趣味，在於一小口一小口的嗑，不在於一杯乾，」聖陶反抗似的說，然而終於他是一口乾了一杯又是一杯。

連不會喝酒的愈之，雁冰，有時，竟也被我們強迫的乾了一杯。於是大家烘然的大笑，

是發出於心之絕底的笑。

再有，佳年好節，合家團圓的坐在一桌上，放了十幾雙的紅漆筷子，連不在家中的人也都放着一雙筷子，都排着一個坐位。小孩子笑孜孜的鬧着吵着，母親和祖母溫和的笑着，妻子忙碌着，指揮着廚房中廳堂中僕人們的做菜，端菜，那也是特有一種融融泄泄的樂趣，爲孤獨者所妒羨不置的，雖然並沒有和同伴們同在時那樣的宴之趣。

還有，一對戀人獨自在酒店的密室中晚餐，還有，從戲院中偕了妻子出來，同登酒樓喝一二杯酒，還有，伴着祖母或母親在熊熊的爐火旁邊，放了幾盞小菜，閒吃着宵夜的酒，那都是使身臨其境的人心醉神怡的。

宴之趣是如此的不同呀！

黃昏的觀前街

我剛從某一個大都市歸來。那一個大都市，說得漂亮些，是鄉村的氣息較多於城市的。牠比城市多了些鄉野的荒涼況味，比鄉村卻又少了些質樸自然的風趣。疏疏的幾簇住宅，到處是綠油油的菜圃，是蓬蒿沒膝的廢園，是池塘半繞的空場，是已生了荒草的瓦礫堆。晚間更是悽涼。太陽剛剛西下，街上的行人便已「寥若晨星」在街燈如豆的黃光之下，踽踽的獨行着，瘦影顯得更長了，足音也格外的寂寥。遠處野犬，如豹的狂吠着。黑衣的警察，幽靈似的扶槍立着。在前面的重要區域裏，彷彿有「站住！」「口號！」的呼叱聲。我假如是喜歡都市生活的話，我眞不會喜歡到這個地方；我假如是喜歡鄉間生活的話，我也不會喜歡到這個所在。我的天！還是趁早走了吧。（不僅是「浩然」簡直是「凜然有歸志」了！）

歸程經過蘇州，想要下去，終於因爲捨不得拋棄了車票上的未用盡的一段路資，躊

跎的被火車帶過去了。歸後不到三天，長個子的樊與矮而美髯的孫，却又拖了我逛蘇州去。早知道有這一趟走，還不中途而下，來得便利麽？

我的太太是最厭惡蘇州的，她說舒舒服服的坐在車上，走不了幾步，卻又要下車過橋了。我也未見得十分喜歡蘇州；一來是走了幾趟都買不到什麼好書，二來是住在閶門外，太像上海，而又沒有上海的繁華，但這一次，我因為要換換花樣，却拖他們住到城裏去。不料竟因此而得到了一次永遠不曾領略到的蘇州景色。

我們跑了幾家書鋪，天色已經漸漸的黑下來了，樊說，『我們找一個地方吃飯吧。』飯館裏是那末樣的擁擠，走了兩三家，纔得到了一張空桌。街上已上了燈。樓窗的外面，行人也是那末樣的擁擠。沒有一盞燈光不照到幾堆子人的影子，也不落在地上，而落在人的身上。我不禁想起了某一個大城市的荒涼情景，說道，『這纔可算是一這都市！』

這條街是蘇州城繁華的中心的觀前街。玄妙觀是到過蘇州的人沒有一個不熟悉的；那末粗俗的一個所在，未必有勝於北平的隆福寺，南京的夫子廟，揚州的教場。觀前街

也是一條到過蘇州的人沒有一個不曾經過的;那末狹小的一道街,三個人並列走着便可以不讓旁的人走,再加之以沒頭蒼蠅似的亂攢而前的人力車,或籮或桶的一擔擔的水與蔬菜,混合成了一個道地的中國式的小城市的擁擠與紛亂無秩序的情形。

然而,這一個黃昏時候的觀前街,卻與白晝大殊。我們在這條街上舒適的散着步,男人,女人,小孩子,老年人,摩肩接踵而過,卻不喧嘩,也不推擁。我所得的蘇州印象,這一次可說是最好。——從前不曾於黃昏時候在觀前街散步過。半里多長的一條古式的石板街道,半部車子也沒有,你可以安安穩穩的在街心踱方步。燈光耀耀煌煌的,銅的,布的,黑漆金字的市招,密簇簇的排列在你的頭上,一舉手便可觸到了幾塊。茶食店裏的玻璃匣,亮晶晶的在繁燈之下發光,照得匣內的茶食通明的映入行人眼裏,似欲伸手招致他們去買幾色蘇製的糖食帶回去。野味店的山雞野兔,已烹製的,或尚帶着皮毛的,都一串一掛的懸在你的眼前——就在你的眼前,那香味直撲到你的鼻上。你在那裏,走着,走着。你如走在一所遊藝園中。你如在暮春三月,迎神賽會的當兒,擠在人羣裏,跟着他們跑,興奮而

感到濃趣。你如在你的少小時，大人們在做壽，或娶親，地上鋪着花毯，天上張着錦幔，長隨打雜老媽丫頭，客人的孩子們，全都穿戴着嶄新的衣帽，穿梭似的進進出出，而你在其間，隨意的玩耍，隨意的奔跑。你白天覺得這條街狹小，在這時，你纔覺這條街狹小得妙。她將你緊壓住了，如夜間將自己的手放在心頭，做了很刺激的夢；她將你緊緊的擁抱住了，如一個愛人身體的熱情的擁抱；她將所有的寶藏，所有的繁華，所有的可引動人的東西，都陳列在你的面前，卽在你的眼下，相去不到三尺左右，而別用一種黃昏的燈紗籠罩了起來，使他們更顯得隱約而動情，如一位對窗裏面的美人，如一位躱於綠簾後的少女。她假如也像別的都市的街道那樣的開朗闊大，那末，你便將永遠感不到這種親切的繁華的況味，你便將永遠受不到這種緊緊的揠壓於你的全身，你的全心的煥暖而溫馥的情趣了。你平常覺得這條街閒人太多，過於擁擠，在這時卻正顯得人多的好處。你看人，人也看你；你的左邊是一位時裝的小姐，你的右邊是幾位隨了丈夫父親上城的鄉姑，你的前面是一二位步履維艱的道地的蘇州老，一二位尖帽薄履的蘇式少年，你偶然回過頭來，你

的眼光卻正碰在一位容光射人，衣飾過麗的少奶奶的身上。你的團團轉轉都是人，都是無關係的無關心的最馴良的人；你可以舒舒適適的踱着方步，一點也不用擔心什麼。這裏沒有乘機的偷盜，沒有誘人入魔窟的「指導者」也沒有什麼電掣風馳，左衝右撞的一切車子。每一個人都是那末安閒的散步着，散步着；川流不息的在走，肩摩踵接的在走，他們永不會猛撞着你身上而過。他們是走得那末安閒，那末小心。你假如偶然過於大意的撞了人，或踏了人的足——那是極不經見的事！他們抬眼望了望你，你對他們點點頭，表示歉意，也就算了。大家都感到一種的親切，一種的無損害，一種的無憂無慮的生活；大家都似躲在一個樂園中，在明月之下，綠林之間，優閒的徽步着，忘記了園外的一切。

那末鱗鱗比比的店房，那末密密接接的市招，那末耀耀煌煌的燈光，那末狹狹小小的街道，竟使你抬起頭來，看不見明月，看不見星光，看不見一絲一毫的黑暗的夜天。她使你不知道黑暗，她使你忘記了這是夜間。啊，這樣的一個「不夜之城」！

「不夜之城」——的巴黎，「不夜之城」——的倫敦，你如果要看，你且去歌劇院左近走着，

你且去辟加德萊圈散步，準保你不會有一刻半秒的安逸；你得時時刻刻的擔心，時時刻刻的提防着，大都市的災害，是那末多。每個人都是匆匆的走馬燈似的向前走，你也得匆匆的走；每個人都是緊張着矜持着，你也自然得會緊張着矜持着。你假如走慣了黃昏時候的觀前街，你在那裏準得要吃大苦頭，除非你已將老癖氣改得一干二淨。你假如爲店鋪的窗中的陳列品所迷住了，譬如說，你要站住了仔仔細細的看一下，你準得要和後面的人猛碰一下，他必定要詫異的望了望你，雖然嘴裏說的是「對不起。」你也得說，「對不起，」然而你也飽受了他，以至他們的眼光的奚落。你如走到了歌劇院的階前，你如走到了那爾遜的像下，你將見斗大的一個個市招或廣告牌，閃閃在放光；一片的燈火，映射得半個天空紅紅的。然而那裏卻是如此的開朗敞闊，建築物又是那末的宏偉，人雖擁擠，卻是那樣的藐小可憐，Taxi 和 Buss 也如小甲蟲似的，如紅蟻似的在一連串的走着。大半個天空是黑漆漆的，幾顆星在冷冷的映着眼看人。大都市的繁華終敵不住黑夜的侵襲。你在那裏，立了一會，只要一會，你便將完全的領受到夜的淒涼了。像觀前街那樣的

煥暖溫馥之感，你是永遠得不到的。你在那裏是孤零的，是寂寞的，算不定會有什麽飛災橫禍光臨到你身上，假如你要一個不小心。像在觀前街的那末舒適無慮的親切的感覺，你也是永遠不會得到的。

有觀前街的煥暖溫馥與親切之感的大都市，我只見到了一個委尼司；即在委尼司的 St. Mark 方場的左近。那裏也是充滿了閑人，充滿了緊壓在你身上的煥暖的情趣的；街道也是那末狹小，也許更要狹，行人也是那末擁擠，也許更要擁擠，燈光也是那末輝煌煌的，也許更要輝煌。有人口口聲聲的稱呼蘇州爲東方的委尼司；別的地方，我看不出，別的時候，我看不出，在黃昏時候的觀前街，我卻深切的感到了。——雖然觀前少了那末弘麗的 Piazza of St. Mark，少了那末輕妙的此奏彼息的樂隊。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初版
十二月再版

海燕

實價大洋八角
（外埠酌加郵匯費）

著作者 鄭振鐸
發行者 新中國書局 上海愛而近路均益里二七號
排版者 建華排字所 上海環古路北公益里十二號
印刷者 華國印刷所 上海虹口鄧脫路周家嘴路口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新中國書局
代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

